



黃埔建軍史話

美國國會圖書館 惠存

中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奉
教育部命敬贈

二月
民國卅五年

前言

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亦必有非常之專，乃見非常之人。我黃埔軍校創建於艱難困苦之際，奮鬥於險惡環境之中，補理以大無畏之精神相感召，校長以贊仁勇之教育相熏陶，親愛精誠，激昂慷慨，其情熱烈，有如朝陽之照耀，其氣蓬勃，有如春花之怒放，誠恐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權勢不能屈，雖至死方休，以與亡為己任，學子心慕之，矢志成人，庶謂非常之人者，雖欲求而難得，繼而隨運轉於東江，校長一怒，師生眾，幾至以當百，百以當千，胡向克捷，期月平之；其後揭劉叛變於廣州，校長又一怒，而師生奮勇，全師底定；於是大舉北伐，克武漢，下長江，取淞滬，入金陵，北定中原，盡驅洋務，悉然應戰，一往復，魂死如歸，滿國家求生存，為民族爭天格，造成楚天地而激舉前之吏廢，斯謂非常之專者非歟？昔少康以一成一旅而興夏，田單以即墨孤城而復齊，此

豪稱之，傳爲美談。然以方諸黃埔革命精神之卓越，與黃埔革命事業之偉大，則又有霄壤之別矣。論者謂「無黃埔軍校，則無革命武力，無革命武力，則無統一國家，無統一國家，則無抗戰可能」，此固天下之公言，固非少數人之談論也。吾人瞻顧厥後，撫今追昔，對此劃時代之黃埔創校二十周年紀念，不覺泃然而思，沛然而作；特請當日任事執教諸公著文紀實，彙成新冊，顏曰「黃埔建軍史話」，蓋亦不忘過去而將來茲之意耳。凡軍校同學，革命軍人，本黨同志，青年學子，及公教人員，展讀新篇，當益有所憤發焉。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編者謹識。

MG
E296.3
6

親
愛
精
誠

蔣
中
正



3 1771 3751 4

總 理 訓 詞

三民主義
吾黨所宗
以建民國
以進大同
咨爾多士
為民前途
夙夜匪懈
主義是維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
貫徹始終

本 校 誓 詞

忠孝節義
服從本黨命令
實行三民主義
無間始終死生
遵守五續憲法
又無黨門橫性
努力人類平等
不計成敗利鈍

黃埔建軍史話目次

一、離柱開來	維 運
二、臥薪嘗胆	樑 長
三、革命教育	何應欽
四、艱苦操持	俞飛鵬
五、東江平定	錢大鈞
六、橫掃千軍	劉 峙
七、兼走咸城	陳廉丞
八、聯合匪首	王 鈞
九、肅軍別紀	陳果夫
十、離棧回營	王柏齡

黃埔海軍史話 目次

附錄

- 一、十週年紀念日 披黃訓詞
- 二、第一期同學錄序
- 三、中國革命必可成功
- 四、黃埔訓練大專記

黃埔建軍史話

繼往開來

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總理開學訓詞

球實、教員、學生諸君：

今天本學校開學的日子，我們爲什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爲什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諸君要知道，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至於世界上的革命，在我們以後發生的情形是怎樣呢？六年之前，有一個德國，和中國毗連有一萬多里，陸歐亞羅洲來立國，比中國還要大，在歐戰之前，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強國，當歐戰期間，便發生革命，他們的革命，復進我們六年。這個德國是法國，就是俄國。俄國革命雖然是在中國革命六年之後，但是俄國

黃埔建軍史話



(南)

總是以他們的足跡遍滿成功。我們拿德國的歷史來比較，就國內一方面說，中國從前革命是歐洲來的滿洲人，滿洲人的威權，到我們的革命時候，已經是很衰弱，政治也是很腐敗，可是那時候，滿洲的國勢，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勢，比較俄國對他們革命時候的國勢，形勢怎麼相呢？俄國是外國人，又是俄國的救主，在國內的威權是第一，當沒有革命的時候，俄國所處的國勢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勢，像這樣比較，可以說中國是對俄國革命時候的國勢，俄國是對滿洲國勢的烏來來革命，所以對內一方面說，中國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是困難的。就對外一方面說，俄國革命之後所遇到的障礙是很大的，中國革命之後，情形決不相同。在革命之前，外國人雖然有瓜分中國的言論，我們也怕到革命的時候受列強的干涉，但是發生了革命之後，列強沒有理會。俄國發生了革命之後，遇到外國干涉的歷史，並且是再說，並且實受兵力的干涉，各國軍隊，任憑俄國國內的，有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國的軍隊，外國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來干涉俄國，但是我們中國革命，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俄國革命，在內要對付一個

應獲得大的政府，在外還要負付全世界的友誼。所以更難獲得那一方的勝利。中國革命也是
俄國革命，在俄國革命前是俄國。爲什麼俄國運了那樣的勝利，而中國革命却失敗了？這
應歸咎於不智之府，把所有時間都耗在一般經濟的爭執中，而忽視了革命的根本目的。
俄國長一半，所運送的障礙又不及俄國的一半，所以到今日革命還是不斷地失敗。中國革命和
俄國革命的結果不同，推其重要原因，便是我們缺乏一種系統的理論。因爲知道革命理論，正像
以今天天雷轟擊的日期。這個教訓要你懂得，這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般的
革命員，但先鋒去開採出奮鬥，但是革命一經成功，便應該以修成一種系統的理論，使來改良了革命
軍領袖的領導，繼續去奮鬥，所以就是這道理了。許多大團體，都應該知道這道理，所以
告成功。中國革命之時，在廣東省而論，最著名者，有孫中山先生，在各省革命黨中
的黨員，也是不少，因爲有了這些先鋒的奮鬥，所以我們一經組織，便也相繼而起，而獲得
滿漢，成立民國。我們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後來在革命黨組織中，又發生了
問題，所以雖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經宣佈革命，不曉得且連勝敗也未曾見。

正副，這於說清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黨有革命黨的舊門，沒有革命黨的舊門，因為沒有革命黨的舊門，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意義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讓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的骨幹，有了這個骨幹就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失敗。所以今天在建造開這個革命學校，第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甚麼東西叫做革命呢？誰若知道這個學校來求學，要怎樣樹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要有什麼資格之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求先去做模範。要學先去做模範，及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舊門，有革命黨的舊門相同的軍隊，那時做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隊是和革命黨相同的。我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隊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開黨

們革命黨衙門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他們這些軍隊，既是來開我們革命黨共事，爲什麼我還不叫他做革命軍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理由，就是因爲他們內部的份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甚麼叫做革命的基礎？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爲，有了那一樣的行爲，才叫做革命的基礎。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對先烈的那些行爲還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國此類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爲生計困難，受于虛家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爲得志，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團交與香山，折南方政府的首，從前所說革命軍固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爲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爲，因此知道不願自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我今天到斯播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在今天起，重新來辦

過三萬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革命黨祇用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種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種在這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這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借助衆之，十則圍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人打一個人，非守卽逃，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法律的戰術。至於廣州十三年時的革命，不但是用一個去打一百個人，並且坐守廣州時敵人，祇有長槍大砲，連攻廣州的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戰到結果，革命黨死了七十二人，後人以爲是失敗，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趕走兩廣總督，我們以戰論戰，當日廣州城內之戰，可以說是攻守，並於進攻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準。就是論到那天街隊隊的三百人，武器雖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末革命黨者所以成功，並不是總對沒有成功勝後，我們事後將我的情形逐細比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並不是三萬敵大能夠托庇于五個

革命黨，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劃不周密，如果在起義之先計劃得周密，那末革命黨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據到當時的總辦吳佩孚說：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千人，所有的情報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千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城外的砲兵營立時響應，便把兩門砲擡城，並攻總督衙門，趕走瑞澂，佔領武昌，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來防營的陸隊，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祇用幾十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萬個人，廣州起義用一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結果成功，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在廣州是失敗，在武昌是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不極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隊所沒有的，只有在極度壓迫中才有這種奮鬥。我們繼續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職位教育有從外國學來的

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定額軍隊，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鐵艦和魚雷艇，但不往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僅靠少數的軍隊，日本及歐美各國之海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們加入革命黨，但是許多海軍學生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知識軍人，是什麼名詞呢？這細我查去聽聽他們的意見，有一種意見，自以爲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個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爲那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必須深辨，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推成呢？最難的時候，固然有許多軍事家贊助，還是窮流溯源說起原動力，這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沒有知識的軍人，以爲用極少數打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爲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因爲這些軍人都不贊成，所以從前的革命黨，其具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

革命之後，段祺瑞便令一般軍人聯名進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勝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大家總要討價，革命是非常艱難，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的時候，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身學到老死，也難辦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我們現在才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北方的官位費兩，若早便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這個學校的成立，時間很久，人數很多，器械又完全，我們這個學校所備之種種地位，都比他們差得遠，如果專就物質一方面來比較，又照常理而論，我們怎樣能夠改變中國與不過北方將領和兵士，集合在一處成立軍隊，不是為升官發財，就是為吃糧穿衣，總沒有救國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氣，在從前滿清時候是這一種將士，現在這種到曹錕與佩孚的，也是這一種將士，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從前就是能夠談滿清，將來必有軍事學識的革命。

軍，更是能夠消滅曹錕吳佩孚。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之地位，要能夠消滅曹錕吳佩孚，根本上還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他們的人多城足，我們不但不能夠消滅他們，恐怕反要被他們銷滅，俄國在六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若果進行，所以能夠消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告成功，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做俄國。中國革命有了十三卒，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是萬不可少的。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又聽過我今天這一翻講話，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甚麼根本呢？要有高深的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什麼方法？不但每日在講堂要聽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意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有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經胡先

烈的志願，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這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并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墜亡，四萬萬人要滅種，亡國滅種，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難不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都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都担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了解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加修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便是與他們拚命，要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豈甚麼為主呢？當革命軍的資格，是用甚麼人做標準呢？前軍師說，就是拿先烈的行為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的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與不怕死，要學甚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種方法，說來說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邊開這校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雖沒有一

女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們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是在不怕，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炮子彈，能夠速死，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決心，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為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為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我們是有勝無敗。

這種以死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並不是憑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實，自從前日本有一位中國留學生叫陳天華，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還沒到革命的時候，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美國又有一位留學生叫做楊篤生，也是因為明白革命的道理，沒有革命的時候，不能做革命的學業，看到中國太腐敗，要以速死為享幸福，以死報中國，像陳天華楊篤生，他們是甚麼人呢？他們就是革命黨，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他們都是

由於求死而不得，所以遁到投海，實在是可惜，但是再陳天華揚罵生兩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一般人只要接受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為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難和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精銳的子彈而死，當然更以為是得其所了，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為都有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了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所以革命能夠成功，這種先例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為幸福，便能夠以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十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可以平定中國，因為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為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幾百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做，專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為要維持共和，銷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

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無滅亡。所以革命事業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負這種責任，諸君既到這個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担負這種責任。

臥薪嘗膽

校長

民國十三年五月八日 校長首次訓話

各位同志學生！本校自各位同志入校以後，今天是全校同志相見時第一天，從此以後，我們同志愛為同學同胞，亦就是我們同生同死第一天的紀念日子，實在是本校長平生所最欣快的一件事，亦就是本校長所認為第一光榮的事情。然而我們在這個民族衰敗，民權剝削，民生凋殘，人慾橫流，國家崩亂，政府飄搖之中，本黨 總理，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勸導，非常艱難，慘澹經營這個大規模的學校，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就是我們本校諸同志在這個叛逆未滅，國賊未除，戎馬倥傯，刁斗相聞的時候，抽出工夫來求學問，不能為本黨效力，為國家憂賊，很是不安心的一件事，亦就是我們太不幸的一件事。然而我們的前途，我們的事業，我們的生命，恰在這個衰敗剝削凋殘禍亂飄搖橫流的裏面。本黨要辦這個學校，亦就是要訓練我們在此風雨飄搖，千辛萬苦之中，來挽救這垂危敗壞的

海殘飄搖橫流的劫運，拯國民於水火之中，登人類於衽席之上。我們本黨要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責任亦在此。你看這件事是多麼難的事，何等大的事呢！所以我們更不能不十分努力奮鬥。因為我們本黨的同志，照國內人口計算起來，沒有千分之一，而我們的反對黨，恰是有無數的黨員，所以我們要戰勝敵黨，非有以一當千的精神不可。所以我們以後對於精神上的修養，學問上的進步，一定要如鍊鐵鍊鋼的一樣樣子，總要極久鍊成鋼，做一個打不倒的鋼鐵才好！因為一個人如果要做頂天立地的事，就要從九死一生當中磨練出來才好。我們從此入校以後，還要曉得我們從前所學所做所想的事，有許多同自己的生活與生命背謬矛盾的地方，從此以後，要做最難最大的非常事業，而且這是最難最大的非常事業要做到成功，是怎麼才能做得起來呢？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說起來實在是很容易，很接近的事，并非一件難事，不過要在我們自己身上先做起来就好了。怎麼做法呢？就是將舊的背謬矛盾的地方，自己反省體察，革心更新的地方做起。因為要革人家的命先要革自己的命，如果自家不能革自家，還想革別人嗎？怎麼改革法子呢？就是要照正

理做去，要上軌道去走。甚麼叫正理叫軌道呢？就是一個人無論到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總有一個意義，比方我們是革命黨，我們做人的意義是在革命，那就應該照革命黨的黨綱，革命黨的紀律去做，在學校裏也是一個樣子，要嚴守學校的規則，服從學校的命令，這就是我們做黨員與學生的一個把柄，拿了這個紀律的把柄做去。這就是上軌道，這個黨綱就是正理，我們做人就要照這正理做去，就能上軌道，不會走錯路了。我們黨員學生總要這樣做，如果能夠這樣做去這就是不失其為做人的意義了。一個人如果沒有意義，并且不曉得來求做人的意義，那就是做了百年的人，也是枉費的，也是如同沒有生命的一個樣子的。如果一個人只想吃飽穿暖就好了，而不想他一個人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東西，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懵懵懂懂，醉生夢死，那麼不要說是人類，就是獸類亦能求飽求暖的，徒然以飽暖為目的，那與獸類有何分別呢？況且我們如果以飽暖為目的，那麼我們在學校裏而的教職員學生們，都有普通智識，亦都有找飯碗的本能，而且在外面求事，或者有可能得到很好差事的，很容易升官發財的，何必到這個學校裏辛辛苦苦來求學呢？因為我們是革命

黨的黨員，我們是要做革命的事業；要做革命的事業，就要先曉得革命的意義，要曉得革命的意義，就要曉得做人的意義，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不然，天地之間，何貴乎有人呢？所以我希望各位從今天入校之後，就要將從前一切舊習慣，舊思想，舊行動，一起掃除，淋盡得乾乾淨淨，從新做起一個人來，從新做一個真正的人起來，來負我們繼往開來的責任，來做我們頂天立地的事業，若是一個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義，對於自己生活的目的，同自己生命的澈底意義，明白之後，那不管是在槍林彈雨，人山血海之中，沒有畏懼恐怖的心思，就是太平洋之大，希馬拉亞山之高，都要跳過去，走過去，亦沒有什麼懷疑恐懼。要是遇到天翻地覆的時候，我們還有頂天立地來扶持天地間的正氣，來拯救人類的規避，如果我們的志向能夠真正的堅決，那我們的事業與理想，沒有不可成功，不可實行的道理。你們要曉得我們生活的目的，不單是顧着自己一個人的。我們的生涯，是為增進全人類的生涯而生活的。比方說，只有我一個人有飯吃，其餘的人就沒有吃，那你一個人還能夠安安穩穩的吃嗎？就是你可安穩吃飯過去，那你的心可以安樂嗎？若是反轉來說，世

界上人類就飽食足食，豈有讓我一個人餓凍苦的道理嗎？天下的事，只要為主義爲人類做下去，沒有餓餓的道理，所以我們生活的目的，是要增進全人類的生活才好。我們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在此說明生命意義之先，有一句要緊話，請各位聽著：就是我們軍人的職分，是只有一個生死的「死」字，我們軍人的目的，只有一個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說，就是怕生怕死，如果怕生怕死，不單是不能做軍人，而且是沒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古人說：「與其背義而生，則生不如死。」這一句話，是爲一般人頭說的，一般人頭向如此，何況我們軍人呢？你們要曉得我們的生命，不是一時的，是永久的，我們的生命，不是我自家生出來，是我們父母，推而至於數千年祖宗生下來時，我們的生命不是只在我身死之後，就斷絕了的，是我們子子孫孫會繼承下去的。所以我們現在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真正的生命，是在死後的將來千千萬萬年之中的。我們生命能得將來世界承受的價值，那麼暫時肉體的死活，就不要去計較他了，所以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果我們的死，有如泰山般價值，死得其所，如爲主義而死，爲救國

放棄而死，那麼死又何足惜呢？因為我們身死之後，還不生靈轉入，未承續我們的事業，亦就是繼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就永久不會斷絕的了。除了我們生命的意識，是創造將來繼續之生命，不是單求肉體上一時存在，就可以算長命了。要生果單求肉體存在，那就算活到一百歲是最長命的了，那你們的生命，究竟還是保不住無形消散，那麼，如何求我們千千萬萬年將來不斷的生命呢。方才說的人生觀，以本校長個人的觀念，得了兩句斷語，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宇宙繼續之生命」，請各位要記牢這兩句話。如果照此做去，就有做人的把握，就不會做錯人了。既不會做錯人，那麼什麼事業亦就不會不成功了。今天我們進了這一個學校以後，不論教職員與學生，皆是同志，就要在這個學校裏共生死，同患難，一生一世我們的生命，全在於這個學校裏面了，同志的意義，就是志同道合之謂。所謂志同道合者，決不是一時之權利可以苟合的。乃是以主義為中心，大家向這中心的目標去做，生死與共，安危相同，亦就是萬眾一命，不戚不休，不死不休之義。我們全校裏面的同志，總共有九百零六個人，我們九百零

六個人的生命，是整個的，是一條命的，不是個個人分散的，我們既然要共生死到底，那就不能不將我們人類生活與生命的意義，以及生死的關頭，要求各位澈底的明瞭，澈底的打破了。因為我們身體的死活，實在是沒有定的，不可不將這種生死念頭完全打破。比方說，今天惠州叛逆，來了無數的飛機在我們的學校頭上放炸彈，或者對面斗山或魚珠砲台有二十四生的大砲，對我們這個學校裏射擊過來，我們應該怎麼樣呢？難道我們大家魂不附體，慌急慌忙的，各人偷生怕死，就各顧自己的生命偷跑了不成嗎？你們要曉得，各人逃各人的命，是逃不了的，不單是逃不了，一定要被敵人殺死的，爲什麼呢？因為我們腦袋後面，是不生眼睛的，我們如果向後逃跑，不與敵人眼對眼的對打，那麼，敵人兩隻眼打我們的背後不生眼睛偷逃的人，我們不是更容易被敵人打死了。各位要曉得，如果我們要革命，第一就要與敵人眼對眼的對打，如果我們能對敵人眼對眼的對打下去，壓定不輸，那敵人就只好怕我們起來了。當他害怕的時候，只要我們一動，他就必驚慌張。陣腳動搖起來，這個時候，就是他們一動，是必可爲我們打退的。

了。如果他被我們打退，當他逃跑的時候，他的背後也不在眼睛的，儘就可以隨我們如心儀宜的精準打他了；他隨我打的時候，就是爲我們滅絕的時候了。所以我們打仗總要眼對眼，切不可逃跑，是第一個定理。第二個定理，就是我們如果要生，就要將這九百零六個人的力量，合作一個人，來對抗他們億萬人，有億萬人之心的彭澤軍心，是猶可比以九百零六個人來打他一個人，豈不能固守的道理嗎？不單是能固守，而且是反攻進去，就可以激起敵軍掃蕩妖氛了。況且我們這裏長洲砲台有十二門的要塞砲豈有不可以戰必勝，攻必克嗎？我們生命豈有不可以安全的道理嗎？即使有幾個人被敵彈打死了，或是大多數的同學已經打死了，那麼其餘的人尚在，還繼續先死的同志生命，來承繼他的事業；這個樣子，就是死的同學，也可安心瞑目，而未死的同學，亦就不愧爲我們校裏同志學生了。我們這長洲，就可以固守不失了。我們的敵人，到最後總有把他們滅絕的一日了。各位要把定這種樣子清楚的精神，從死中求生裏做出來，就可以當作本校的學生，亦就可以不愧爲革命黨黨員了。所以古人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是這個意思。無論怎麼強大

的敵人，只要我們立志堅定，豈有不可滅絕的道理呢？何況這種賣國叛黨的狼子小醜呢？我們大家在這個學校裏，時時刻刻要想從前已死的同志，是如何淒慘，我們如何可以使已死的同志在地下安心瞑目，我們自己從前是如何艱難困苦，是如何被反對黨譏笑侮辱，是如何被橫暴叛逆殘摧誣害，是如何被不法軍閥嚴刑重罰的呢！還要各位推究我們中國的亂亂，究竟是什麼？我們中國被列強壓迫強制，不能有些自由，是什麼緣故？為何中國民族衰敗，不能享一些自由民族的幸福，在在被人鞭撻拷撲，無異牛馬，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中國民族衰弱，民生凋殘，人慾橫流，革命革了數十年，還不能成功，是什麼緣故？這種地方，都要各位切已體察，來決定我們前進的方針，與人生的意義。各位要曉得，我們在這個時候，徒然口頭講奮鬥努力，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切實在在，把頭腦搖起來，來做臥薪嘗膽，破釜沉舟的事業，或者得爲對國，有萬一之報效庶不負本黨。總理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同志，今日憐濟經營這個學校之苦心了。這是本校長希冀各同志進了學校，首先徹底明確的第一要緊的地方。至於我們學校的性質，學生的地位，責任，目的，本

分，以及學生對校裏教職員有如何關係，各位同志應該已經明白其大略了，我下回請各位同志詳細解說。總之，進了這個學校裏的人，總要相親相愛，互相尊敬，所以本校的校訓，且不如旁的軍官學校專講服從，本校長只要各位同志學生做到「親愛精誠」四個字，以親愛對同學，以精誠對自己的學問，職務，及品性，來磨練自己的身心就好了，但是這個學校是軍官學校，而且是本黨辦的，我們本黨同志，對黨既要嚴守紀律，對我們本校是要嚴守軍紀，所以我們比普通黨員多守一種軍隊的紀律，凡是紀律。是非嚴肅不能維持的，在軍隊當中，尤其是一個安靜的「靜」字為主，如果不肅，就不能靜，不嚴亦不能肅，故本校長在本校無論對自己個人，或對同志，只有一個嚴字為主。我自己嚴守本黨的紀律，嚴守本校的規則，決不敢輕忽一點，願各位同志體此嚴字的本旨。我們大家要拿這個嚴字，來治理這個學校，請各位不要忘掉這個嚴字了。其餘的話，且到下次再說，不過各位先要看本校學生遵守規則草案，因為學校裏面學生的事，差不多都在這裏頭講明白的，而且是我們自己逐條簽定的，請各位要特別注意。

革命教育

何應欽

二十年前艱苦奮鬥的回憶

本校自民國十三年創立，到現在已整整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當中，在初期籌備開學，與革命奮鬥的豐功偉績，已造成光輝燦爛的歷史，罄竹難書。不惟徹底剷除了昔日封建軍閥殘餘的勢力，而且切實樹立軍人忠黨愛國的風氣，尤其經過這七年來艱苦卓絕的抗戰，使全世界的國家都知道我們是不可欺侮的民族，推崇敬佩，勝於四強之一的地位。百年來緊束縛的不平等條約，也完全廢除。『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的國家民族，所以能夠日趨於自由獨立的復興大道，推厥來源，自不能不歸功於本校的創辦！

到了今天，同學們固然有許多多的，爲了完成革命大業，流血犧牲，盡了捍衛國權民衆的重任，使我們對於他們慷慨成仁的精神，發生無限的敬仰哀悼；可是在全國各部隊中國學們還正在拼命努力，爲神聖的抗戰而不斷奮鬥，使本校的聲譽永遠維持不墜！

這種蓬蓬勃勃的氣象，同想到二十年前本城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中，慘淡經營的軍容，真不覺不覺地發生感奮，引起無盡的感懷！

二 記癸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本校舉行開學典禮的時候，總理在開全體教職員學生大會，演說中，有熱心的提及：「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祇得到一個空名……」這話真動聽，聽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祇有軍事而無政治，我們門外漢有重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抱持畏縮，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三 辦到民國成立以後，一般軍閥割據地盤，自相魚肉的情形，大家都很明瞭，無任贊成，就是本黨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之後，雖有 總理所主持的大元帥府設在廣州，但事實上，大元帥府的勢力幾乎不抵廣州一步。廣州以外，誰能爭無不是敵人。東江一帶為陳炯明所佔，洪兆麟等所盤據，軍隊共約有三萬人左右，站在大元帥府對面的軍隊，雖有粵湘兩軍，但因為兩部的分子過於複雜，沒有受過訓練的軍隊，仍有一部分是首鼠兩端，不十分可靠時，無怪 總理要說：「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

門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一的罷了。再說到當時廣東的國民，則為歷年在軍軍的宰割之下，負担過重，頗覺反感，所以自大元帥府成立以來，一般商民，固於成爲，已不十分擁護，到了本黨改組，國內國外之反動分子，援助陳炯明等一班軍閥，企圖推翻革命政府，所以當時本黨政府，憂憂外外，無處不是敵人，環繞的險惡，可慮而知。

總理夙夜籌維，認爲欲求國民黨的鞏固健全，非自己創備黨軍，以充實本黨的基本武力不可，這創建黨軍的基礎，就在首先養成一班澈底了解主義且富有革命精神的幹部，遂於十二年秋，命 顧維鈞蘇俄及察軍事和義務。十二月隨國報告蘇俄軍人爲主義團體性的精神，及其紀律嚴肅時狀況。實由於其軍隊的訓練。除戰術以外，尤注重於主義的灌輸，於是 總理議決重設立本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命 顧維鈞和顧維鈞先生負責籌備，又命張代表介紹革命青年來校講習，以資培養海軍學校爲校址， 總理自愛事學校總理，命 顧維鈞任校長，仲禮先生任黨代表，戴傳賢先生任政治部主任，胡漢民、張元帥、汪

柏齡、陸濟深、李慶麟、錢大鈞、劉詩、無親同、沈應時、嚴重、諸君分任教職。雖教員
總數官代編訓練部主任黃贊詩一般有志青年，踴躍而至，五月五日，共收報學生五百人
，校中軍事訓練，和救治訓練，兼程並進，以黨義灌輸學生，使人人都成黨隊員的忠實
信徒。

本來舉辦這種空前的軍事學校所需要的經費，當然不在少數，可是當時經濟異常凋敝
，軍餉、總理府定市政廳等處節餘經費，每月約三萬元，但實際市政廳僅能撥指每月約六
千元，其餘不敷甚鉅，每屆月終，各方紛紛索債，幾於無法應付，全賴 校長和黨代表廖
仲愷先生設法籌墊，每屆借債度日的苦况，終因大家的熱心毅力，完全克服。殊不知經費短
絀困難，而不幸的事，偏又發生。校中因原有房舍狹窄，曾開拓毗連着的海軍學校隙地，
築築新房十餘棟，不料未及不壞，引起火災，新屋全都被焚，又要重新修築，當時正值
黨政兩興，可是各方自捐贊助的，仍然寥寥無幾，其接濟經費的窘迫情形，真不堪言
喻。

如上述所述，當時的環境，既這樣險惡，而經費的籌措，又極感困難，但尚能不顧一切，先求救國軍的偉業，實由吾人有確切的信仰，唯一的主義，唯一的未來，和唯一的目標。把長官置於上，個人等一心一德，共同努力於下，所以縱能犯本校種其規程，且使校務光大。

計那時我們抱定的宗旨，不外兩端：（一）打破封建局面，統一革命勢力。（二）掃除粉飾錯雜思想，統一革命信仰，故訓練學生，務使均成為主義而犧牲的大無畏精神。雖能不以吾者，有進無退。校長曾手訂格言，為「我不怕敵人，敵人就怕我，我若怕敵人，敵人不怕我」；並規定進德法，通飭施行，革命軍後來之所以能所向無敵，實由於此。此實念所致。

關於初期籌備的學生，雖只有四百九十餘名，但因黨的訓練和領袖的教導有方，每或踴躍參加革命幹部，遂成立了兩個教讀班，無須知新訓練，即奉命充任，「打破封建局面」的江聲，就由他們始首了。薪水之微，以寡敵衆，棉綢之微，雖至死不遇，無礙其事也。

體運近世時惡耗條傳來，及至梅縣，而廣州忽又告警，於是迫不得已，決意回師，經過白雲山下一戰，局勢大定。乃爲貫徹宗旨，又有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討伐後讎，犧牲的慘烈，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結果卒能擊潰敵人，完成任務。及潮汕底定，略事整頓，爲謀掃除全國一切革命的障礙，又率備兵北伐。不料師抵長江流域，內訌糾紛迭起，反動分子，用種種方法，妨礙北伐，以遂私圖，當時吾人痛定感痛，深深感覺，一掃除私殊痛惡，統一革命信仰，確屬必要，故同袍同志，均互相信誓，決意爲本黨及領袖而盡忠，務能克服重重困難，掃清亂道，達成全國統一的使命。

現在抗戰已近八年，勝利爲期不遠，同學們都正在恪遵領袖「數命不償，本校之恥」的訓示，勇往邁進，前途的光明，充滿了無窮的希望。但一閃想到二十年來建設種種艱難，奮鬥的經過，深覺千仞難鉅的事業的成功，雖不容易，可是只要立定堅決的志向，百折不回，終有成功的一日。所以略將當日的情形寫出，望各位同學，徑往知來，盡增洋勵，努力實現三民主義，來完成我國未竣的革命大業。

艱苦撐持

俞飛鵬

黃埔軍校開創之回憶

總理於民十三年一月間，就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即命新校長蔣公爲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籌備委員爲王柏齡、郭演達、沈應時、林振雄、張家瑞、宋榮昌、及飛鵬等凡七人，指定黃埔廣東陸軍學校與滬軍學校爲陸軍軍官學校校舍，籌備處則設於粵垣南隄，二月初開始籌備，分配各省區招收學生名額，初定三百廿四名，另招備取生三十名至五十名。未幾，公因種種困難，呈請連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辭籌辦軍校職，離粵，總理當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公離粵後，曾致電各籌備委員，對於校務之籌備，仍應秉承廖代委員長之旨進行；嗣因總理派員赴浙，促公回粵，各中央委員又皆函電勸駕，四月杪，公由浙回粵，總理已先聘任公爲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遂是即蒞校視事。總理復令派廖仲愷爲駐陸軍軍官學校

國民黨代表，五月初，第一期新生進校，編爲第一、二、三隊，備取生額爲第四隊，共四百九十九人。開辦費奉撥十八萬六千六百元，經常費定爲每月三萬元。副帥分列核定軍械各部主任副主任。周曉蔭先生在軍需部主任，飛鵬担任副主任。公設校視事時，對官兵訓話，表示陸軍軍官學校，係本黨所辦，本黨爲培植幹部人材，預備將來作本黨健全之幹部，擴張本黨力量，實現三民主義，使中國成爲一真正之獨立國家，使中華民族成爲一真正之自由民族；而軍校開辦之動機，遂昭然宣示於吾黨矣。

公辦軍校之初，反革命勢力向瀰漫西南，叛跡已著之陳炯明在，盧鈺尊東，嚴革命之翼揚桂劉各部，則日耽耽於省會附近，軍校適肇生於此時，獲某之翼揚，獲某之翼揚，前途之黯淡，殆非楮墨所能形容。公苦心運籌，一面以本黨主義，灌輸於軍校官生，使其意志堅定，効命本黨；一面以第一期學生爲基幹，而急謀招收第二第三等各期學生，成立工兵砲兵輜重憲兵各隊及組織教導各團，並籌設軍事訓練委員會，從事於各部隊之整訓；凡此施爲，無一不在風雨飄搖喘息未定之中，急遽進行。十三年十月間，南粵運糧罷市

風潮解決，十四年二月間，第一次東征，勳員軍校教導第一團、第二團、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等，飛騰奉命組織運糧總站，前後月餘，次第克服淡水、平山、陸豐及五華軍事落據，值總理升遐之日，將陳部發潰，是役也，自東莞淡水平山縣開始，以至五華軍事等戰事結束之時為止，中間會戰多次，尤以淡水、棉湖、河南鄉水口與粵等處之戰爲最激烈，戰事最多，我黨軍之傷亡者亦夥。而此次制勝關鍵，更在於白芒花之軍事會議。當時粵軍主戰攻惠州，摧破天險者，有主張趨海陸豐，直搗潮梅，奪取潮汕根據地者。公決定採用後策，速收破竹之勢。棉湖河南鄉等處之戰，今春謀總長何公，當時督師苦戰，挽救危局於千鈞一髮之際，而教導第二團，由錢團長大約率領，逕向棉湖抄襲敵軍之司令部，因此出此奇兵，敵勢更形動搖，遂獲大捷。公於三月十三日紅湖宿營時，曾語部下曰：「棉湖一役，教導第一團，以千餘之衆，鉅萬餘精悍之敵，萬一擊敗，不能。總理手創之黨軍，廣東革命之源地，亦不可保，而是役適當。總理逝世之翌日，着在大之靈，有以報其成也。」是戰是役關係之重大，中央終於編製叛亂新篇，認爲不早裁除，終禍黨國之

應，受任命於公，於六月間，由黨軍第一旅、粵軍第四旅第一旅、及警備軍、佔領廣州，創平楊軒，安定省局，與中內患已消。方期相安，乃六月廿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八月二十日，廖黨代表遇害，九月十五日，陳炯明在汕發都劉志陸等又將許總司令備獲，及其所部嚴迫離汕；不幸事件，層見迭聞。中央以餘孽不除，國之根柢，必難牢固，為命軍前進援皖，必難所消，本黨主義，必難順利推行，決定編制國民革命軍五軍，並任命爲東征總指揮，準備第二次東征。十月初，率第一第二第三等旅隊出發，飛騰受命組織運糧贛站。自十月十一日開始，進攻惠州，至十一月五日，前後經月餘會戰多次計陳炯明之殘部，均經次第擊潰，東江至是全告肅清。此爲中央裁定反側之經過，亦即軍校遭受患難之經過，至前後年餘，被方之人羣經費等，均極內在困難，殆不勝記載。

軍校創辦於反革命勢力方張之際，組織成立以後，又無日不在與反革命勢力苦鬥之中，其經過已略如上述。惟是本黨之生命所以能延續至今，賴由於反革命勢力之能次削弱，而反革命勢力之所以能次第剷除，賴由於軍校之立有根基，換言之，兩次東征，及回師

廣州平亂，雖討約於各友軍者頗多，而軍校各學生隊各執路綫，先後悉加，奮勇殺敵，兩
 什兼備，不顧犧牲，實有以奠其基，而張其勢，非然者，黨國前途，未可知也。當時軍校
 學生，自東征北伐，以迄抗日籌備，十餘年以來，其中冒險犧牲死以捍衛黨國者，今已
 難復勝數，齊集墓前，以身繫黨國之安危者，何可勝數，此則不待論非軍官學校之重大成
 就也。

以黃埔身所歷歷與黨國所及，深知軍校之所以有此成就，良非偶然；蓋，亦繼承體
 理意志，維護本黨主義，矢志不渝，復本此意志精神，施之軍校學生，黨國而救之，啓
 迪而警之，皆口誦者，必使其成爲一優良之革命軍人而後已，而各學生終爲 公之精誠
 所感，接受 公之教育，亦自矢必爲一優良之革命軍人。語云：「精誠所至，金石莫開」
 ，以此而應付一般無主義無精神無紀律之反革命軍隊，焉有不以一當百，以十當千，摧枯
 拉朽，而殲滅之者乎？飛鵬服務軍校，職司經理，及至隨軍出征，對於兵站任務之勇，並
 如獲黃埔精神項之責，不校方財政，自創辦以來，即無日不兢兢業業，平心靜氣，實情之學

「假使不奉，一旦軍事發生，大軍出發，無之而進之辦法，更難可恃之接濟，故得此項地方，必須著手籌餉，兩次東征時，有勳均受命接辦惠州梅縣處財政機關，而從事於餉糧之籌措；當時正值官職之後，所以尙何勉達任務者，因能澈底剔除中飽，一切悉屬公關，幸得地方信任，樂予輸將，餉款籌集之後，除分濟前方各部外，軍校方面，尙須隨時接濟，俾資維持，此實經過之實在情形。茲因軍校二十週年紀念之期，敢就追憶所得，概略如此。

東江平定

錢大鈞

黃埔回憶錄

一、引言

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全國民衆革命運動，日見澎湃，但封建軍閥、蔣帝國主義者之維持，亦日益積極恣肆，隨在暴露其妨礙革命之陰謀與活動，國父鑒於革命事業前途之艱難，知非培強革命武力不足以掃除革命之障礙，而挽救中國之危亡，乃命今主席蔣公籌辦陸軍官學校於黃埔。斯時全國有志青年，聞風響應，踴躍基礎，遂以建立。其後對於東征，師平陳逆，與師北伐，完成統一，中間艱難奮鬥之情形，與先烈殉難之事實，多因或入黨以無待述。鈞於是年奉蔣校長蔣公之命，參與黃埔軍校之籌備，擔任教育，兼任步兵教練，並領兵討逆，於將才之賢否，軍謀之得失，與夫克敵制勝之情形，均曾參與，言之者如，故特將述若干事實於向歷未述者，用補黃埔之缺憾，以誌紀念。

讀史者，知革命事業維艱之艱難，益加奮勵，此則所以紀念我黃埔軍校成立廿週紀念圖之畫耳。

二、南強兵船謁見 校長之情形

民國十三年一月，入任粵軍第一師中校參謀職於西江之肇慶，某日忽奉召赴省會，爾本擬將設立陸軍軍官學校，命余前往任教。余到廣州後，即隨李任潮師長至南堤，謁校長於南強兵船，垂詢學經歷險及家庭狀況，聽度極其親切而懇摯。余與校長，以學歷相若，爲當日前後同學，以經歷言，則民二攻高昌廟之役，同隸陳英士先生部屬，因地位所格，深以未獲晉接爲憾，此次雖短時間之謁見，其莊嚴和藹之態度，與英明果決之性格，令人傾服。余旋奉命赴南堤一號軍校籌備處，與廖仲愷、王茂如、沈應時、羅立三，會商軍事，斟酌森，簡便相諸君，會同進行籌備事宜，此爲余第一次謁見校長，初隸研禮之經過，今專隔二十年，當時情景，固歷歷如在目前也。

三、近代教導第二團疏濶調到堯長之經過

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復次淡水，時余方任校部參謀長，當攻入淡水之際，黃埔第一營營長沈應時，負傷就醫入城後，敵人一度反撲，勢甚狂烈，旋經平息。校長以沈營長攻城有功，擬為教導第二團團長，原任團長王柏齡，調校部參謀長，命余代沈長第二團，余以經驗缺乏，向校長呈辭，不許，遂勉為從事。時第二營營長不甚得力，余請軍校教官劉堯臣充任，校長已允許，旋教導第一團團長，請劉堯臣為團附，堯臣亦許之；當時何團長與余調劑堯臣，校長均面許而未遽決，余遂堅陳，謂何團長被余經驗豐富，銳利無妨，爾余必相劉相助，校長乃遂可。堯臣於充教官前，曾任連長兩年，不唯訓練有方，作戰亦極勇敢，是以爭相羅致也。後此澎湖戰役，堯臣備奇，劉居首功，與寧之役，攻城受傷，亦著助績，第一次東征後劉積功擢升教導第四團團長，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惜以奮勇爭先陣亡，然其忠勇無畏之精神，已足示範於同輩，而彪炳於黨軍戰史中央。

四、澎湖戰役教導第二團戰鬥經過概要

民國十四年三月，陸軍部明令討伐，安福軍遂有經創立之革命軍，陸與楊希閔則
震震等密謀，乘我軍在湖進展順利之際，桓林虎部遂斷我軍與革命策源——黃埔間
之聯絡，並期殲滅我軍於揭陽（揭陽）汕頭地區，以圖實現其割據粵省之迷夢。

此次我處遣其所部劉志陸、王定華、黃業興、黃任寰等，率請說其約兩萬餘人，於三
月十一日在河婆附近，中為畢，十二日分兩路向興湖及棉湖方面進，企圖進佔揭陽。

我 校長為消滅匪軍，粉碎其企圖計，決以許濟旅及教導第一二團分進合擊，會
師於河婆以東地區，並在河田之警備軍及陳銘福旅擊敵側背，期收外線包圍之效。
三月十二日晨，即按預定計劃，命許旅由揭陽在河溪以北地區西進，親率教導第一二團向
善寧以西地區進，午後二時三十分，行抵善寧城，得知林虎部於本（十二）日十二時其
右縱隊先頭已抵興湖，左縱隊先頭到達紅湖，乃令各團加緊警戒。繼而時近黃昏，校長
考慮若繼續西進，勢將引起不利之戰鬥，且許旅原定本日宿營馬子洋，又因行軍遲滯，僅
可到達桐坑，遂決心就約宿營，命教一團駐棉湖，向和順方面警戒，教二團駐湖尾，向興

湖方面警戒，本團遵即以第一營於安仁附近担任前哨，以主力於湖尾附近宿營，並指定安仁繁架山之麓為前哨抵抗綫。

校長預期於明（十三）日與敵遭遇，雖有敵衆我寡，然為發揮我革命軍之精神，仍欲依外線態勢包圍敵人而殲滅之，即於夜半零時三十分，下達作戰命令，着許旅於十三日七時開始向塔頭垵前進，攻擊敵之左側背，教一團五時三十分渡河，向河順之敵攻擊，教二團五時三十分出發，攻擊鯉湖之敵。

余於十三日七時，始奉到上述命令，當即部署，以第二營為前衛，向鯉湖方面前進，主力在前衛後跟進，八時三十分主力通過安仁時，余即問右側棉湖紅湖間，槍聲不絕，但據派偵察結果，南溪兩岸竹林頗密，溪深不能徒涉，且本團指定目標為鯉湖，故雖判斷救一團業已與敵相遇，仍不得不依預定任務，續向鯉湖前進。十一時許，余行抵鯉湖東側，接得報告，鯉湖及其以西地區，已無敵蹤，乃親身馳至鯉湖附近偵察，又奉到校長命令，着救護第二團到達鯉湖後，停止待命，當即命前衛（第二營）渡河警戒，本隊在鯉湖

午餐待命。是時判斷敵情如次：（一）敵於本日向西推進，（二）敵於石馬嶺石排嶺之巔佔領陣地，採取守勢，（三）敵由經湖北渡，與和順之敵會合，期徹底形成重點進攻構想。惟經研究結果，敵兵力既屬絕對優勢，而警衛軍及陳旅在時間上尚不易即參加戰鬥，似少實施第一二兩案之理由，當以採行第三案之公算爲大。移時果據已渡河在範圍大架山之綫警戒之前衛營長劉堯長報告，聞和順方面柱擊砲聲繼續不斷，似爲敵一團已在與敵苦戰狀態之中，於是益證明前項之判斷爲正確。余乃思本團最初所受任務雖在攻擊麗湖之敵，但依當時狀況，如欲達成 校長之企圖，實有適得獨斷專行之必要，更思余破命符有部隊應向槍砲聲密集方面前進之言，遂決心以全力向和順方面前進，攻敵之側背，隨即命河北岸之第二營由金善仙坡之道，自率三一兩營即速渡河，由茅門埔四十畝之道，向膠走山礮山之綫搜索前進，並將處置大要，電報 校長，時正午後二時也。

繼時經湖附近居民，受我革命主義之感召，咸以地勢敵情筆生來報，故本團午後三時，即已大部進發，三時三十分，余行抵菴島附近，得知敵在赤得坑社堂和順高嶺之綫，

正猛力攻擊敵一團，且其左翼被敵包圍，情勢頗爲險惡，卽命第二營展開於生山和山之線，向敵之右側背攻擊，令第三營接續第二營，向延仲，由油松附近直攻敵背，並以第一營爲預備隊，散佈於南山昆高地區側，期由左翼包圍敵入。都督知事，立卽開始攻擊，一時槍聲激烈，砲若迅雷，殊以敵人意表，敵陣頓形混亂，敵兵多自相踐踏，而爲軍無不猛勇爭先，誓不顧身。午後五時，我第三營左翼，已襲至敵之師司令部，虜獲馬槍械無算。然其意欲開出兵力轉攻陣中後之敵，故作最後掙扎，與我對峙，故守大山下老營山陳大埠山之線。六時半，天色黃昏，本團因未與敵一團取得聯繫，遂令就地撤夜作戰，入夜奉到命令，着準備於明（十四）日拂曉繼續攻擊，翌晨五時，我正擬續行攻擊，而探知敵已乘夜向灰寨河婆方面退却，本團乃卽移於油松，沿途敵遺屍無數，軍資更委棄無算，其狼狽潰走之慘，不難想像矣。是爲我所獲之勝利，可謂空前所未，敵逆既從此一蹶不振，革命之基礎遂於以奠定。惜我總理不幸於先一日逝世，未及聞此捷報，實恨事耳。

茲述此役所得感想如次：

(一) 外續作戰。雖爲兵力優勢者之戰法，但在劣勢時，如軍隊訓練精熟，攻擊積極，更佐以卓越之指揮，仍可轉弱爲強。此爲我軍校長以敵一二團不敵五千之衆，抗禦萬優勢之敵，探行必續作戰指導，而終獲偉大勝利者，即其明證。若許應龍迅速到達戰場，早爲收標包圍，則敵必無一可以漏網者。現敵西傳諸一時之英雄會戰，迥太甚之，其厄拔以二萬之師，殲羅馬五萬之衆之偉績，何多焉。

(二) 戰況之波瀾，爲戰場所恆有，兵團愈大，波瀾愈多，所謂殘之錯綜複雜亦愈甚，每致影響將官之決心，使其作感持重更形困難；然存爲之指揮官，往往於此時愈顯其英邁與卓越。蓋其必勝之信念，及堅毅沉着以攻長斷之德性，運籌決策，每能打破危局，主宰戰場。敵之是役，我數一團與敵竟日陷於苦戰，其艱險殆難形容，惟團長何公嶽之，以該方面之軍事影響全局甚大，更關係整個革命前途，故揮戈陣前，不以格林彈擊其志，縱使指揮，不以生死危難感其心，卒致振奮士氣，獲取勝利，旋即指揮官行勳彰譽戰局之明驗也。

(三) 獨斷專行，確爲徵收抗包官不可或缺之要素，亦爲開拓戰勝必具之條件。觀日德戰時，遂陽會戰，日本乃木軍之行動與戰績可以信然。惟獨斷專行，仍當慮無停於上層指揮官之企圖，否則轉足貽誤戰機，影響大局。如第一次歐戰時，德軍總中校行動錯誤之例，匪特貽笑已甚。本國此次到達鯉湖時，撲敵過空，與敵一團又失連絡，當雖全無不出以獨斷，勢將陷軍隊於無用，故惟有依據一己之任務判斷，仰體 校長之企圖，毅然渡河，擊敵側背，終奏殲敵之功，迅結戰局。是故獨斷專行，有時允當鼓勵，但須慎行之耳。

五、興甯之役

梅潭戰役之後，本團於十四日追至河婆，十六日奉命出發至安流後，本校教導兩團，粵軍第一旅，經周江圩向五華前進，而以警衛軍與鐵城部爲伴攻部隊，經水口向興寧前進。十七十八兩日，均經羊腸小道，日行一百或一百廿里。十八日晚，我第一團誘敵攻佔五華，五華爲敵王得慶所部，猝不及防，紛紛潰散，或潰逃。十九日晨，本團及粵軍第一旅，奉命向興寧進攻，鐵城部隨，爲張發奎副將光緒部，五華與興寧城兩相距三十里，本

團奉命後，以第一營對美辰部爲前衛，第三營金佛部第一營視師爲本隊，上午八時出發，十時許，先頭抵五里亭（在興寧下華之間），敵警戒部隊，未知五華之失陷，被我驅逐後，馳歸報告，我先頭部隊跟蹤前進，正午迫至興寧西門，敵嬰城固守，我軍直衝城下，不得入，敵將林虎倉身失措，派傳騎令副李景標部回援，我前衛包圍至南門時，正見其傳騎向南奔馳也，我前衛圍攻南門西門，本隊先頭之第三營，即向北門包圍，本團控制第一營爲預備隊。

下午四時，大雨傾盆，六時後，敵援猝至，猛襲我南門第二營之右翼，營長劉堯宸奮勇殺敵，腿部受傷；攻西北兩門者，亦未奏效。

粵軍第一旅，於我進攻西南門時，向興寧城南之神光山進攻，神光山爲興寧最險要之山，佔領神光山，則興寧不能固守，故神光山之攻取，殊爲必要。十九日薄暮，粵軍僅遣神光山騎，而未遣佔領。夜十時，校長在五里亭行營召集陳旅長銘攝及余並黃營長琪翽等，指示進攻方略，決定教導第二團爲攻城部隊，暫守外城河，粵軍第一旅爲進攻神光山

隊部，佛地設，候令進攻。

二十日拂曉，佈置既妥，我粵軍第一旅於大雨下進攻神光山，遇敵責其祥旅，迫令繳械，但神光山仍未完全佔領。

本團因第二營營長劉慶宸受傷，改以第三營攻西門，第一營一部攻北門，第二營一部仍攻南門。下午四時，本團與粵軍第一旅各向指定目標全力進攻，以新豐街爲攻擊重點。下午五時，我第三營佔領新豐街，越西門河而逼近城跟，得據民房三樓樓頂，對據中條院敵，凌兩門北門，我第三營第一營均入城，第二營亦由南襲入，敵分向東門外石崖圩潰退，擊斃偽營長多名，獲戰利品無算，敵將林虎傑以身免，時夜十時也，我派遣一部向石崖圩警戒。此役我第九連奮勇爭先，最先入城。

二十一日上午九時，我 校長入城，安撫民衆。

軍事爲徵林虎之大本營所在地，形勢險要，兵力甚厚，當我編制和投機三王部隊，

進至河婆之時，林團報即派李易標部，由興寧、水口墟——安流大道，向我迎擊，興寧
變爲空虛。由興寧安流，折周江圩至五華，乃羊腸小道，賊士人熟識，所道甚少通行，大
部隊取道此處，乃向所未有。此次我教隊一二團副及粵軍第一旅奪取此道，皆爲敵意料所
不及。

歷次戰役中，本團取敵之文件，內有一蔣某將兵，令正行險，避「險處」之語，此
次敵悉將其大本營所在之興寧未能防險防虛，實由於稽湖之役之行正避實以誘惑之。且
十八日軍行一百廿里，兵臨城下，敵始知覺，我：校長用兵之神妙，實所罕見也。

六、海豐之役

第二次東征，惠州攻克後，我軍即向海豐進發，本團（教導第三團）任前衛，軍行三
日，到達海豐。海豐之敵謝文相部，聞我將至，先向陸豐退却，我於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
時佔領海豐城，即派第三營王祿部，向陸豐道上任前哨，翌日以浦尾重圍，派第一營郭俊
部佔浦尾，本師第一二兩團於是日向公平墟前進，留本團在海豐，俾本隊經公平圩向海豐

潰退後，本團專經時豐而至河婆官舍。詎敵謝文柄部四五千人，至竹頭圩附近（赤岸橋東）即停止，探知我本隊已離海豐公平圩前進，而本團亦已派一營至汕尾，城防僅兩營，且探知我前哨之位置，未能扼赤岸橋之要點，乘夜半月明之時，以四五千密集之衆，經赤岸橋，沿大道湧至，向我逆襲。我本團聞聲迎擊，敵已越連嶺而前，距城極近，是時我兵力薄弱，總計祇步兵六連，構槍兩連，特務一連，偵探一隊，於是特務偵探兩隊扼守要口，而以兩營之部隊，在大道上與敵抵抗。幸我士氣旺盛，在樹林內與敵混戰，不稍却，縱有傷者，亦未後退，總時只有步槍聲，而手榴彈與機關槍聲，則寂然無聞，蒼天黑又太接近，無法虛射也。天將明，敵氣疲，稍却，我手榴彈機關槍齊發，敵膽俱寒，紛紛退却，我軍踴躍追擊，至赤岸橋邊，俘敵成千，械彈無算。此役敵數倍於我，且地形熟悉，如外途包抄，我軍殆矣；幸意敵宿集，由大道衝襲，而我士氣特壯，始終不稍却，故能獲勝。第二營團長阿德於是役陣亡。

是役予吾人以最大之教訓者，厥爲部隊於行軍後，雖兵力疲勞，仍須不顧遠近，扼守

要點，嚴密警戒，否則予敵以可乘之隙，殆全繫於危殆，且指揮官之臨機應變與指揮部
應徵，亦爲此役之特點。

橫掃千軍

劉峙

——校史別紀！

黃埔訓練，實爲本黨武力之至基，其發軔功績，舉世所知，不待辭費，當茲立校二十週年之日，遙維昔遊，略抒瑣憶，雖不敢謂爲殫見洽聞，要亦足供談助耳。

軍校開辦之始，其艱苦非身歷其境者不能盡知，而校長蔣公一身負重任，其處境尤非吾人所能想像。幸校長毅力堅定，對於計劃必求貫徹，曾對籌備校務諸人曰：「吾人作事，應有一定方針，方針既定，雖小節間有出入，亦須照行，毋得漫然更張也。譬如畢業學期一事而論，此卽爲學校第一重要問題。關於學生之前途影響甚大前既決定爲六個月，今忽改爲一年，則反從前所定之課程，預算及一切計劃，皆須重新另定。其何如此草率乎。……所以凡事要詳細考慮，不宜徒聽人言，以犧牲主見。及其考慮既得，課程既定之後，軍山崩海竭，亦可置之不顧。」可見校長之專心，宜其克著總理大略也。

校長委任統事，專無組織，均周詳學畫，其案頭置冊子三：一曰籌備錄，一曰籌事提要，一曰會議提要。凡有所舉，先分別入冊中，少則十餘條，多至百餘項，次第實施，從不疏漏。今日國人多修科學管理，殊不知二十年前，校長已行之矣。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八時，總領事臨主持開學典禮，儀仗中有可恃者，為請黨旗授旗就位，及唱國民革命歌。歌聲從此播騰，由珠江長江而黃河，聲震中天，敵愾為霧，下午在大操場閱兵，總教官何敬之先生任指揮官，編隊未久，軍容已整，誠如總理目前訓詞中所示「杏爾多士為民前鋒」也。

開學後月餘，有看宜與乘禮二生，因勸學病天，校長憫之，特令與他同包和羅夫將軍遺像會併舉行，觀禮三條，後第三期有一生在梁天禮者，忽自殺。校長知其為家境所苦而夫生慈，特召集全體同學訓話，斥為思想卑陋，無革命精神，此輩「朋生死」之教訓，實為「革命的人生觀」之提示。

民國十四年一月陳炯明軍向虎門侵入，東江軍事又起，校長將節至常平，火車機頭

編練，開坐車站，愁困交乘，曾口占七言絕句一首，曰：「親率三千子弟兵，馳騁求靖此東征，難離革命成孤憤，撫劍長空涕淚橫。」可見 校長當日處境之苦，吾人今日享受革命之成果，應如何力圖報稱。 校長對語文不常作，一如 編理。此詩有迴腸澀氣，播千軍之概，列為現代民族詩壇首章，誰曰不宜！

惠州風稱天險，有宋以來，從未飽破，陳通憑籍抗命，負隅怙惡，人民備受荼毒。我 校長受命東征，一鼓攻克。當時上至 校長下至士卒，爲黨奮鬥爲國犧牲之精神，實爲一國正道正氣，故雖無堅不摧，惟傷亡之痛， 校長時爲泫然。嘗曰：「名城雖克，實不能償本校精華之損失也。」

第一次東征時，其重要戰役除惠州外，尚有棉湖漳陽兩役，爲成敗最大之關鍵，是兩役轉危爲安，均賴 校長聲威鼓舞，尙憶華陽之役，時率第一團進至河婆，洪道堯購陳德祥等，乘車四千人狂襲時佈置尙未就緒之陣地。時以勢且岌岌，親持步槍領導官兵射擊，繼之以連發掃射，乃繼獲敵鋒，乃發砲轟其預備隊，敵始動搖，遂能以猛攻果敢之

衝鋒，將敵擊潰。洪陳諸逆賊門力更是濫完全消失。事後，校長嘆曰「幸仗 諸君在天之靈。」

瑣憶數則，不盡萬一。念我同學二十年來，橫憂患，共生死，親如骨肉，當茲校慶，困難方殷，諸同學尚記得第一期開學典禮時「打倒列強，除軍閥」之雄歌聲乎？今國內軍閥早除，惟國際強盜尚結軸心。吾人欲完成革命大業，正有待最後之戮力，願益親愛輔誠，服從 校長之領導，以達建國之目的。他日舉行校慶，盛況必千百倍於今日也。

時曾著「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一書，錄校史甚詳。本文乃於回憶所及，漫錄成篇，因命之曰「校史別紀」。

衆志成城

陳繼承

——黃埔教育——

黃埔軍校成立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創設之目的，是造就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軍骨幹，以挽救我民族衰頹，於權傾朝、民生凋殘，人慾橫流，國災禍亂，政府飄搖的劫運。三言之，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登諸仕途之上，這確係一種最偉大的非常事業，然而以五百同學的訓練開始，四年工夫，即付清報運，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的任務。到民國二十六年，倭寇以鯨吞的野心，從軍亡國滅種，為我國家的殘酷侵略，於是發動抗日戰爭，與寇寇在生死存亡的決鬥，在八年的艱苦抗爭中，取得了不平等條約，提高了國際地位，一體而為四強之一，這與同盟國共同負責維護正義和平之大任。這種武力的基礎，也是奠於黃埔教育之上。所以黃埔教育的功效，確非歷史任何文化運動所可擬及，而其成功，也決不是由於偶然的幸運，這一點是可以斷言的。我敢斷言

教育之所以或然的道理，便先要明白教育的精神。要明白教育的精神，便先要明白教育時期的背景。自黃埔創辦以來，二十年來，我們學校進之進步，實由於此。而教育之困難，以及教育的方針和手段。

要明白教育時期的背景，從辛亥革命之後，一直到民國十三年，國父領導的只是一個空名，在國際上，則懷抱着置食疑義的野心，而國內則有北洋軍閥之割據地盤，外則帝國主義之勾結，甘心與此合作，使革命，遂至名不副實，弄得國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國勢一天天的衰頹，滅亡的危機已迫於眉睫。國父在此階段中，只有革命黨員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結果是失敗。而革命軍所屬的軍隊，遂駐在廣東的軍閥，也擁有一派是革命軍，他們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稍稍得志，便只知享樂，忘記他們所應從革命注意了。所以國父門中開張三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在革命黨內的軍人，這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行動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是

反對革命，只知道升官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倒共和，恢復專制。這就是種種實情以
 顯的實情。真所謂危機可伏，革命的生命已到千鈞一髮之時，國父知道要發揚革命
 軍興，非有忠實的黨軍不能成功；欲使黨軍根本堅固，必須黨軍軍官徹底瞭解主義，於是
 在光緒二十一年以前，有先練黨軍軍官的必要，所以任命 校長創辦黃埔軍校。在成立之初，
 一般反革命的軍隊知道了軍官學校的目的就恐怕學校成功。他們知道學校成立之後一定更
 反對他們，他們再不能擁兵跋扈，所以千方百計，力謀破壞，甚至欲謀害校長，學校無
 時不在驚濤駭浪之中。此時廣東的軍閥叛逆，有陳炯明負閩東江，滇桂軍盤踞廣州，他們
 聯同北洋軍閥及西南的軍閥，又勾結帝國主義者，企圖推倒革命政府，消滅整個的國民黨
 。同時，帝國主義者也仇視革命的進行，和本校的發展，所以唆使買辦階級，接濟他們軍
 械，造成商團的叛變。次年，又有各帝國主義者的聯合，遣使沙某提案，他們的集中地在
 香港，他們支持一切反動勢力來向我們進攻。這時我們黨裏的情形怎樣呢？自國父北上
 以後，黨內同志互相猜疑，鄙視，或明或暗，黨志的崩潰日趨激發，黨 變異以博大仁

精神感召，始頭自相殘殺之禍。其大概可見於第三期同學錄序文，序文裏說，「國難高懸，蓋於外侮之內侵，革命之成，全憑同志之相親相愛」。又云：「割鍊羣結，此吾輩今日之前途也，楚歌四面，此本校今日之環境也，艱窘危迫，疑懼疑城，未有如今日本黨本校之甚也。」所以此時真是內憂外患，情勢危迫之秋。至於經濟狀況，可以說是困難透頂。校長的話詞中云，「總理成立黃埔軍校的時候，四面都受了反革命的包圍，經費的困難，莫過於此，公家的錢，一個也收不到，無論鐵路的收入，以及其他各種的稅收，都被軍隊掛軍陳炯明等一概收去」。又說：「有些日子，兩天的伙食，今天晚上還沒籌到，如果政府給本校五千塊錢，各軍就紛紛起來質問」。此外，還有許多的曲折，更有許多的障礙，勝算難盡。本校成立在這種環境之中，和其他軍官學校，當然是不一樣，不能有安定的長期訓練，而且必須在種種限制的條件之下，迅速的完成革命的基礎，不然便會為難勢力所消滅了。

校長以其知灼見，決定舍去經常的教育方式，要在六個月之內，完成軍隊教育，和軍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造成一個極強而有重慶的革命威力，

第一、注重精神教育。精神重於物質，本校以學術科雖不比人家優良，但本校的校風，經過對學校的進力，就在精神教育。必使各個學生，對於人生觀和做人的道理，能有所見解。本校第一個方針。因為本身的人生觀念不清楚，做人的道理不明白，無論他本業如何好，學科材料如何好，也是無用的。校長：兩句精要的名言：「生存的目的，是實現人類之生命，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建設之生命。」這樣的大生，才是有價值的人。才不是在百年前的光陰。如何能達到有價值的人生，只有做革命事業，圖成民族生命之復興，如果個人生命與主義結成一片，主義能夠實行，我們的生命便永存。我們所求的，便是生命的不死。如此，才能立定為主義犧牲的決心，打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第二、注重精神訓練和紀律。各個人應明白做人的道理，有了人生觀的基礎，便應有

是形式的整齊，形式上整齊了以後，就可以引誘精神的統一，而把萬衆之心全集一在一個目標，才可以達到克敵致勝的目的。

第三、注重實際教育 在學校裏一切日常的事，都要同學去做，因為實際的經歷，什麼事都要親立辦，凡是他人所不能做的事，軍隊裏都要自己來做，完全操縱訓練的個性。凡是訓練、表揚、薪水、靴衣、糧地板、訓練桌椅、訓練軍隊等事。

訓練是人類實際生活之一種，使學生接近實際生活，亦是學校的教育方針。就是平常的體育訓練，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是極普通極普通的事，能在這些雜淺的地方去注意實行，就可以做代換軍人。

就是聯合軍事原理及教育原理，而製定下列的教育手段。

(一) 要求嚴格 軍事學校是訓練學生來訂職的，到了那生死之地，險難之境，要能夠上下一心，不怯於慘憺境况，不怯於嚴寒酷暑，能忍至餓死，苦能苦到盡頭，這不是立立教訓可以做到的，無論你有怎樣的志氣，到了這個時候，精神與肉體，全抵抗不了，與要心去奮鬥起來，所以在學校當中，必須有最格的訓練把形式訓練得嚴肅整齊，才可以與軍隊的骨幹苦鬥成紀念的軍人。所以在訓練上的手段，是要注重嚴格的，規律的，要有嚴肅整齊。校長說：「我們此校教育定要主嚴，不但上宜之於你們要嚴，即官長對於你們也要嚴，我以為對上對下，或對同志，統統要嚴才好。」又云：「官長對於學生或同學要嚴，不然，則不能養成純正之學生，就不能副本黨創辦軍官學校之意。」從這

他這本學說，我們可稱之為「校長對學生時重了」。

(二)注重實際。本校教育方針之一，是注重實際生活，日用起居，飲食行動諸端，都要實際去做，而且要合乎「平直敏捷，整齊靜肅」的原則。校長的名言是，「平時要做戰時之事，戰時要做平時之事」，就是此意。即研究軍事學，也是以切合實際為主，校長說：「研究學問，應從平實處着手，不要拿高妙的東西去研究。你要曉得軍事這門東西，最粗淺的地方，就是最深遠的東西，最容易的東西，就是最高妙的學問」。因為實際的生活難做，才經過合得兵打戰的要求，實際的學問要訓練，才能隨機應變，運用從心，這樣才是有用的軍人，才能實行革命。

(三)注重微小。校長常說，「為大於微，為難于易」。微細的地方，最容易忽略，但要絕對不能忽略，「一室之不治，決不能掃除天下」，隨著之失敗，就是因此。古今許多大的禍患，都是起於微細的忽略，所以一定要在小事上講求，應該如何，便要如何。譬如說，一個人的帽子不正，便影響全隊的精神，一個牀的鋪蓋不合規定，便影響一室的內務。

「第一」要緊，吐痰擤鼻涕在中間，每天換水一次，須將缸口洗淨，缸內水倘發臭，即換，其水須隨日減至中間缸口之四分之一爲度，不換太多，也不換太少，須隨時小酌，也要隨時注意，以養成不佈且不息玩之要求種的習慣。

(四) 請求應用 事物環境的變化是時時有的，環境上的困難，要應克服，要解決，也要應變通的處理。天下未有一成不變的事，即在靜的環境中，也有事變突然而生，則應變通于變化的環境中。切不可墨守成規，如趙括之一從其父言，趙降一戰而死，慘矣。校長說，「我們辦的只是學級上更將他應用於事實上才辦，原辦不辦及否是難，你要曉得軍事是瞬息萬變，隨時應變，最要緊的，所謂應變之說，軍事上心機人最難求，我們怎麼去，如何攻擊，如何行軍，如何宿營，這都是非辦一應而不可不辦的。」校長上述，可知 校長的宗旨，是要我們養成(一) 甚則一戰的訓練，(二) 應變的訓練，(三) 應變的訓練，以達到教育上最高的目標。

以上各點，都是軍事訓練中，應注意的，如欲知其詳，請參閱本報軍事訓練專號。

撫今思昔

王 俊

我的回憶與感想

中央軍校，於民國十三年春，本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後，爲整軍誣武，樹立革命的基本武力，在青浦開始倡辦，回憶往事，恍如如昨，而光陰荏苒，日居月諸，迄今已屆廿週年了。各同學精誠團結，爲國干城，蔚成革命的中堅力量，共同負荷革命的艱鉅任務，重振國光，方興未艾。茲值廿週年紀念的大典，本人特就當時在校服務與諸同學同艱共苦艱難奮鬥的實在情形，坦白紀述一二。冀廣國人，藉明軍校當日概況，或不足爲教育思想的繼承者，研究稱頌的一助。

甲、教育時期之一端

一、初編爲勤勞的一例：民國十三夏，第二期同學初進校時，全黨集住在青浦滬軍學校舊址，南方夏季，天時酷熱，而各同學入校沒有多久軍人的生活習慣，尚未養成，尤爲苦

新制度有了文學社自由自在的風氣，每於課餘休息之夜晚，往往有少數穿著短褲藍衫，攜著書扇網球，被校長看見，除當面告誡各同學外，本人亦隊長職務，也被重大的申斥。我們起初以為這種小小的事件，與教育無大關係，並沒有注意到，及至校長語重心長地說：「才性然大樁，才曉得負荷救國建軍偉大任務的革命幹部，事事須在平時嚴格訓練完成，以身作則，雖極細的事件，也不可輕忽放過，古人說『防微杜漸』，涓涓不瀝，將成江河」就是這種道理。軍校教育，結果圓滿，各同學均能達成革命的要求，我想得力於這種處，實在不少。

二、管理不可疏忽的一例：第二期同學入校時，一方面加強隊教育，一方面在修葺舊樓海軍學校故址的房屋，校內工人複雜，管理不便。有一天晚上，竟因工人不慎而失火，當時有消防的設備，且在午夜三更，只得由隊長長官率領各同學，攜帶各人自用被蓋，到黃埔江去取水撲救，幸火勢不猛，立時撲滅。但事前不注意，管理準備有欠周密，臨各同學，弄得手忙腳亂倉狂的狀態。事後細思不寒而慄。假使當時對一時疎忽，勢成燎原，那

軍事訓練的前途是相當重大的。所以新生入伍，隨講尚未講完，或與在場聽講的諸部下，對於消防事務，必須特別注意，隨時從軍用防的準備。

三、嚴重執行命令的一例：有一天，校長查察第二期講堂，在講堂上講者謂軍事不守本身的字句，當即命令隊上查罰，加以懲戒，本人奉命後，立刻集合全體官兵學生講解，勉勵其本軍命軍人先明高客約違反，敬啟戒，知過自水，免受重罰。不惟與在場名譽有關，全隊的官兵學生，都要負一任，同受處分，始終沒有人出首認錯，不但不執行組序，將全隊處分，並下令全隊或罰跑三小時，以示懲戒。當跑步約一小時後，各團團長精神氣力不夠，隊伍鬆散的為數不少，其他名譽相當疲勞。本來以為這輕微的處罰，並無關痛癢步到這樣的程度，照常理說來，似已足夠了，但本人當時沒想到：命令嚴重，關係重要，以此以數萬的部隊兵力，攻擊陳炯明抗賊的一個軍州城，始於不克，處處全軍覆沒，不能達到原擬命令的要求，并且，校委對於身負軍中大使命的軍令執事，更應嚴加處分，以資懲戒，並立軍命軍人誠實風氣。並發給行軍命令，並嚴加處分。

軍隊不聽命于學生，只是在將來革命軍人與匪與，如軍軍自軍的能是清道，本應與此時，軍隊命令不應不可。因而不顧一切，仍繼續執行命令，當時有不少的官長與同學，對此表示不滿。不過以後革命軍東征北伐，所向披靡，命令一下，準行唯謹，毫不猶豫。

。與此，因這一次強制執行命令的教育訓練，收著有若干的成效。

一、風紀衛兵勤務與強的一例：軍校大門口，原派有一排的風紀衛兵，當 校長由 廣西魚雷局官邸，與由官邸或由廣州考場來校，用距離太近，衛兵發證，時常取證與風紀 營，有時未及站隊，有時指揮官與校務處口令時， 校長已走過大門了，隊上長官與 總領事官，不知為衛兵讓路，被斥責多少次，各人都是弄明所以，被斥責一次，要讓 一次，後來左思右議，乃將衛兵分為三班，從事三班的配齊，第一班常用站在大門口，第二 班則常用兵室門前準備，可以隨時參加第一班站隊行禮，第三班休息，並隨時與交迭，方 能回營休息去。當時本人常防友們心，以為軍校乃軍事時的教育機關，只求將兵與各及軍事 科教育與學生進行，為什麼對衛兵讓路的小事件，也還要如此注重呢？始終想不通這回事。

明瞭，則再排長示範，反覆實施，到了確實明白後，方改換第三個課目。新近美式教育最精采的地方，大家都爲是確實，美式教育的手段，分爲準備，講解，示範，實施，測驗，檢討等步驟，國人都崇尚爲最新式的作風，殊不知這樣教育的方法與手段，就在三年前，我們一團長在軍校親自實施的老辦法。本來世界各國教育進步，一日千里我們應該放遠眼光，接受外來的新知，融化貫通，截短取長，以補我們的不足，不可泥守舊習故步自封，但這種教育方法與手段，我們革命軍在三年以前，已屬注意及此，這一點我們不應自暴自棄。

丙、作戰時期之一端

革命軍初期東征作戰，依本人的經歷體，以棉湖之役，爲我軍興亡和革命成敗的重大關鍵。革命軍的聲威，蒸蒸日上造成今日復興的新氣象，得力於這次戰役者很大。記者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三日早上八時，我們革命教導團到達棉湖，當時談話不盡，戰情不明，據當地土人的報告，前敵人數很多，有稱二，三萬人，有稱我軍前敵的高山深林，都已佈滿敵人。但我們的團長，却非常沉着，毫無忙亂，先集合全團官兵，說明敵情概況，明白

總指揮官的任務，命令第一營任左翼，第二營任第一營搜索前進，而令本人為第三營，由右翼進攻。當時本人以為左翼乃本團主力，必於為敵的主身所在，我第三營方面，一尤是敵人員方較少，可以乘虛而進或包圍，殊不知敵方十營於我，左翼的敵人，固較多，我三營前進不少，我們進去包圍敵人，而敵人在利用多數的兵力，應付我三營的包圍，我三營前進的狀况，作戰一晝夜，第三營全體士兵三八五人，只存下二十一人，其餘的敵兵均已陣亡，連獲二死一傷，共長死了七員，所存下的一一三員，均係傷者不在少數，而本身也拍傷士，也傷亡了數員，所以經過這番，而在這陣戰中，我三營仍守其本身陣地坐法，始終苦戰不降，結果竟敵軍果，達成任務。是第一次陣戰，本人所帶的隊是如下：

（一）偵察隊：偵察隊係五分鐘者必得勝利，這實在是二員的任務，換一偵察隊，凡偵察，偵察隊行不遲，敵人必疑。

（二）偵察隊：偵察隊的行，始終不能十分預知，我們不該預知敵人的行。

，只靠自己堅強責任，以彌大的決心，去彌補不易明瞭的敵情； equal 方有光明
的途徑。

(三) 作戰不怕傷亡大，戰亡愈大，愈是本軍隊、部隊的堅固，恢復愈迅速愈容易。
前線在保衛要方決心，則戰鬥意志愈新，無犧牲的決心，精神疲散，軍隊前
物散沙，無往不敗。

(四) 戰事指揮官，在作戰前，應接必與敵敵，才可以確定各種五案。但戰事指揮官
態度，以笨重固固些為好，因此則不會為一時而動搖的軍功的阻礙。而本軍
隊的計劃，如所圖不屬不屬是也。我們的敵人從重將領大山嶽所以成其害處，
就是作戰時從容下圖謀，部下報告情況緊急，傷亡過多，不置可否，部下請示
是否即時下令令退却，也不置可否，縱在危急情況之下，故意閉心下圖謀，示
部下以鎮定，結果卒將敵人擊敗而成就他的美名，所以作戰時有時必須犧牲小
我而成大義，不可為局部的傷亡，而搖作戰的意志。

建軍別紀

陳果夫

——建軍史之一頁——

創造一件大事本不是容易的，有了有名的人，一定還有些無名的人，有了衆人所知的事，一定還有些衆人所不知的事。校長劉毅黃埔軍校與開始訓練教員團是一件大事，在這創辦的過程中，當然有許多的人幫助着，而且也有許許多多的事爲衆人所不知。這天所建的，除校長曉得之外，恐怕大家還沒有聽過，因爲當時是秘密的，事無舉報，也沒有人要我記出來，我自己更覺得這些事做罷就算了，何必給人知道。近來檢點舊篋，檢得了兩件東西，一件是周少潛先生的遺墨，一件是標兵營總長的標印令，因此憶起許多幫助創辦的人，不能不將當時的事記錄下來。但是事隔十餘年，可能記憶者甚少，這些事大略以作研究革命歷史之參攷。圖在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間，類此之工作必甚多，此僅所記，不過其中之一頁而已。

民國十七年，我住在上海英租界大約九十月間，黃埔軍官學校。該校長從廣東派人送
下封信來，命我代為辦理學校學生所需應要之用品，因為當時廣東的風氣不好，物價甚
貴，學校的經費又困難，所以要在上海採辦。的確，上海物產極其豐富，在內必要比廣州省
地採辦的便宜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兩個價格。第一批東西係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
襪子，皮件，襯衣等等，正式報關，交由轉運公司起運。辦到服裝應運已結在滬，在滬
作製成裏面，釘上一塊白布，海關去一檢驗，覺得特別觸目，認定是軍裝，就全部沒收。
我得了這信息，急急寫信給一面打電報報告。校長，一面與各處託人想辦法，向江蘇督軍曹
錕（秋暉）交涉，又轉託葉齊堂、王一亭、陸由來。廣洽等往中幫助。幾十餘天之力，
，終算辦到批發的軍服等物，不過其中有夾膠皮帶槍帶和刀槍三樣東西，海關方面認爲
軍用品必須充公。點數着我說，這一路東西，不過是作為訓練學員的軍用，他也不必再拿
充了，所以這件事，既好水窮氣盡，損失數百元，可見軍服等物已費了財力，仍難不費出

口，這又使錢被檢閱，劉次向關監督公署商量，沒有辦法，據該署中人說：右二營可
 辦，不要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官家是絕對不能通融的。於是託人打聽，探得上海有某
 公司，專門做各種貨物并且運費較正式機關更便宜。我找到之後，便拿錢不許，先
 派人用少數東西，試了試，幾天廣州來電，居然如期運到，並沒有什麼岔子，這才放心
 辦這一批服裝等，完全交由該公司代運，不久全都到達廣州，送與指定地點，而且這批
 服裝比正式辦法，便宜幾百元。後來實地軍校所用的軍裝皮件，以及各種軍服，也成
 的棉衣軍鞋等均在上海製辦，都是交付那個公司負責裝運，每件大衣或套裝棉衣，包成
 一包，每包至少比較正式機關更便宜一元幾角，而且輕便耐穿。有了這次經驗，我才
 明白北京政府時代機關上的弊病重重，與那個公司實在是無氣相連的，不但機關與公司
 通，就是機關工人也辦買辦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氣的。有一天我們的營部正在上海時，便
 聽得某機關某員看見，抓住了人但因為關員人少，畢竟被該機關所同化了。這有二
 此。在關員與該機關前來調查出，正要把人捉扣押的時候，忽然兩個流氓在旁邊打起，

……去解圍，……再找那個夫役，……王兩兩停事看來，……
……所以我們是在北京……王兩兩先生……
……在上海永安……公司……
……廣東……廣州……
……反顧比在廣州……定價，……五分之二的價格，……

（一）

……十三年底，……被長……一張……
……指定……主持其事，……那是爲了……
……三……新兵，……全係外行，……
……陳樂亭，……少……先生來幫助，……
……盧永祥……打電報給盧永祥……
……盧永祥和盧永祥兩人發生衝突，……

新黃埔有一百多名，經過杭州，被盧永祥派兵捉住，意欲將盧已用，要將我方交涉進行，結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用電驅逼回去。回到杭州，下令解散，這批新兵，來自分隊，又沒有領，運送不得，復被驅入營去。還有自徐州招兵來的兵，也遭着盧元璋派兵捉住，更有由內地送來的時候，又被其他招兵機關高價收買，或強誘騙過去的極不少，到了上海以後，除了發給一張船票，想作費用外，定外又分發了幾兩子銀圓，這批新兵，個人合用，才派押解員押上船送往廣東。這批新兵，派來購石生藥隊，也在各方巡邏着。

因此，經過廈門、汕頭、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們誘騙過去的。這種損失，也很可觀。當時我們所定徐州來的新兵最好，因為有不少抽着鴉片，是原來的黨下人，幫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廣州金華招來的兵，也還不錯，廣州來的交關事，不能按分，往往在解關裏，去這

時候，騙了不知多少次。在這次招兵中，儘可以看見各條香檳的人心，抽來抽去的，有些是被人用鴉片騙來的。抽兵的人，有幾人騙了的，也有騙去幾條的，這些人，

盧永祥派兵打來的金華兵，盧仲英招來的金華兵，杭州、上海（在上海失業的浙江人）各

... 就說：大批官員...
... 趕走，一切東西，被...
... 趕去。這樣一來，中國地...
... 了這清室。此外大...
... 。後來電告 校長，到十五年來，...
... 派時廣東方面情勢，漸漸的...
... 三層不... 一個...
...

(一) 十四年底至十五年初，被吳東征時，由各地來到上海的新兵，非常擁擠，本...
... 工風潮，統運不通，無法...
... 東運來的餉，已用完了，凡是可以運...
... 所以這批軍人運到衙的... 也被我...
...

廣州... 運...

上舖開張，忙他的家用錢，拿去先用幾毫。其實他的積蓄，萬中虧款不過三五元，這錢是外
來，他這三天的維持費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第二天下午四時，我不過看他的帳目，
竟自有辦法，五號一號可以佔到油鹽，六號就賺幾千來，當然我對着帳簿，覺得賺幾千錢，
還有十天之久，我能夠得這筆錢，但是，我得了這筆錢，房子抵押本上，不坐牢，這錢是賺的，
這上帳朋友，再開口商量一筆半月歸還的數千元借款，因為一般朋友對我的信用還好，不
過十天，就成功，後來五號那天，忽然佔到了油鹽，第二天就賺了幾千來，這錢是賺的，
第一筆數錢，以為前歸還，真說定了我的信用，說長道短，先見之明，實在，由他得幾千錢，
丁三也（三）有一層樓金的福吳員，是由他找來的，會命他在派面派收一筆錢，他的死相，
比他那時候的多，是些不安分的人，廣東朋友來電，囑咐停止招收，可是他仍不听的聽了來，
吳員那時候想辦法治機關，我在上海路發吳員是所，吳員那時候想辦法治機關，我在上海路發吳員是所，
吳員那時候想辦法治機關，我在上海路發吳員是所，吳員那時候想辦法治機關，我在上海路發吳員是所，

這事又聽了幾個人的探報，還在離鄉，當時來野舞臺上有人問我還有錢，這錢之不項，
做點事無事不何，憔悴而去。這一走之後，明知錢必不肯肯休，我遂離開了住宅，轉到華
商辦事處去住（當時戴先生正編撰三民主義傳習學五種等書設有辦事處）一面托人介紹
加入金運的，結果他還是雇了許多人到家裏來游說，我不得已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進去
杭州，住在杭州西湖飯店，寫信到上海，請其到杭州來理論取款。因為那時孫傳芳與吳
吳的廣，查帳很嚴，我租金的名字他還知道，這是金自己與我商議的。我冒險到杭州，轉
運金是一個表面強硬而心懦弱的人，決不敢前來，那時我另外找了一位姓竺的朋友，出而
和他理論，因竺很有點實力，金又不敢到杭州來，所以不久就平服下去。

，清運金有一個值得提出來的船務公司（據說葉伯的故友）若先生於他做船務已於十幾年，
船務非常繁盛，以對於撥兵事情，派兵走船為難，無幾那裏又從不坐過一乘西報，
也不坐西報，有時還是用兩腿路路，比較遠的地方，才偶爾坐一次車子。有一次我在
某處時，看見他掛在人堆中，他車上，我竟見他通曉官話，常常過路，其上前去勸導他。

……表示不願坐的樣子。……
……我們兩人乘坐黃包車。那時我們的經費並不充裕，所以盡量節省，我的請願書，……

（三）

……在上海招生時，……
……三期招生時，要我擔任招生委員。那時，……
……所以來投考的學生，……
……自往廣州去報到。……
……第一批第一期的學生王仲廉、曹錕山、張貴香、郭劍鳴（已於十年……）
……在上海所招學生，……

李鎮江也辦了三個海軍招生堂，每處都定額大幾五百人，身兼朱啟鈞及孫傳芳兩事，便
帶軍隊主持四個招生事宜。北平胡適所派進行領很順利，漢口因在吳佩孚的勢力範圍，他
派番隊與促去，所招的學生全遭解散。後都照原方法，以爲明白，是學生正先來事就正忙
才將隊仗香散了出來，解散了的學生也有自往廣東去投海的。關於上海方面，當時報章
處處在張龍巖四十四號，考試地點在上海大學，那時上海大學辦事人與共產黨關係密切，
和張龍巖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雙方鬥門頗烈，幸我未嘗參加他們的爭執，所以倒還沒有
什麼衝突發生，不幸最後一場考試的那天，被開北警察局長帶，將學生解散，並幸那天已
經放完，最後一課，無關緊要，所以事實完滿結束，四處共招新生一千四百五百名，區區與
所說得招生經過的大概情形。

(四)

因爲賣軍校初辦時，馬匹很少，聽說祇有兩三匹，教場剛成立，東征需用馬匹，便
以校長來了一個電報，命專人在上海買馬，本來上海那個地方，並不是買馬的好地方，據

根本不要，幸而魏立夫先生的女婿吳荪汀，對於此道平素很熟，打聽得馬馬廐會馬肉真價，買來的馬每一部份，因為不善奔跑，就淘汰，廉價出賣，這種馬恰恰適合我們的需要，就找了一位識馬的人，選買了十九匹，第二次校長要採買驢子，比較上就有些困難了，不過爲數不多，祇要二三十匹，認識了門徑，尙不難辦到，一共買了三批，總數是十九匹，買馬及驢子，最大的困難，還是在裝船問題，大多數商船，都不願招攬這筆生意，每匹馬或驢子的運費，本就不小，還要加上牠的裝運的木籠租賃，每匹就要全五兩銀子之多，後來另費了很大周折，才把這些馬和驢子全都裝走。

(五)

籌備廣東方面，需要很多的軍官和軍醫，無業電及其種技術人員，被委任命說法，羅致能領人才。關於無業電人才，當時北京政府之下，頗有些與我相識的，不過我不見得，有顧維鈞的表兄去找了六次，還是因為錢給太薄，不肯去。還有幾位是軍醫的，能幹的，錢給得，每個月了若干次，沒有允許，幾位是種技術人才，一個是燒煙爐的，一個是弄十五

事始成。在廣州開辦訓練班時，才接到三四款，當時技術人才的經費缺乏，再想籌備，軍部多方取辦，才找到四個介紹去。另外又接到一個由彭德懷與王震會同造飛機的人，訓練會了幾天之後，就約他到廣東去。當時我們的計劃，預備組織一個木工班，在一個月之內完工，三個月之內，製造迫擊砲一百尊，這個計劃，後來居然給我們做成功，其間費費通吃的辛苦要算最大，那時由上海買的機件，運到關上，胡雲某請胡景雲，不能開工，乃由雲甫率領了幾隻兵艦，趁那商船進口的時候，在虎門把機器截了來，請到那製造飛機的人，倒確是內行，可惜人格差些，又找到一個製造飛機的人，不敢天給某處請去，我發給的川資也不繳還。至於軍需，在各方介紹成功的，共有二十餘人，我不能記下一個人的姓名。總之有些現在是赫赫有名的，也有已經成仁的，當時都發給川資送往廣東。

總之招生，招兵，吸收人才，採辦物品，購買馬匹等等，都是後方之事，但我們在前方繼續辦了一年半以上，一一完成，均未辱命，僅僅犧牲了四個招兵人員，總算是件幸事了。

創校回憶

王柏勤

——黃埔軍校開辦之回憶——

本文爲王公柏勤遺著，曾刊載於黃埔季刊，對於黃埔軍官學校開辦之經過情形，甚爲詳盡，敘述詳詳，足爲建軍史上之寶貴文獻，故採錄之，以廣流傳。

引言

現在對日本作戰差不多快兩年了。這一戰一戰，舉全國人力物力，在一個個無窮盡之下，以求生存，求復興，以圖建設一個近代國家，與委精銳的夜路軍，戰勝頑強之敵。兵力大過我，訓練精過我，兵器優過我，政治組織，金融機關，生產機關，交通機關，教育文化機關，等等一切均勝過我的日本來作戰，而且把捉得住的戰機，勝在我們不勝。我們要知道中國不統一是不能對日作戰的。統一是由於十五年北伐的勝利。我們要知道中國不統一是不能對日作戰的。統一是由於十五年北伐的勝利。十五年北伐是加賀辦到的呢？民國九年不是北伐嗎？幾次北伐的勝利是由於

廣東各軍的統一。所以能統一者，是新出來的一個黨軍。這個黨軍，就是黃埔中國國民黨特種軍官學校練出來的。推源略本，沒有黃埔，就沒有廣東的統一，沒有廣東的統一，就沒有北伐，沒有北伐，就沒有中國的統一。中國不統一，如何有今日勝利的中國呢？作事可以從源溯本，從源溯本，這一段黃埔創黨的經過，和牠的精神物質事蹟，是值得追述的。鄙人當時為創黨之一人，負罪綽多，承學校當局之託，要我來追述這一段大事，這也不願瑣瑣，聊起就寫。如果讀過我這篇記述，本黨的同志，果國的同胞，全國的國民罷，實乎創造當時的靈魂，本黨三民主義革命的眞精神，各起奮鬥，創造成民治民有民享的國家。這不但足榮諸君的敬意，也就是對得起現在艱苦奮鬥的領袖，黨中無限忠仁的先烈，和我們。總理在天之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 王柏齡於重慶

甲 學校發起之因

(一) 遠因

民國十二年國內情勢是甚麼樣子呢？總括一句說，是軍閥分據各地。如吳佩孚據湖北，唐繼堯據廣東，孫傳芳割佔東南富庶之區，江浙皖贛閩五個省區，自號保境安民；他如山西之綏遠自治，西南之各自爲政，沒有一個地方是體統一，沒有一派人民不被割斷，都在水火輪之中。再看國外的形勢，帝國主義者爲於世界大戰的空隙，對中國多從事經濟上的侵略，當時的日本不僅在經濟上，並且於政治上土地上，抱了絕大的野心，圖逐鹿的侵入。能夠抵制這種土地侵略的決心，是中國統一。可是日本多少年來政治上對中國方針，就是維持我國軍閥分割，助長我國的內戰，絕不使中國有一個統一的可能，國勢之危，亦可概見。再讀一看我們黨內的情形如何呢？自辛亥革命滿清革命成功之後，一統同志，都以為目的達到了。於是國享樂，就權利，黨化了時，官僚化了的，變了黨的，更與

動，其底蘊三民主義之迄未實現，民生之痛苦未解除，真正能救濟民窮
進奮鬥的，實在是在少很少。阿中因個人之利益，不惜動用武力，效法軍閥，如在國民
黨旗幟下的各軍，更不惜反上叛亂與敵為伍，如及總統府軍隊傾倒。從這危險的國勢，
不能不要革命早日成功。要革命成功，更要求到黨的健全堅實，如黨有真正的革命軍

（一）原因

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之後，總理和同人更加緊了在世界上海外的親交。自十二年越飛來
到廣州後，我們從他的話裏，知道他們成功的原因：一，黨的組織嚴密；二，有忠於主義
的革命軍。當時決定了與蘇聯攜手，並循着他們成功的跡走。所以十三年改組本黨，凡前
進的，革命的都走進來了。而麻木的，腐了的，尙還在官閥勢力之下，儂安混息。並決定
了容共政策。至革命軍方面，從魯勝的談話，非先謀有純淨革命軍首，莫不能得到真正革
命軍隊。十二年，總理派了我們二位長將先生到蘇俄考察，歸來獻了這個意見。在蔣先

生還沒有回來的時候，總理就令魯傑辦軍官學校，同時蔣儀也來了四位顧問，來幫助設計。

乙 籌備之始

(一) 開創的是先鋒

(二) 前一段

A 開辦的前影

我在十二年的四月應蔣先生電召從雲南到了廣東，此時蔣先生任大本營的參謀總長，委我為高級參謀。不久，東路討賊軍一路的從福建敗回，而蔣先生當時又是東路討賊軍的參謀長。事隔情異，不能有所開問。任總司令的許汝為先生，知道我和蔣先生關係密切，又知道我的事蹟，總請我做他的顧問幫他忙，當時我說：「你須去問蔣先生。」後來終於允可了，遂出發到他總部所在地的博羅。在出發之前數天，總理下了一個手令給我，叫我到東路去置軍。這一下我的責任可重了。委這任務給我的擔擔，就是東路軍何以能節節敗

退，那裏這以後的退，我是要負責任的了。最低限度博羅要守住纔好。到了之後，決定下
關防陣地，與許先生商量要做工事，悉將三個地區指定三位人兼轄。當時劉峙在後臺就担
任了二區。所謂東江的敵人，占據着惠州。陳炯明指揮着洪兆麟一股，固在海豐要道條路
上。上邊河源一路就是林虎劉志陸的了。博羅差不多在大包圍之下。當時該處的有副官長
顧景衡，他與我受委任兼轄的沉林中，還有帶兵的王恩功。

虎門的大砲

惠州圍面都是水，我們所有的武裝僅僅是步槍，總是不容易攻陷的。聽說有北門外百
十幾連的陸軍，所謂是舞一的進攻之路。以我軍文部隊如劉振寰的一兩萬人。劉玉山的
一兩千人，胡思順的第五師，攻了半學毫無結果。那時 總理說，非用重砲攻不可。在一
個瀟雨淒淒的早晨 蔣先生命令着我，一同跟隨 總理到虎門檢閱要塞，並尋找可以攻
惠州的砲，在幾個鐘頭之後，我們踏上了要塞地，我跟隨總理的查看，很佩服前人謀國之
忠。在五十年前，這些大砲確是統新時有力的，口徑從十五生的到二三十生的，真是加

與補、加農是平射炮炮類，她打得遠打得平，所以美藥最多，剛開身量，能三十五倍口徑到四十五倍口徑所用的藥，在那個時代是彈藥進步的，雖是有懸藥，但已經是黑色非黑色了。就這機關，不是利用本身重量，就是機械推進，很少是水壓推進，在當時還沒看見一架。如是遙轟了一兩小時，總和徐先生也很失望，遂對我說：「我們先回廣州，你再繼續尋找，無辜到了，搜到這，去送給四台。」更留下了一位工人同姓蘇名亮，到機關是非常忠實，斷難冒險奉命的情徒。

技師新地盤

肚皮是餓了，一盤風扇，我們再到那邊去看看。一說呀，好形勢好風景呀！珠江機噐廠，就機關在限制之下，飛鳥也不能突過，旁邊黑器的排列着兩層炮台。近前一看，不曉得是噴水，一盤開水，有了，你看這「安姆」特狠一十五生的口徑四十五倍口徑長水，那真是最爽快呀。一個是一同強敵，急忙忙的找補的彈藥，那知堅強彈藥，一盤甲，一盤乙，一盤丙，一盤丁，一盤，恐怕自有炮台以來還未曾用過。那呢？黑色六角穿孔彈也不少。

，可惜年深日久，都受了潮濕，遂同薛同志商量擬運折卸問題。粵漢路的工人，大半是歐志，並且富於機械經驗和用法，遂須從一二百公尺高的山上，卸到江邊，用船運到惠州。因此決定折卸運搬，歸他負責，新陳維澤定及建築計劃歸我。於是我就先到惠州，察看了一半日，擬決定在松湖江邊，一個極高六七十丈遠的小山上。牠能夠一炮的位置，距惠州北門有五千公尺，山的附近，無一草一木一石，我就隱在汽船上。那裏的江水，洗了首層肉皮的，但是炮機并不知道。一二日材料來了，好幾噸的炮身，如何運呢？建築後非三個月不能開炮，如何辦呢？這是最使我腦筋的，於是合理的想了辦法，就是用三根大木，放在炮身裏，打小盤盤上裝材料用機器搬運放好，一節一節的往山上拉，建築所怕的地盤乾不乾，有割茶之虞，我整張大面積，裏就可以了。並用了八根軌條，並運機許多枕木，枕木上綁炮座，並以軌條維持前後，水門泥約運了兩三尺，五六十個人搬工八天，工夫成功了，時時在搬水，越搬越乾，第九天上要試驗試看。

一發水東街

砲台在惠州左右並列有二城，當中叫水東街，砲機可以沿着江水，火車無須打近

了不致打到自己團或部隊，於是決定表尺八〇〇公尺，冬！斯！一響去。團！禿！黃廉寬起，一跑房屋，穿透二三十家。敵人這一驚非小，我更注視了，我的砲台絲毫未走動，我不覺大喜，但是最顯疹的，火藥無信用，致每發子彈擊槍估他受潮程度，未決定表尺。當然常時會打近了，就有人向大元帥報告，說我不會打砲。總理就親自帶了兵船上老砲目來看，總理問：「你知道我這砲壽命幾何？」我當時不覺一驚。總理何以這樣內行，軍人當中程度不好的，尚不知道。我就老實說「詳細不知，以一般說，這砲口徑大概三百磅。」總理點點頭：「那你就代表我帥看看打。」開了目標，我說明了並隨準了惠州北門。大元帥叫那砲目先生來檢查，你帶一個砲目出身，他能懂得多少，對於我自然生長，實際應得絲毫未走，他一看之後，說北方話報告總理，這可嚇絕了，再好沒有了。總理這時纔相信譚者之非。其後總理指示我有五六封手諭，可惜都丟在孫軍抄家之後。蔣先生當時往蔣蘇聯，我於是在校糊過這種炎蒸生活，一兩個月。

砲台射擊的事，交給那老砲目，我又到了博羅，洪兆麟惠州的聲浪，一天天的高，終於伍統帥劉震寰的參謀長，向我告急，我勸許先生出兵救援，「他不應。又說：『惠州敗下來，就是博羅的事也未理。』於是伍先生最後電懇說，現在不能支持了，我要求他無論如何支持到明日下午時，到這時許先生纔說就讓王頌問帶王懋功卓仁機兩旅去增援罷，我顧念大局即時應許，令隊伍晝夜準備，黎明出發，依惠州掛榜山側擊，那裏知道，等我黎明渡江時，惠州攻城兵，已退到了對岸。即時令出發部隊停止待命。連城街劉許先生，他停了一會來向我說：『我們向後退一退，縮短防線如何？』我答：『不可』。到了下午三點鐘，他又要求我退，我堅決的說：『防線比博羅更短沒有了，且化了幾個月工夫，築好陣地爲何不用？』他無言而去，當時我一想，既不要他退，就要叫他打呀，如再遲，明日敵人會來的，也顧不得代庖，在一張手紙上，畫了一個必勝的攻勢防禦計劃，他看了一看無語。未幾卓旅長來了，一見即說：『這個計劃好，好呀，誰個做的？』許先生說：『是王頌問。』接着王東臣（懋功）也來了，說好，劉震寰也來了，說好，弄得許先生無法，只好

請參謀長黃執堯先生來下命令，左寫不保，右寫不身，許先生念了說：「你算了罷，這是王顯爵的計劃，還是請王顯爵寫。」我又不能客氣，寫好了，已是十二點鐘，我睡下想，我這計劃是希望敵人來攻博羅，而許先生最怕來攻博羅。結果第二天午後，真的洪兆麟率陣地停止，好容易兩攻擊陣地。許先生忍不住氣，要圖預備隊。我說還早，到了三點鐘，他更忍不住氣，催到連下調官處打電話，令預備隊出發。等我知道了，只好徒呼負負。洪兆麟一驚，說洪兆麟已是打得抱頭鼠竄。渡江船邊，所死之掛可憐，僅一小河，已損失他二千槍。如我指揮，他一般洪兆麟可全滅。我得到預備隊已與陣地部隊取得連絡，他身領之聯遊隊，根據了地圖做出第二個計劃，當晚圖襲下令，不然不上明天的事。陳野先生驚呆了，欣喜了，送了一口氣了，憂之不運。我說如不接着做，敵人會再來的。他不聽，天天鬧水陸不通了，糧彈無濟了。我說三日之內戰決不來，三日之後請你安心。到了第五天，敵人再來了，也不問我商兵，似乎要與我比賽比賽。叫了王德功到個處真，指着地圖叫他配糧，我一見不但抄我舊稿，而且以側面向敵，我說：「這真不能用。」

他全不聽。豈有和家裏的人會再照原樣上當。結果未有一個鐘頭跌下了。劉獻丞離軍鉤
頭本。匆匆走來：「汝爲你走罷，前方突破了，我再去抵一陣。」放了汝爲；然則獅子真
了。汝爲。再找不進去，退却進了途，跌跌撞撞死，一個個從竟淹死在水塘之內。我聽汝爲
坐上。總理乘船大雨，被浪所衝，因與敵人佔領，烽火（追到一處即放一處火）趕逼，
映着將黑的天空，多麼凄慘而恐怖，這就是歷史常言八官山草木皆兵的心理。但究竟誰是
之的呢？天亮了石龍，大元帥在督戰。汝爲叫我先去報告，根據聞而慚愧的報告了。
總理還有咳嗽喉痛上危險的顧慮，留下與蘇和先生的張開井上（？）討論，後願以我之
見爲然，更前此和報告了，總理纔決定了今夜計劃，汝爲與楊希閣守石龍。然而汝爲又
不聽話，只往攻着馬走，真真是睜着眼睛向井裏跳。他很高興上前督師，要我同去到這一條
小河甚深，我說你先渡過去，船只一隻小船，跟着我抓住沈在中說：「你不要忙，不久他
會回來的。」果然不到十分鐘，頂界渡上一點一點的黑影出現了。我指給在中看：「完了
！完了！」許先生的粉子如飛而來，漢兵爭途。在中力阻：「你們總司令還沒有退下來，

你們慢慢走。」隨你喊也是枉然。他拿過一個兵鎗，砰！一時稍為停止。有一個像軍官的說：「你沒有鎗嗎？」我看見情形不對，拉着存中說：「走吧！」然而無路了，棄騎，翻牆，越籬，繞到河邊。有一汽船，顧祝同說不開，我又上去，一晝夜奔潰一百六十里，赴水二十三道，在第二天十一點鐘，始到廣州。見了總理報告致敗之由。無論在甚麼艱難危殆的時候，我沒有看見過總理發愁，在這個時候，他老人家一言不發，緊蹙雙眉，露出憤悶受心的內情。我更透視着老人家衰老的形狀，我內心不覺慄慄萬分，咀咒着汝黨，感覺到尊卑不可為。非找到蔣先生，革命是無法前進的，遂與沈存中兩人告別了廣州。

(2) 上海灘

A 沉悶和欽仰

窮革命黨那裏能住上海旅店，天天打聽蔣先生歸期，一二十天之後，終於打聽到了，已回來了，四散流去了。我同存中商量，決定到寧波去，乘了寧紹公司船，一夜到了江北塘。問到引仙橋？十一號，豈知蔣先生直回溪口瞻禮老太太墓去了。溪口我是去過的，

但是此地未曾去過，也就詢問道路走上前去，終於溪口在望，兩山夾峙，蔥翠遍野，溪流淙淙，好個所在，而太夫人之墓，向山之陽，在半山間，有「蓮理蓮理」蔣母之墓「四圍大字，鮮遒勁，好正派。不覺間想到有人向我說過，太夫人深於佛學，對華嚴、法華、楞嚴，金剛四部大經能開座，這真了不得。就現在預預法師說，也未必能到，其修持功夫，更不必說了。發如是菩提心。定滿如是菩提願，所以 委員長現在兩肩荷負了中華民族，爲四萬萬子子孫孫謀無疆之福，對太夫人起了無限欽仰，更覺從前不知道禮拜。

B 再上征途

在蔣先生所談的這事，親切的訴了無限的怨苦，結果我們說，廣東不願意再去了。她說：革命不行，是沒有真革命軍。要有真革命軍，須先有真革命軍官。我們去辦一個真革命的軍官學校如何？「我聽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如此纔是一針見血的事，說一我願意去。」山中當然也喜歡的了不得。在山中一宿，談天說地對將來的計劃事業，多所討論。

山中的竿和粟去的添美，是忘不了的，尤其是活潑天真的偉國弟弟。

◎ 軍事法庭的教訓

第二天即事竣了，就住在蔣先生公館裏。樓上圓窗穿過十多間房子，大半是書，故又可說是書樓。彼時胡展堂先生也來了，住在一處。當時我手上戴了一個金戒指，是蔣在何會演說的軍隊裏做最後的贈費用的，那知蔣胡先生竟見了，取下責備了蔣先生。蔣先生就罵我，我以惋惜。我真不辯白，這原小家樣子。我就發誓以供我手指上永遠不戴戒指。在中國社會裏是眞會令人感覺到難堪之行，所以從那時以後，沒有戴過。尤其感戴胡先生對同志之愛，有加父兄。午飯後開訓會，不覺在一聯抄歷書中檢出一個小本子。那知是蔣先生四五年的日記。我時不知道，看了一段一介石，你不是立志要做人的嗎？……你還想再起做中國的好子嗎？一自私自利的不得了，我當時不放在底下看了。趕緊收起來。做著人的日記，是不敢讀的呀；一方面感覺凡事不可伴得的。沒有如是修養端正，那爲得把這宗者，蔣先生偉大在他的自覺性上，我們不敢買朋友，是不能正論的，我當時自感要這做人是難於其人。數十年能夠在這種環境中，會弄不會被牽動的，也就是這種模倣性向上他。

D 俄國皇后

從上海到香港往常坐的是招商太古怡和等公司的海船，最大不過三千噸，還是次輪船，沒有享受過高等船位。這一次蔣先生招呼同行，並帶着美詞的意厚，一齊都乘了俄國皇后的艙等，是兩層房，一房有兩張床，打通了是一間。蔣博賢先生也談約了同行到廣州，神運生命之花的學校。抽開蔣先生住一間，我和存中一間。還有一間蔣博賢先生與軍需的會房，不得不委屈他乘小船。一間向光明之露前進。因為當時我們的經濟不是很寬裕的，大船每當時要八九十元，船上設備在現在看來，是沒有甚麼的，但當時以為天宮不遠如此。寢食啦，乾麵粥啦，酒扒開啦，煎藥煎啦，室外各種運動器具，陳設到處精美，三餐之外，還有兩遊點心。我們雖然窮小子，到了這種環境，絕沒有劉老老人大顯闊氣度。何以呢？一來所抱志趣很大，二來是世家子弟，尤其與外國人在一起，時時注意不要為中國丟人，一切都照外國規矩習慣來動作，不知道的無處問教，最好是慢一步，寢室中蔣先生尤其高岸而內行。四十八小時間已行過中國海岸線的一半，香港炮臺在望了！

(3) 下無立維

A 大南洋

到了，那到了廣州了。蔣先生叫跟他到蘇俄去翻譯的王登雲君，同我們見面。王君留學英國，頗抱英雄思想。最好的是談兵，因為他出生的省陝西，好幾位文人而嘯嘯的帶過大兵，當時做了他的模範人物。與我們同軍辦這個學校船最合脾味。最爲熱心，就同我一起住在旅館。蔣先生呢，是無處住的，住在 總理坐船大南洋號上。這船與我們有很深的歷史，他有兩個臥房，只容一場。一大間客室，船尾上邊還有一大間露天的客室。據上番布在炎熱的廣東，到是最風涼能避雨的所在。我們幾個人白天就在這船上辦公，晚上回到對面長堤旅館宿。此時你要想找一個機關，或是一所房子來辦公是做不到的。都被軍閥們占完了，我們只好在這立錐無地中硬前進。

B 半個下無威

蘇俄顧問四位早起就來了，他們不是主張人類平等的同志嗎？殊不知來了之後，蔣先生

維生堂向 總理許楚使，叫姚鎮順來了一張甚麼籌辦處置，姚先生在美國甚麼大學畢業來了一個工科，對這回俄國軍隊門洋大人，自然如對其他帝國主義洋大人一樣恭維，說會維護。蘇俄雖然草了命，洋習氣還未革去，叫做蘇俄，加上一個一事表態，自然要談談高氣揚，目中無人的起來。兩天之後，到太原洋船上來見喬先生，二個便屢屢在一起的恭奉校政務顧問，餘三位是軍事顧問，名字我記不得了。一個阿學最久的，叫蘇聯派派夫，當軍部叫蘇聯顧問，就是現在派來的顧問。他們見喬先生時，態度很高傲，言語不遜，我當時心中生氣，想他如此高傲一定軍事學很好，我乘隙出了一個他不能答的問題，做或做不氣的討論難題：「我們將來要給教育設甚麼方針呢？是取散兵戰術還是取戰鬥軍戰術？」當中有位很頭腦的在四人笑了半晌之後說：「我們不知道這國有多少輕機關槍。」我聽了之後很詫異的臉露了音聲：「既如此，凡事就得聽我們的話，問我們，不聽聽喬主要。」他四人紅了臉，不似先前的高傲了。

C 手槍

窮死在一個小船，對公，不勝悲生先給我印存中登幾塊十塊的錢，其真像像也

用不調和許開交，我們也很懷疑他來之不易，不敢浮費。然而似此終非善策，總要找一個窮地逼得下來了一個廣東了。誰呢？是小馮。小馮是我們起他的洋號，他叫西天氏。人是小馮開，陸軍總司令。我說：「小馮，你待幫忙代我們找房子。」他說：「房子很難找呀！」我說：「我們這船的問題，一種三層樓的洋樓，像是在約，你得想法。」他知道是誰的產業。怕軍閥強佔，又不敢上，船的大門——鐵門——每日都不開的。要開他稅，他回你一百二十個不租。你又無法子走進去，這位小馮他真在小馮開，走進了打門，大門開了，鐵門依舊閉着，叫他開，死也不開。小馮先生突然手裏出現了一支手槍，按着老馮們的說：「你別不開？」終於在平槍威勢下乘務室都開了。蜂擁而入就去了。這是二樓，可以做。蔣先生我這會各室，這三樓當中三間大廳可以代辦公廳，廳後小間，可以代做我們臥室，下邊可以做服務部等，一切一切，均均均了，我們也交了房租，每月一百元。）這座房子就成了黃埔海軍之地，我們定名為軍官學校籌備處。

(I) 人專上

A 學校的總母

我們學校最不可忘記的一個人是廖仲愷先生。廖先生爲人和厚，力學，思想是隨時代前進的。救國心切熱烈燃燒到三千度，潮人譁送，很艱苦的事，無不委曲求全，使得底下層同志尤其爲工人同志的信仰，其時他在中東黨前的工人部長。辦好黃埔大業是。總運籌籌畫清楚，夜談廖先生和蔣先生的。籌備處他是天天來的，尤其蔣先生走之後，一天要來幾次，恐怕我們走，極端安慰，極端勸力，籌款一事全按他設法，一直到學校成立，我從全黨的個人的際遇。得到廖先生的感化實在不少。不幸受不白之冤慘死在中東黨部門時，還是我們十二萬分的悲痛黨的莫大損失，國家無上的犧牲，凡是黃埔的人都要念着他，跟着他走，他的生命纔沒有死。嗚呼！黃埔的墓碑！

B 最初的幹部

在這一無所有的困苦環境當中，來一萬百餘。黨部不願意，聽不起，這裏去談人呢？

不是醉心主義觀念或交是不會來的。房子是有了，關於軍務由會選委負責，其有聯席等由朱一時兼理，警備方面我自首當其衝。王登雲和我住在裏面，沈存中天來，如是計劃招生意實有革命性的望官。直到蔣先生回來之後，我，存中，顧祝同，陳昭承，劉峙，在一邊，那邊由李濟瑛先生帶來郭洪遠，嚴實，饒大鈞，陳誠，全是在西江部隊鄂仲元革命的。第一團裏來的。辦公稿子也擱下幾張，一切事情還是要我提頭，這是最初籌備時的幹事。

C 國民黨改組

在我們籌備了個把月，大概是十二年終的時候，本黨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擴充而來了一個改組，是凡前進革命的同志，均另舉行登記，未登記者取消其黨員資格。但誰不知道的好同志，則有保留，給而要求革命的都來了。並另定組織，效法蘇俄的方法，決定了容共政策，就是共產黨隨其加入本黨，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來努力，不能不說是黨的一件大變革。

D 招生

各省均在軍閥勢力之下，不能公開招生。幾位大會之使，由各中央委員私下通知各省開辦，共議主張青年，能進來也不少。招生方針如于右任、戴季陶、居正、蔣先生等實在難得。當時自五卅之後，青年思潮一變要求革命的，蜂擁而來。均聲名顯赫者，在廣東本省尚能公開招生，並惹起軍閥的注意，他們也辦有學校，以為這些沒有甚麼。我們自這時起一頓守秘密，實在是暗光養晦，生怕太子沒生下，被人弄死，他們那裏會知道是太子將來預備要登臺的呢！

E 突然的回航

一日，蔣先生忽然來了，向我，在中，登雲說：「我現在要回上海，你們繼續辦東，等我回來就走。」摸不着一些頭腦，又不敢問他，我們跟着蔣先生走，只有性命是從。想來他總有萬不已的苦衷。於是應聲曰「是」，即時送上龍山船，舉手告別大家，蔣先生就匆匆離去，「蔣先生走了嗎！」，「是」他跳下！繼續！他說：「請你們安心繼續進行，

我是會隨他同來的，沒有假口我拿。」「唔唔」

無精打采

蔣先生走後，我們清查課功，聽說如此學校不但辦不好，革命前途是沒有多大希望，於是高標請蔣先生，同章一走。後來蔣先生來信，叫走。我同登雲就隨船乘正預備要走時，廖先生起來，幾乎掉淚供下說：「你們這一走，學校算完了，學校完了，革命前途是無望的了。蔣先生附離我自會設法排除，你們萬萬不能走。」我說：「廖先生，照這環境辦下去，革命還有望嗎？」他又說種種情形告知說：「革命總不是一帆風順的，當中不知有幾許艱難，我們要力克方始成功。」並且要求我勸蔣先生回來，你看這許多學生有的已賣求了如何停止停下來。我寫廖先生精神感佩，想起來附離要克己的。又寫信勸他回來。那知他回來的時候，實帶我，「一封信主張不回來，一封信又勸我回來，這校務他弄不成，同他辦事。」我聽了只好啞口無言。但在他回來之前，勉強的進行考試學生，無傷不報幹部，實在提不起興味。

考試第一次——第二次

報名介紹的差不多已有六七百了，遂決定借中央大學禮堂考試，國文題目是戴先生出的，數學是王雲五，其他我們大家談談。考場秩序甚好，又舉行了嚴格檢查，一切設備齊備，我交託了我的朋友蕭頌雲向講武堂的醫官宋陽初辦理，排場着實不錯，嚴謹而有序。考場了，卷子分請人看，到了國文卷子，有些是白話，那裏知道這是新式文字。戴先生說：「國文你是不識得的！」我當時不氣惱，後來纔知道不但文字我無從研究，就是內容思想上我還在霧裏，閱校不久，我纔被重聘進去了。此取了二百幾名，距五百名的題目，還差得多，不得不舉行第二次的考試。其所以取得少的原故，實在照章嚴辦，當時還選來的同志甚多，很多的使她抱憾。第二次試題較前寬鬆，總算得着五百多名。這五百多都是復員中華民族的志士。繼承 禮堂的遺業，比起田頌五百人來，要強到萬倍，但現今大陸又大半已成了鬼窟，他們的血還留着幾人了。不是個人發明，是要人跟着行，跟着走，一代一代又一代，代代革命的子孫不絕，那中華民族纔萬壽無疆。

四 下級幹部

敵軍選五百人的下級幹部，總得要三四十員。但是壞的——假稱我們不需要，好的——最低限度同情革命而軍事有程度的，又不肯來，真真使我最頭痛的。幸而我在雲南掌教七年，嚴格的訓練出人才也不少，於是不得不利用他們的信仰，找夫式的找來，但是還要一榮至公，來個考試，以定去取。我考的當中甚鮮人才，只取得數位。其餘大都是我的舊人，一部廖先奎介紹。將總取的四五十名，統統應用職務，交通，兵器，築城，國文等卷子評定分數，定起來統統先生做最後的決定。這是我們對上級幕上不可推越地方

五 幾個下屬

經過一兩個月的時間，蔣先生終於回來了。大家都高興興奮起來，忙着進行。第二天早上，那地位洋大人到了籌備處見蔣先生，是王登雲的翻譯。（王登雲英語，那位政治顧問也說英語。）氣高勢下的見了就責備蔣先生：「你爲甚麼要跑到上海去？」登雲翻了，蔣先生很和平的答他：「因爲你們四個在這裏，我就得到上海去。」王登雲用英語又翻了，還

位較的新一派不覺對我嘆白說：「請蔣先生再說一遍。」蔣先生聽他「不錯我是這樣說的。」此後幾三幾位若這位顧問，他居然國話說了。於是四位洋大人頓時站起來敬禮，變了兩個洋小人。蔣先生請他坐，陪說了一兩句話，就告辭了。走後，我對蔣先生說：「這不太使人難堪嗎？假使他們賭氣走了！」蔣先生說：「我們爲甚麼要革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行嗎？如果我們忍受他的壓迫，就不必緊革命了，你不懼怕他們，是不會動的。」我聽了之後，總放下一半心。第二天早上我們正式在三樓辦公，蔣先生椅子在當中，他兩側是蔣本，蔣上復敬查的行了一個室內顧問，就是向上注目立正，右腳向左腳撲的一記，這是蘇俄陸軍室內對長官的敬禮。我覺到此時帝國主義氣勢，始被蔣先生完全打倒，是蘇俄的下列威。然隨外國人的氣質，到底比中國人好。向後他們到處表現忠實，令他做的固然比自已國還好，還更甚，時常被起教育上所需要的計劃來同我們商量，所開條件不肯，言無不行，即在危險的戰役，總不稍顯更努力。我們竟忘記了是兩個國家的人，我良心的說，對他們的幫助不儘不表示感謝！

J 高級人員——總教官

下級幹部選擇帶攻的差不多夠了，高級的人員實在缺乏。我們不能和軍閥有享樂給他（送交）金錢地位給他榮耀，到處發錢，其實也是如此。就說教官起碼也須要十幾位，當時學術資料，非常重要。訓練一方，沈存中那演說任了，李任湖總其成，他不大來，他還是——前職務更重。學術教育只顧亂講，劉峰，胡樹森，嚴重，陳繼承，吳器教育錢大約，老——米柱，董運菊林○○，地形黃思孟，黃基英等數人。我實在愛顧不暇，當時正在找人，——王君劉先生的日本顧問井上（？）有一天向我說：「王先生：何應欽先生你知道麼？」——「知道了。」——「何不請他來幫忙。」——是的，我知道他學術科很好，但現為不知在甚麼地方。」——「我知道。」——可以對你說在上海。」——「路……里……號。」——「記下了，謝。你。」——於是我就打了一個電話，沒有兩天回電來了，允即起程，到校以後，蔣先生聽他任總教官。

K 軍校的編制

我們知道蘇俄學校組織，當然是最優間的意見多，沒有甚麼特別，不過與資本主義小國軍隊以來大中國式不同，這可說世界一般的式子。校長以下分六部。辦事上三部是教授，三部是管理，軍事，軍醫。政治部是專任革命精神教育，主義的灌輸，並作思想的潤滑，又協助黨務。教授部是專任一切學科的計劃，並實施其下屬各種教育。總務部是專任術科教育，及學生管理其下屬總隊——隊。這三部是專任軍事教育的。下三部是輔助上三部處理各種事務的。如管理部之軍風紀維持，傳令，人事，雜務，屬以衛兵。軍醫部供給藥物被服器材，掌管各種食庫。軍醫部管理衛生行政局以休養室病院。綜合六部，統轄於校長。校長另有辦公廳，有秘書，書記，副官等人，為其辦事。校長之上設總理，即是國民黨的總理。以示是黨的學校。學校官生均為黨首領的信徒。

從這個組織裏，我看出幾點特別的。第一是政治教育為歷來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所沒有，第二是黨的國家且禁止軍人談政治，他是革命軍的第一特點。第三是黨要有政治教育呢？老實說革命就是革政治的命，革命主義就是一種改革政治的主義，沒有認識政治，如何去革

命，如何知道革命的意義。第二要算是黨代表了！黨代表的階級在蘇俄革命時發生了極大的效力，牠的作用，看你說處有沒有違反了黨的主張。消極的防阻你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積極裏養活了黨的作用，注意到生活狀態，使一切力量統歸之於黨，所謂發動黨權真是一切的實際功夫。第三是副主任。各部都有副主任，牠的階級與正主任相差甚多，正主任少將，副主任不過少校而已，與我們一般思想的中國人不同，因為外國軍事機關軍隊都不用普通的人。牠的文書，人事，庶務等全是副的管理，不似我們的一正一副思想，這種地方真花一錢，至今沒有練習得好。第四是說各部分權了。在外國人多年規章習慣之下，只有協助沒有抵觸，我們中國人要分清清楚楚各自為政。其實整個的機構，如何能分割得如是清楚呢？以致不是優越，就是奏楚，平時如此，打起仗來也是如此。在當時只有這麼一個新制度，並無成文的一字一句。然而從經驗及研究所得，各部分不但責任負得好，且不是能負好，總算一切詳細是統級部領導，負責極多，有毫不管轄的感想，這種體制與國體在根本上不具。

五、成立後之重要人員

總理 蔣先生

校長 蔣先生

校黨代表 廖先生

政治部主任 戴傳賢

副主任 周恩來

訓練部主任 李濟

副主任 鄧演達

總隊長 沈存中

第一隊長 呂○○

第二隊長 茅延楨

第三隊長 金鏡莊

黃埔建軍史話

黃埔建軍史記

第四隊長 李○○

教授部主任 王柏齡

副主任 葉劍英

總教官 何應欽

講術教官 顧祝同 劉峙 胡璉 孫傳芳 羅卓英

兵器教官 錢大鈞 文素松

交通築城教官 林○○

地形教官 黃恩基 黃○○

管理部主任 林振雄

副主任 戴任 六

軍醫部主任 周枕琴

副主任 俞樞

軍部主任 宋耀初

辦公廳 秘書 張嘉璈 翻譯 王登雲

蘇俄顧問 四員

附記一、六爲共產黨員

二、各隊有副隊長，一隊三個副隊長，有五副副隊長。

三、教官中尚有德寇者。

四、一隊兩隊長不久撤換，王登雲不久回國。

乙、軍服

軍服爲軍身之具，其式一要莊，二要戰鬥便利。三要經濟，其選擇於精神上者實在不少。從其式樣說，中國自來效法日本，然而日本初學法，雖效法，又有他的本來習尚，那裏適合於我國國情呢？今既受革命軍閥的命，那就要另定一種制服。在我研究中最理想的是中國式。就是德隊所掛子，中國褂子加以改良，數百萬大兵，他的材料製作，中國隨時隨

都有原料和工人。然而無認識的潮流，不但不屈服，於是連世界最時新的式子，亦做他的特點。一、頸領鈕扣子只一個，其理由對喉管衛生，俯仰自由，若高頸顯不可辦，此領領高而領前長三分，(2) 外袋，日本式的內袋在戰鬥場中極不合用，不能裝多物件，故取四個外袋。(3) 七扣，日本式只五個，因為他們人短衣短，五個綳了，我們似乎不夠。且他現在要作七個，也是無法子改的，因為他幾百萬的軍服，若改扣子，就不能不連作廢。(4) 外皮帶，日本平時刀帶在內，戰時外面繫皮帶。但多少人不曉得，我就採取翻單化，改用外刀袋，且刀只在戰式時用，戰場裏現在用不着他了。(5) 腳絆，在歐戰時常用繩子的很少，單官靴用黃色的皮腳絆，黃皮鞋，用黃色的還是因習了日本的舊習慣，不能減少目標。(6) 顏色，日本軍服是黃的，他預想的戰場，在中國北部；我們革命的戰場，應與南方到北方，南方野外是綠的，北方郊區是黃的。故我採取了黃綠色，學生學取了黃色（黃的價高只作外出衣）。這軍衣費時決定了。我先找中國裁縫做，不來，還是到沙面在日本海軍店裏，找給如題樣的製作。最初蔣先生，我，王雲雲做了三套。蔣先生

的刀傘是這日本店送的。當時這種制式是沒有的，找不到的原做，以後，這套軍衣，就做樣子，大家摹範，遂成了今日的制服。

軍帽

帽子我最理想的是笠，因為牠既能遮雨，又能避陽。其缺點是太大，如能研究用纖維可以放大縮小，這就再好沒有了。但是尙未研究出，比較能遮陽避熱保護小腦的，要算「海軍買特」，俗說叫做「破布式子」，就是今日的鋼帽子的樣子，於是畫出圖來要用。結果總理不贊成，理由是散髮伏在牆上特礙，對牆後妨礙。我於是又取一種漂亮式子的軍帽，就是帽簷，遮裏甚高甚高帽後甚低甚低，戴起來非常軒昂，也同向來用的不同。遂又決定了。帽的缺點，對小腦直射日光，無法保護，何況更是廣東的太陽呢。

一切器具

學生的床，講堂帶自習的檯、燈，食用器具，被，褥，等等，我先打出圖來，俞樾老先生去辦。先打一個格子分式了，再按需要的數目做，可真麻煩的了不得，如缺漏一樣隨

時無辦法。連草鞋笠帽等都預備齊全，布襪皮帶那是更不必說。他如文書用品，教育用品，辦公用品等等，真是白地成家，越忙，越有趣。

D. 操用的槍

武器是辦軍事學校惟一的生命。當時大元帥批海兵工廠領三百粵造毛瑟。但是難領得很，左領沒有，右領未成，直到開學後領到三十支，給衛兵裝門面。然而已費盡了廖仲凱先生的心了。我們拿甚麼革命呢？

Q. 教材

教材書中要算各大教程為最重要。然而合於時代的，合於短期的，合於教育要求的（六個月造成火線上實際的幹部軍官）是沒有的。這如何辦呢，我可苦惱了。全般軍事之外，我還編幾種戰術教程，尤其是好多次的應用戰術，再加上兵器教程，還有其他的東西。第一期並兩期教程，都是我節省睡眠編出來的。一字一句都從我手內出的。我相信合於教育訓練，每一刻夜費，然後幾相個人力是最可畏的，只要努力，甚麼叫艱苦是沒有的。艱苦

字字時時，無一秒鐘的閒過，文字無一字的虛假，所以教出來的學生，他們內外無比。那個一年級，年年級，要強得多。

(3) 學校設在那裏好呢？

蔣先生回來之後，就住在辦事處的三樓。每天上三樓辦公廳辦公，看看進行，其快如風，各人面孔上都浮着一重微笑。左邊椅子！我覺，登筆啦，右邊椅子上可演速啦，嚴重啦。都在趕着顯。珠江風月，大有今昔不同之感。我覺得最痛快的事是革命同志幾個人，發起一種革命行動，前程無限，希望無窮。但是要一心一德纔有如此趣味。蔣先生說：「我們學校設在那裏好呢？」當時提出了幾個地方，都在廣州城內，我們就隨着蔣先生去看，結果一處也不成，不是房舍不行，就是環境不好。末了蔣先生說：「還有黃埔一處，明日坐船去看。」眼望着第二天，到了黃埔，是個甚麼地方呢？粗粗的一打聽，是一個孤島，住在廣州之南三四十里珠江中流，堪說砥柱。周圍有十幾廿里，當中一處高山，叫升旗山。珠江正流滔滔東北，支流則向西南，支流之寬有限，從着平流的岸上，望了好幾處砲臺。

，多崎嶇險峻。兩邊有村莊，有墟場，北面有碼頭，有晏公祠，有海軍學校。我們要看清楚，就怕就是這個學校了。吃好了早飯，在天字碼頭下船，天氣不太好，有陰涼的雨，不到一個鐘頭黃埔在望了。渡船屏山如黛，烟水濛濛，新洲在右，是個熱鬧的碼頭，頭邊台在左，與嶼雙岡炮台對峙。所有航行珠江的大小船隻，均須走向此地，經過虎門之後，就要靠是此地了。大地名叫長洲，所以這裏叫長洲碼頭。靠碼頭了，這碼頭就是海軍學校的大門對面。學校外表還整齊，走進去破瓦頽垣，前年陳炯明砲擊的遺蹟，屋頂上還留有木洞。除去大門，一順共是四層房子，每層三個宅口，都是樓上下五間，四轉都有迴廊走廊。以順一層房子為最好，天井裏是個大荷花池，左右各一個，湖湖沙而瀟灑。兩邊還有兩所正房，女邊又另有一院。大致一看，我說：「這還辦學校好」。有人願我到陸軍部辦事，豈知我正考慮他辦事。蔡先生觀察了之後，也以此地為然。回去之後，下令曰：「十天修造。」我一聽之下，不覺大吃一驚。這一座破房子，一樣沒有，十天如何住得人呢？蔡先生焦急，催勸力頗大，也有我們開汽車的手，否！開飛機的手，得上。十天居然住進去。

了。我要不是蔣先生，不能發揮最大潛能，蔣先要是我，不能滿他要求。不然就是機械糊塗，糊塗人而已。我們的學校居然決定黃埔了。黃埔于是在革命史上成了重鎮。

(3) 發表部隊官長

學生的去取，已經發過兩次榜，決定了五百多人。下級幹部多數評定了，只拿應用作戰的團，是蔣先生閱。請他決定，大致加撥，就整了榜。除二三兩隊隊長，由廖先生推薦外，蔣先生又決定了十四兩隊隊長。第四隊長是我所推的，此人忠實勇敢有餘，思想不能隨時代進步，名叫李偉章。陳誠、蔣鼎文，都是這時的區隊長。蔣先生現下所存的職員表，是開校後最近似的，其時一隊有官長九員，隊、區隊長，正副隊長外，還有一個特務長。也是從考試中錄用的。從他們出身來講，十分二是保定軍官學校，十分六是雲南講武堂。當中大半是廣東人，小半是雲南人，下餘就是各處軍事學校出身的，不管他已往的資格如何，在我們這裏最初憑他的試卷，其後憑他的成績，不問親疎，不問好惡，階級嚴謹，實績分明。而蔣先生發表了之後，廖先來一個訓練。

兩、編備終了……開校

(一) 開校之前

1. 官長訓練

決定校址後，蔣先生回來說：「十日內搬進去」。我們以爲來不及，那知後來得到一個經驗，不是搬進來，決不會有這麼快。居然可以像樣了，在四月二十五左右罷，（日期我記不清了），通知各長官，管理部，軍需部進校。租了珠江裏的大紫洞艇（這些艇子及汽船一二隻就爲學校裏的交通工具），浩浩蕩蕩駛向黃埔而來。在下午三點鐘左右，到達第一層房子底下。將學生用的床鋪排列起，隊長以下住在一起，先講求一個內務，校長住在西邊樓上，教授部在東邊樓上，當甲樓上靠西南兩間做了官長食堂，靠東南間做了集會室。校長先上講堂講了官長的話，午後來個野外。三四十個官長，四位蘇俄顧問，我出了題考，大家研究，就是作爲陸部隊，由校前攻擊升旗山。我的答案是一部正攻主力，由右翼沿山坡側擊。當時蔣先生同教之多數人主張正面攻擊，各有理由，再要演說顧問

嗎？更有進了，兩個人主張正面攻擊，兩個人主張側面攻擊，這個案遂無高下決定，其中同意我的只行伍出身的朱雲龍等二人。正面攻擊山勢險，不過犧牲大耳。如是內外協同練了三天。第四天學生進校了。這個日期大概在五月初旬，正式開學的那個日子是六月十六，學生已進來，訓練有一個多月了。

2. 學生進校

學生入校大概在五月五日罷，是日天氣晴朗，校門口的碼頭已非昔比了，靠了好多隻大索洞艇無數的小艇。我們先將學生的寢室派定一二三四隊，在第二層房子以後的樓上下，最後一層的樓下，做了食堂，每個寢室裏將各人的床（兵床）擺好，貼上名條，發給他們的被服軍衣等擺在上面。一面各隊又設一個儲藏室，所有帶來的衣服私物，均置在內。大門外貼上分隊的榜，並標明各地集合地點。到了十點鐘內外，都來了，形形色色昂昂然，奔赴各人的集合地。於是區隊長開始點名編排，一隊一隊的帶了進來，分到各個寢室換衣服，收私物，教內務啦，於是上食堂啦，這一天隊上官長忙得不得了，又高興得不得了。

第二天又是訓話，又得他們認學校舍，何處講堂，何處操場，何處校本部，及各部，以及團所等務。黨代表又訓話。接着各長官的精神講話內容規則等，忙得不亦乐乎。到第三天纔正式上課，上課。於是在這個緊張的革命訓練中，得到無上的安慰而添添日上。

丁、學校一般的描寫

(一) 準備方面

1. 教育綱領

教育綱領這件東西，關係非重大。我拿廚子做菜來喻，辦教育的人化方是廚子，教育綱領就是主人發下來的菜單子，要是沒有菜單子，廚子固無法做，即使做出來，甚且單飯難調育夜去。仇主人家須出甚麼甚麼菜，要做出甚麼甚麼味，甚麼時候要，如廚子一點不備，按時按味做出來，這就是好廚子。否則樣子倒像，吃到嘴裏不是味，不飽下嘴，這就是個半廢子。廚子固要有研究，主人也要知味，這道菜是不會不好的。然而當時既給我們的教育綱領呢，我仔細讀過這道理，就不覺得擔憂，自己來定一個，那纔有所取學，大

家兵。會中的會子，一是計劃，二是時間，三是力量，四是目的。這四個定好了，千難萬難的統籌了有所遵循。這東西雖沒了，我記憶中還剩有的大概是六條，不知是八條。關於黨屬問題，我們是不認氣的隸屬於黨，稱爲黨的陸軍軍官學校，至於時間倒有一個討論，我說：「半年，蔣先生說三個月，我說三個月無論如何不行，那時蔣黨代表曾有道一腰閉斷，一天我們同坐小汽艇到廣州的途中，他說：『假如，我們革命三年之內如果不成功，我們國家是沒有希望的了。』」先生，有這麼嚴重麼？」「那是你們不研究局勢，所以不知道。」「既然如此，我們趕緊想辦法減少教育時間，晝夜兼行吧。」「我很盼望着你們。」這一個緊急情況，使我渾身出了大汗，增加了一萬二千分的勇氣和努力；一時不敢懈怠，遂決定了六個月，在這短期中我們要想事事都完善，是做不到的，擬酌輕重，本末，預備將來最緊要的遂決定了目的；「須練成火線上實際的下級幹部。」有了這個決定，預行軍械，都擺在後，火線上而且是實際的，不是裝模子的；於是極注重射擊，預行演習得多少，材料也很多，自兵呢，只熟諳上頭一手。操練呢，都是戰鬥教練。這才可以練成實際的

，舖式教練，幾幾乎到了廢除的程度。不過能成隊，能散開，就可以了。排長以下的指揮，加了深刻的研究。這做出來的菜，才合乎菜單子的要求，才能濟事，跟着程度決定了。使他知道大部隊的動作，而熟練小部隊的運用，貨真價實，所以一出馬，敵人就望風潰逃了。呀！針眼出在布眼裏，天下事有倖致的嗎，誰又認識到布眼裏呢？

2. 教育計劃

計劃是根據綱領來的，牠須要時間，牠要目的，然後牠才能決定出學術科的課目。各課目的目的，支配各科目時間。再圖各課目的時間進度，以及各課目的銜接，獲得時間經濟，整個圓滿進行。終底於綱領的要求。拿出來是實在的，不是騙人的，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不是圖表畫得好，就是好計劃。說得到，一定做得到的才是好計劃。然而如沒有在陸軍大學深深研究過軍隊教育學，他是不會知道的。就拿時間一項來說，一年果有三百六十日麼？一月果有三十日麼？這絕對沒有的。如照這樣來計劃，計劃是假的。即使日子不錯了，一個地方的天時，有統計麼？如果沒有統計，這還不是真的，不勝是

況似罷了。我當時這計劃，只能說是近似。其中重要的，一是遵照着編制決定了各課目的，如時間。二是全期各月每日的行事；某課目於某時開始，某課目於某時終了；某課目開始之期，須終了某課目；某課目開始至某個月程度，某課目才能開始。這種複雜情形，實在使腦筋疼。不單是學科，還有術科的連繫。所謂坐而言，就要起而行，不至於弄到行的時候與未言，言了好久並未行。再加上每課自每次時間的支取，而實行起來，一疏一漏都不能不致查。如果某課目因人的關係（不是計畫的無理）懈怠了。那整個的計畫，都受牽連而破壞，任教育者這種實施的責任，又有幾種認識得到而做得到的呢？如大家都是外行，到時候畢業了，舉行盛大的儀式了，等到用起來操刀而不能割，還不知道這如何割不下来的呢？我能如實計劃，時時維持着計畫如表進行，當時我肉體雖苦，精神上得到無窮的快樂。居然我的計畫如理想地進行起來，就證合法得到這一個大證明，是如何的高興啊！我記得戰術教了一個多月，八個戰術講堂，進度不齊，有的拉下很多，並且應用作業，各人不能做。我於是不得不格外辛苦來做，想定做情況做原案，星期日上午集合教官們

先奉教他們，每次按表的進度，各人須有一次教授的設計書，用三段或者用五段教授法，其課程易十數行，瞭解某處重要兩三行，須二十分鐘研究。同他的時間，受問的時間，都給他們一個榜樣。以後他們並不覺得走的多而能同一進步。應用問題，這領講堂如此問，那領講堂也如此問，沒有前後，所以學生同時要用他的腦力，而找不到抄襲。當進度連續時，我思量是我的量定多了嗎？還是他們教不得其法？考察其來，他們教的實不得法。所以這樣一來，就改正了。那時候學生是最痛快的，每天有了八時睡眠，八時課業，八時勞動。意到上愈苦，外邊看起來是清閑，那知道內裏是如此呢？我感覺到我們像外國機關，愈高責任愈重，事務愈多，不像軍閥的高級官。他負責的機關，丟在一旁，每天虛糜下故事，或者都不去，倒去交際應酬，在家裏培養眷屬，打麻雀，酒地而花天。我們呢，各人歸來帶家眷（這是辦一件很重要的絕對不可有家眷），以學校為家，區隊長晚上點名後，他要查帳，他要值星，隊長呢，不但如此，還要處理一隊事務，奉上行下，他們睡覺比學生要晚一兩小時。教官們呢，睡堂多，上頭看得緊，底下問得多，他不睡十二分鐘的覺。

往往要十一二點鐘睡覺。我們任部主任的呢，就更不了啦。除職務事務外，還有黨務，還有會議（每天至少兩次）。我還有全般的責任，還要個人用功。每天沒有在十二點鐘以前上床，沒有在五點鐘以後下床，無一時不在活動。這樣繼續有三四個月之久。再加上沒有星期，我覺得人力是最偉大，只要精進，可以無限度的緊張。

3. 日常生活

自開課以後，學校生活，可說日日時時刻刻都在發展中。先說起居作息罷，五點鐘醒了，起床就首先吹奏起來，隊上官長，這時尚未值星，全部隨場；十分鐘後，點名就一聲，跟着哨音叫起來了。在這十分鐘內，學生都衣着齊整，排列隊伍，在牠的廳下，開始點名。值星學生，報告了人員事故，如某人假，某人病，報告之後，不錯，就來值十分鐘鐘，一二三四，一套接一套，頭上的，腳上的，手上的，身體上的，運動個不息氣。將這一夜疲憊了的筋肉，重復緊張起來，血液加速度的循環起來。突然一個口冷解散！大家驟而飛躍的，忙去整理被褥，奔赴盥洗場去洗臉。十多分鐘，早餐的號音又來了，這時是五

點半。學生由值宿學生率領着，輪隊而入食堂，由值星區隊長會食。官長呢，晚上除了值星區隊長，全部及各部的軍官佐，都到官長食堂，由校長會食，校長不來時，由我會食，早晚都是我會食的時候多。但是校長這時並不是睡覺，而是正在工作，或者是獨坐，正極運用他的思慮腦力的時候，一切應付，一切創造，一切發見，大概都從這個時間內生產。是個靜而後慮的時候。何以知道呢？有時蔣先生叱曰：「你們那一天早上不在我腦子裏轉幾遭。」這個時間，又可說是蔣先生一生事業成功的時間，並且無間斷的，年年日日如此，這偉大的「有恆」，是我們所萬不能及的，有時勉強學他，到了這次顛沛的時候，就又壞了，無以名之，但名之曰「天生時」。大概十幾分鐘，飯畢了，於是六點鐘到七點鐘學生晚——自習。我們呢，蔣先生叫會議了，這個會議一天總有一兩次的，我、敬之、鄧演達、俞樵都是常列席的，蔣先生將命辦、已辦、未辦的事一一吩咐了，聽取了，並來個細細的覆辦。若不是開演機的手，是萬趕不及的，尤其是我的計畫啦，營團啦，都是復費時間的事。這會議就在蔣先生辦公梓子的四圍舉行。七點多或者八點鐘，開始上課堂了。

講堂大概每次一小時，還要去十分鐘的休息，有時應用作乘的講堂，是一點半，不論是訓練政體的。上課堂就一響，值星學生齊隊點名，領繩而入，教官來了，先喊敬禮，次報人員狀況，教官聽取後，然後令其坐下。這時教官不但教功課，連學生的訓練責任，都負起來了。坐列齊整麼？儀容端正麼？行禮帶筋麼？一心聽講麼？一一加以矯正。不良的教官，只知道宜揚他的教科，學生交頭接耳，身勢萎靡，不注意教官，甚且來個「坐癡」，也不大管。一天倒有六點多的講堂，無論你在隊上管的怎麼好，到了講堂，若放鬆了，就成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的毛病，如何能訓育得好呢。專負訓育責任的隊上官長，時時進入講堂，暗暗察看，如有犯規的，記下他來，回到隊上再算帳，因為講堂內是上課之所，不便處分，而且教官階級都較高，隊上官長適於，先對教官敬禮，然後站在一面，學生犯規，教官在教室內處分不夠時，下條子給某隊隊長，叫他如何處分，這是訓育方面，教練兩處的緊連合。不但如此，還有政治訓練的時候，也是同樣。下講堂就吹奏起來，等教官走了，值星生了喊敬禮的口令，俟教官出堂，大家才下，午前半是學科，因為腦力午前較

午練武，最清閒。我思考力的時間，要算午前九點鐘前後，最要用腦的功課，大概都在這個時間教授。這實際上官長忙于內務，教練計畫。下三部各奉命進行所務。校長多忙重額外，對內「一把斤兒」都負在我身上，但是本份事務太多了，不久來個校長星，我各教之兩人精，後來覺得太苦了，又叫郭演途加入。這校長星室，在校長室的對面，中間是校長辦公廳。總理，蔡先生，我，敬之合攝的一張相，在開校不久就在這校長室窗外廳下拍的，今竟成爲歷史上的珍材。教官們在教授部的辦公廳，除上課外，時時在研究着，添房子啦，添用其啦，籌備校啦，辦服裝啦，製定演習用其啦，擴張校舍啦，設置射擊場啦，整理操場啦，病院啦，招待顧問啦。哦！唯一真是忙得不得開交。十二點鐘午飯，四十分鐘就又上講堂了，每天兩點多到四點多是外場，外場總計劃，是從我整個的教育計畫出來，但他部分的，每次的，仍然非計畫不可。當時我顧慮了用途時間，外場多注重戰鬥教練，戰鬥教練裏，注重射擊，白兵呢注重上刺刀！這就是說遠處打槍，近處刀刺，專練練這兩手，到戰場上所表現的，就是「彈無不中，刀無不入。」於這短期，才達到教育訓練

的要害，幾處實際火線上的軍官，制式教訓，差不多等于廢除了。他的實施，是否如是，有時時間過急之必要，然而我那有這許多的時間，分交給敬之負責了，他出的汗水，軍衣上起了塵霜，白一塊黃一塊，臭不近人，我呢一天三個澡，人以爲我閒廢，個性表示不圖而已，汗水不在他之下。這全體同心，上下相應，進步是驚人的。我們天天在一起尚不覺得，獨有黨代表廖仲愷先生，他一兩天一來，兩三天一來，來時他看見了，嘴都笑開收不攏，常說「噢！比昨天不同了，比前天不同了。」他雖不是軍人，他外表當然是會看得懂的，如昨天腳步不齊，今天齊了，昨天雖齊，今天都一式了。觀看受着，互相熱心，互相進步，所謂教學相長，不由得你不精進。教了一個步法，那學生無論在甚麼時候，都在練習，揣摩，這根本精神，發之乎革命的的要求，恨不得今天就都通統會了，拿起槍來去打軍閥，大有拳無不耐煩之慨，教一個是一個。他差不多要接受兩個。帝國主義軍隊裏，是看不到的現象，帝國主義軍官，是看不到的現象。下操之後，不久，六點鐘，吃晚飯了，六點多上崗了，自衛時，除上官長調查，教官也去觀察他們用功狀態，並且備受他們的

覺醒，自覺兩次。要到九路附近。這時間內施行政治教育，黨務訓練，我們有黨部，有區分組，有小組，有小組會議。小組會議是我們的靈魂，我們管學生，與帝國主義軍隊最不同的，就是黨務訓練。在開黨務會議時，官長學生是同志，是平等的，親愛的如弟兄的，在小組會議裏，學生可以批評官長的一切，而黨是有權威的，不是軍閥高壓學生如奴隸式的。而小組會議，最能引導學生思想，如後講導他認陳炯明是反叛，就討論起如何是反叛，如陳某如真，於是大家領說是反賊，對反賊如何，於是大家都說要打倒，是一種啓發式的教育，不來得學生思想，而能引水入我田。要看指導者的能力如何，而定其效果。我們革命軍能一以當十以當百的顯因，就在這個地方，他自動的應酬，自動的努力。有些官長，受了舊式教育，不覺改變，還疑是軍隊，而受淘汰的也有。但是這不會影響軍紀。於軍紀只有增加他的權威。在操場上戰場上的命令，比任何軍閥的命令來得有力。這在情如弟兄，在法講階級，如何圓滿而有力呀。絕非帝國主義國家軍隊所能夢見的。今日如欲全國軍隊都打他死能衝圍，不如此是不行的。這是黃埔軍事成功的秘密，今日軍長者，

請回顧這一點，高低是不際脫離之至。九點鐘點名就寢，九點半息燈。學生是睡了，我們正忙忙的開會，才寢至，做明目教練，教設計筆法，校務會議，顧問委員會談話，區分部開會，小組會議，都要忙到十二點鐘。我從入校四個月內，記得未曾休息一日，每日通計工作十八小時，做計畫，定規章，看講堂，下邊場，編教程，統一教員，與辦校舍。教材，領導全部官長，暨查全體學生等，陸陸四小時，餘二小時吃飯，解便，入浴而已。校長也一天到晚在忙，每午飯後要考查十個學生，他對上對外之外，第一要籌措經費、武器，謀革命的出路。他受的苦，是不能對人說的，明天沒得吃的了，我們那裏知道，是焦在一個人心裏，開辦到廣州，向朋友借。

(二) 事務方面

1. 各部

說到事務，自然下三級得得多，尤以軍需部為繁。當時只俞樵一人負責，他以副主任的職務，來辦一切的事。他隨蔣先生多年，辛亥年，蔣先生在上海任團長，他就任了團

部上尉軍需，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又入了北平經理學校，比較是懂得一點經理，但他事務才獨多。主任周枕琴，據說是蔣先生熟識，到了萬事齊備，幾個月之後，他才來，是個溫厚長者。中級職員，如祝芝瑛等，下級職員如俞濟時等，都能繼續從公，除了銀錢出納外，辦理軍服、草鞋、被褥、水壺、飯盒、笠帽、子彈帶、皮帶、毛毯、布襪、腳絆、手套，並其倉庫、辦理書籍、教育用品、測圖用具、射擊用具，全部官生文具，並其印刷所、辦理房舍、修理添造操場、兩操場、射擊場等，實行時，有時受管內部的協助，添備交通器具，最初只，總理坐船大南洋號一隻，逐漸添出十人坐汽艇二隻，二人坐快速汽艇一隻。

• 第一次學生放假（開學後），大紫洞艇十數隻，小木艇無數，均交給管理部管理。後所最感困難者，幸為伙食弄不好，最初由經理部擔任，只男男女女挑水夫，日五六十人，真是衆口難調。起初由我的主張，每人一份，尺多見方木盤內，一湯一乾，外加鹹菜，飯由公共飯桶杓取，行未數月，菜甚單調，賣菜架與，就改成六人一棹，仍是大菜模式對坐，四菜一湯，八盞一小湯碗，一小菜盤，取而後食，食盡再取，比較行得長久。學生晚，也

改竄如此，每隊每日更深出探買二人，監廚二人，也行之甚久。求其所以弄不好的原故，約有二端，一如口味方面，二爲經濟方面。照道理說，最科學的，就是一人每天需要多少食量，來補充他的消耗。從試驗統計上，知道人每天要放散一千三百個「卡陸里」的熱，（熱的單位，建國方略上有說明）這熱是從他肌肉分解燃燒來的，於是試驗一合米能發生多少熱，一兩肉能發生多少熱，以及各種菜蔬食物的熱量。將他定出每天的食量，再顧慮到金錢口味，來定一個禮拜的菜單子，每天三餐的菜單，及其分量，金錢量，均要在限制之內，就是每天定量，要夠一千三百個「卡陸里」。每人如六元錢一月，每月飽飯及菜，不得超過兩角，但因金錢的限制，又不能不取足定量，所以美味的東西，價値高，只好不用，但只能取低級而拘發生熱定量的物品，因此就不得不常常是這幾種菜，吃久了，覺得討厭。另外有句俗話，「小鍋菜好，大鍋飯香」，單調的一兩樣菜，自然成了大鍋，就弄不淨。再加上各人的嗜好，於是他的結果，定量的飯是剩下来的，定量的菜，又是剩下来的，這剩下的多爲「殘飯」，牠仍具有他的金錢價格，如就是說各人並沒有取足了營養。

此，而出了了食費；這種辦法，似乎有改良的必要。吃的人們，從另一種心理，都說辦理人不干淨，因此採買監廚都來了，改成共食制了。這共食制，確是進步的，一、以敵人的金銀，合做飯錢菜，味既不單調，剩菜亦少。何以呢？因為甲喜食這樣，乙就喜食那樣，就長補短，均得飽足；二、以飯不分開，食量各人不同，飯就又來個裁長補短，雖同是一樣金銀，而飽的飽足，確是不同。日本制度，是學的我們「叢林」，叢林到現在是進步了，每人只一菜飯碗，初次，盛滿，不足時，隨其需要量與之，但既要之後，不許剩下，所以牠沒有剩飯了，確是最經濟而衛生。我們這共食制，現在如進步的，各取入小盆，也就是這層道理，其弊在軍務上「不簡單」而已。如果學我們的叢林，只取食時，多有兩個菜飯夫，即達到分食經濟衛生目的，而飽滿足軍務上的要求。如辦事，把這一件事辦好了，他真是個大才，所以古來說，宰相是「調和鼎鼐」，證明這一件事，是不易辦的，所以我們也不難與衆，改了之後，軍需費，少了多少費。

管理部：這個名稱，大概從我們革命軍起，中國幾用，這是各國一般用約，而中國舊

僱用顧問官等名詞。管理部可以包括副官業務，而副官部，能包括管理，所以蔣總軍事機關能用得着，機關愈小，只稱牠一個副官而已。但是在三國副官的職務，決不同中國的感想，中國人稱副官，簡直如馬弁，而馬弁亦常稱副官，升副官，將副官這個職務，弄到很不倫不。在英國人公文書管理起來，是副官，命奉起意下達，是副官，事務管理，人專管理，他是副官，中興大總統向用軍屬，稱是軍人來做秘書，書記，儲藏，而副官竟成了事務差遣，馬弁頭子，若加上糧食管理，運送，宿營器具，維持軍風紀，警戒等事即非副官部所管了。故必稱之曰管理部。當時管理部主任，是林振雄，副主任戴任。林先生是我們士官同班，他是惠州人，頭腦不清楚，表出十分愚忠愚孝，但他心眼子真倒不虧，戴先生年尚，也無大能力，他的思想倒少年，早經是位共產黨員。雖然，都大大懶，但在我的指導之下，還聽聽話，來個合作，所以並不發生甚麼困難，而警衛隊，警務閉室隊，門警隊，兵役管理隊，房舍清潔隊，管理交通船隻隊，而會隊，公文隊，差遣隊，及一切雜務，都包處理，且並未達到理想地步，但也不能辦到那個地步，機關文件多半校長辦公處

辦了。這是從小站練兵以來，就弄壞了的，小站之前，是浙淮軍，他們軍官是半不識字，連上司書，就是普通人，湖上去節節層層，節節之聲充滿，一個軍隊裏，軍屬若多了，軍紀是絕弄不好的，因為他不是同樣體格，同樣訓練，就不動同樣精神同樣行動；所以在練教導團時，連上文書軍士，直到團裏，均以學生來充任，並且教他們的公文書格式並描管。部裏起碼師以下，不能用軍用文官的，看到北洋老隊伍裏，師部的秘書，不但口稱師爺，實質上還盡機要，手執鴉毛扇子的一個隨蔣孔明，若不改革，軍隊有害無利，參謀長也等於零。

其次要說到軍醫部了，軍醫在中國可憐得很，真正是鳳毛麟角，從前只北洋辦了一個軍醫校，出來的人也不多，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只看見派過四人到他們那裏見習。有人會這樣說，醫生只會治病，何必要甚麼軍醫。不錯，在治病方面，地方醫或者會比軍醫強，然斯能知道軍隊生活，並能共同生活，遵守軍紀，管理士兵，行軍時一樣勞動，不覺辛苦，開仗時，戰場之救護，不畏危險，衛生部隊之指揮，衛生機構之籌劃，部隊內之衛生勤務

，高等司令部之衛生科長。兵部及大本營之衛生勤務，驛的野病院，後方的兵站病院，一直到主地的地方病院，其組織之複雜，業務之艱巨，指揮運用之合乎一般命令的要求，獻身奮鬥的精神，非普通醫生所能擔任。看這次作戰，病院多半是普通人，以發達的精神，而克扣伙食，派兵鬧事了，以無組織的訓練，事務擁擠，指揮不靈，重傷兵下來，有三天無人過問者，且沒有過軍事教育，不是怕兵，就是敷衍兵，故傷兵的軍紀譏然，那裏能說到管理，他也不會管理，不懂得管理，到了危急的時候，也不顧傷兵，先就走了。像我知道揚州這次一段慘事，在上海作戰時南通醫學校，到揚州天寧寺，開一個重傷兵病院，敵人來之前，人不見了，臨時有二三十個斷手缺腳的重傷兵，睡在病床上不能動，有兩三個傷痕因癩反不肯走的兵，知道敵人大屠殺開始了，這兩三個好了的兵，求助於寺裏和尚，每人給值錢了幾錢，敵人來了，看見這些重傷兵睡不能動，就在牆上砍他的頭，刺他的胸，哀聲，呼聲，罵聲，慄不能聞，這邊看看哀殺到自已了，那一種恐懼和怨恨，是無法形容的，有的喊天喊娘，有的大哭，喊中華民國萬歲，在半個鐘裏才絕滅了這些呼聲；

其次轉到和尙身上，殺死了三個着衣不潔和尙的人，將身體一檢查，唉！原來，只是假和尚，於是殘忍的殺了，又追到和尙身上，殺死了四個和尙，三個香火。這一個計劃，真是海軍不可殺軍醫衛生的事。然而我軍醫在病裏，不但從前沒有，現在也沒有，所以戰場上的救護從不到，因機構不良和沒有，輕傷而成重傷的，有，這都是不少戰鬥力呀，試問軍裏有沒有衛生隊，担架如何造成，作戰命令內，如何俱用，師裏沒裏面野戰醫院，他的組織如何，師裏重裏有無兵站病院，有幾個，他的組織又如何，運送甚麼規定材料？前後方的勤務如何，兵站末地的病院如何，一直到大本營的衛生勤務，是不是普通醫生所能了解的？一般軍官，對於這個既少研究，軍醫又沒有，所以軍隊衛生勤務，交給普通人，弄得似是而非，疾病百出。所以我們初就想物色一個真軍醫來，任軍醫科主任，表示我們這個學校，一切都是專門的，是新的，有學識的，適巧這時有位軍醫名叫做羅切，是北洋軍醫學校畢業，我在雲南講武堂任教育長時，他在任學校軍醫，就此不問他願意不願意，抓他來任軍醫部的事，成立勤務室，消毒室，病院，藥房，器械，及軍醫行

政上的一項重要規章。從學生考試，身體檢查起，無不要求他負責，所以辦出來很偉大，推除了廣東軍隊似是而非的尊王景像。平時衛生及校務都好，患者不多，教育上沒有受到妨害，然而他是要商人，腦筋又不新靈。老軍紀式的動作，別貶了他的行動，所以也走不

久長。

歐陽君就季剛先生不常來，倒是周思來實際負責，天天不離開，除一般的政治教育之外，還要與校黨部連繫。校黨代表是廖仲愷先生，他擔任着黨部，又領導着政治部。在我們共政黨中，兩下說好了的是：「容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來努力，圖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在當時，則專以至於越飛，都認為現在中國不適合於共產主義的革命，而贊助我們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然而他的信徒，顯於利己心慾望心，來個不備詢，偷偷摸摸的做些不合道理的事，第一步就做共產主義運動。我們最初都是以君子待人，一德一心的精進，尤其在軍事集團裏，不容許有兩個領導，然而他們慢慢地

有他的組織，有他們的集會，有他們的決議和行動。我看見了真是頭疼，「在容納他的話中，又不能做敵對的行動。有一天我對邵力子說，（他在政治部又任校本部秘書）共產黨不能停止了體呢」。他說，「凡是一個東西，既然生成，牠自然往前長進，不會中止或停止下來的。」我聽了廢然而返，只好在校規當中，來束縛他們。如晚間「查號」，見某某寢室某人在床上，時間有十一點了。又看見某某寢室某人在，我於是初計有十八內外，就到廁所講堂，一切的房舍交場去換，都不見，終於找到校外大操場，遠看有十多人席地開會，見我來了，均逃散；第二天追究，有的說上毛廁，有的說在講堂，有的說到黨部，政治部，但是我問他們「個個不是，我都查過，雖不好追究他們是在操場開會，但是違反校規，是該在的，來一個處罰，他們也無話可說。於是覺得我是他們的障礙，對我來個攻擊的決議，造謠言，先說我嫖，賭，吃大煙，次來個匿名信，蔣先生對第一次匿名信很生氣，交給我看，集合官長大罵，第二次也交給我看，到了第三次就不給我看了，還編蔣先生賣機機想，某人如此對力有為，然謝步二連三的匿名信申究，某人總有幾地方不滿意。

這是拿在開一風想情何際隨之下來想，是屬有的，然而那裏知道是怎樣思想的人，拿雞問呢。就是你的狗愈忠實，狗愈意氣不倒，愈努力，狗愈意氣不著，要去這條狗，非權他主人的方不可，所以想出巧妙離開的方法，使你目斷手足，浸假爲我排我的也學會了這種方法、一旦做事負起責任來的時候，我的權、賭、嫖也跟着去了。其在離開蔣先生的時候，有時連蔣先生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對我說：「我看你在我身邊做事，確是很好的，何以一旦離開我，就壞事呢？」這是對蔣先生君子可欺以其方的妙計。蔣先生聽見了，都是責備自己人不爭氣，他的皮氣，說到你的壞事，尤其不能辯白，辯又不能，不辯又不曾自承有這樣壞事，我內心甚苦。如在第二次東征，汪精衛繼任校黨代表，這時他想到用共產黨來滿足他的，……對於蔣先生第一隻手的我，就想先來打倒；蔣先生出發第四天，「我留守黃埔鎮攝後方。蔣先生來一個嚴重的電報，罵我：『爲甚麼不聽汪先生的話』，真正未曉得，自蔣先生出發，我傷風睡了四五天，連汪精衛的面都沒有見，何來不聽他的事，不會見面，這話又從何處聽取呢。大概蔣先生也有道歉的電報給他，他來到黃埔罵我

於戰場之上，我一句不提。他沒有投降的表示，對我最難辦的，就是軟硬俱不怕，還是共產黨聰明，來個私修攻擊，叫你死無對證，如是對政治部。天天都在販爭暗鬥之中，終於讓我們想出一個「孫文主義學會」（參「孫文詳述」），去免去本黨大禍，政治部就在這樣的情況當中工作。

至於訓練部隊，可說是由羅主任鄧演達負其全責，連着我的總計畫，我做他的訓練計畫，他的學讀實在跟不上來做，都是總教官何應欽動手的多。他不但了辦了全營教育計畫，他還拿他的步兵專門的學讀和經驗，來製作每次的教練計畫，深習計畫，轉變教育計畫等等，更且每次出發監督指導，於是總收了教訓一致之功，也總能想我計畫的具體。鄧演達呢，說他是軍人，軍事學內外極不十分明白到底，說他是革命的鬥士呢，他對各種思想沒有系統的認識和研究。在十二年打林虎時，于柏堂見過一面，當時他當李任瀾的團長，帶着一團兵，戰地裏相送，都是英年，雄氣勃勃，懂得愛惜糧，來了一個最初時要會議，當時許汝為對我說：「這是一個膽小鬼」，但我初到廣東的人，那裏知道這許膽小，而且

之，及到辦黃埔時也看不見，但是革命的朝氣，始終是有的，思路仍是亂七八糟，沒有頭道，東挪西扯，不安於環境，不務於現狀，及還問他甚麼現狀纔好呢，連他所理想的，也不能安不能滿，所以形成了他凡事不能衷心服從，蓋要搗亂。在訓練部，他才不能滿，所以還要安心的照着實施。並且對學生隊總負其責的，還有個總隊長沈存中，沈在訓練部中，可算負責實際責任的人，他沉毅，他忠實，他勇敢，他給了學生不少無言之勸。而部队的官長，不但革命志氣悉勃，而且軍紀嚴肅，令出推行，階級之嚴，雖日本不是過。一個中少尉，在學生團起來，固極尊嚴，就在相互之間，也極其自重，上面長官對他們，也極為重視，非如軍閥當時信階之濫。他們達到甚麼程度呢？會派出一中將滿街走，少將三隻手」之謔，於這樣環境裏，求幹中少尉的，不是有革命的熱情，和以天下爲己任的瀟灑，誰還會來呢？所以管理學生，於情於理，無所不至，從朝到暮，無片刻之暇，他除了公衆講演，演講，小組會議，參加黨務會議，還時時開個訓練會議，這會議，是如何達到計畫的要求，爲其主題。訓練部的工作，可以說到理想的狀況，其推動的輪軸，是革命情

緒，在操場並命情結當中，鄂演還不能說無功。

教授部差不多做了主腦，一切計畫，行司中均行，不但在教育上負了責，學校全般的行政，人事，創作，都不能卸責不同，並且關於對外，對非與經費。蔣先生原任長洲要塞司令，教授部又成了要塞司令部的幕僚，學校中主任，不但是教育軍官人才，倘有時是軍法總監，有時是陸軍總司令部，有時是飛隊司令部，有時是軍法司令，時而是軍法的孩子，時而是執法官，時而是防務指揮官，時而是要塞指揮官，時而是軍法司令，時而是軍長的，是工頭，學生有時是戰鬥兵，有時是碼頭工人。在這一種任務多且複雜情形之下，自不能放棄的是教育。教育與教授二字，雖的定義不同，教授是側重學課的教授，教育不但教學，還要訓育他成一個革命志士，教育是包含全體的，教授只是一部，然而全體都要顧到。總教育知道教授情況一般計畫外，他要做詳細計畫，計畫後監督實施，並分任全校的勸導。教官除準備他担任的教程，及每週預習課到至少二十小時外，還有教材的準備，勸導的助理，他如預圖演習，學術實施，現代語彙，都歷經過甚大的勞力，雖然在計畫由我與

作，這一切的計畫，也須由我擬下，他們來行。如應用戰術，其初必自爲政，不能達到相當效果，於是統由我來做想定情況，問題，至於如何指導，涵養學生的戰術精神，那是乘星期之假，集合教育，先來一個指導研究；戰術各班，進度不齊，教說不一致，也是在星期半天裏，先與教官研究。合於半年畢業，並達教育綱領追求的戰術教程，是沒有的，統由我編。兵器全部教程，也是我編。學校的章程及服務細則，也由我編。我們是不成文的憲法，兩三個月後，章程纔出來，這是時間萬不容許的原故。所以前面說，我至少每天要活動十八小時，三四個月下來，人並不覺苦，內心的熱度，也並不覺減，真是精神若愉快，肉體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客觀方面如何呢？我是不符而知。在三來個月後的一個星期的早上，蔣先生對我說：「你今天可以到廣州去疏散疏散。」我說：「自王登雲走後，我沒有社會了，一個人沒有這頭我不去。」過了半天，到了九點鐘模樣，蔣先生喊我到辦公廳，叫我到沙河與日本武官佐佐木接洽一件事，但這件事很平常，不必要我。要今天去，要。然而長官既有命令，只有服從，于是叫預備汽船，半小時後，已風馳于珠江水上，

來這漢陸，水花四濺，遠山如黛，田野風馨，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新鮮，一種愉快。及抵沙面，崇樓峻閣，紫陌紅橋，又覺別入一境界。事畢訪友，如遇多年不見之故人，食館就餐，亦者珍羞百味，精神爲之一振。此三個月別離，不啻三年之久，繼思其故，董事多，一日若經一歲也。夕陽西下，返就艇舟，其時心中急想還校，如覓戀人，恨馬力不足，一旦舉進路轉，黃埔在望，如見親人，被閱之輝皇，船艇之幅濶，人烟之擾攘，陸上江中，俱顯出一種興隆氣象，此時心中的愉快，戀慕，真是無可形容，精神煥發。繼思蔣先生所以要我到廣州的原因，莫不是看出我有疲乏之情形，或者是獎勵我的嗎？環境需要調節，恐怕是肉體的人類所必要的。葉劍英是我在雲南講武堂掌教時，所認識的一人，他任副主任。我但願外國規矩使用他。他能無遺憾麼？他的思想確在這學校裏受到了極大的變動，何玉書當時任司書之職，專供總教官差遣，他是大學畢業生，他能隨思想潮流前進，所以北伐後曾任粵簡任官。總城由汪精衛的介紹，任一上尉無線電管理員，其聰明向上，同同于何玉書，勸其出身教育有差，後來與我同事江蘇省政府，履規以賞，終以我出使雲南，他以爲

傳去職，現在竟做了護奸！

2. 辦事處

辦事處，是籌備處的後身，我們搬到黃埔之後，就拿籌備處做為辦事處，屬於管理部，這是官生的集會地，上下船的特舍所，物品購辦的中站，通信承轉的機關，臨時約客宿所，其門庭繁複，不止如市，尤以到了星期天為然。好像最初是以朱一鳴為主任。這個地方可算是黃埔繁華之地，一三五四五期的學生，大概都朝禮過他的。現在呢，不但在分設停辦，且給為蔽區，我們的黃埔，我們的繁華地，凡是黃埔子弟，都應該誓志奉回，成我們歷史上的聖地。我們還不知道留了多少血汗骸骨在那裏呢？

戊。開校

從五月二十內外那一天起。我們已經訓練了一個多月，擇定日期開學了，大家都非常振奮，但儀式如何行呢？這種大事，不可不鄭重，黨的陸軍專門學校開學，不可不莊嚴，但是廣東自來的習慣，對於陸軍，從裝具到行動儀式，已成了普通化，就是專門陸軍出身

的人，也同流合色，久而不覺，所以一看到滬軍風采，無不稱揚，其實他們已是強弩之末了。更有一種同志，他以為只要能革命，何在乎形式；這尤其是不對，要知外形足以影響內心，衣裳代表了人格的。我到廣東一年，在軍隊裏，無不感傷他們士匪化，這個變大的儀式，豈能放鬆，當時沒有同人商量，經過反思之後。

(一) 校舍

從大門起，懸燈結彩，尤其聯匾警句整入，文體不是舊的元亨利貞，新的明兒今兒。大門上首先掛出校訓「親愛精誠」，二門上，說出我們使命，「繼往開來」，對聯倒有好多付，可惜我沒記下來。從大門一直開通起底二層房子以後，都是學生寢室，一兩天來，整頓不遺餘力，地面清掃的非常清淨，每室有痰盂二個，每人的床舖，照定式做成，伙房舍適當排列，總使各處走得通，便於迅速集合並檢查，床上被蓋，懸得方方整整，衣服在搭板上，亦復如是，白墊單，一式清爽，所有各人私物，在入校當時，早已收到儲藏室去了，床下各有面盆，盥有盥洗用具，窗戶，電燈泡，門頭灰塵，都一點沒有。飯堂各人

席次，僅賻名條，擺好食器。自習室四人對用一棹，人有二抽屜，棹上中隔書架，共用一電燈，所貯書籍文具品，懸置內外，人一方凳，離席後，即置于棹內，私貯書器，非經檢査准可後，不得置閱。講堂是長條講棹，長條寬橙，亦各貼名條，清潔與寢室無異；八個講堂在校後東側，另成一舍。廁所在學校最後，長廊式，人隔一間，尚無大異味。校本部亦煥然一新，當中三間辦公廳，成爲上師長官休息之所，東爲總理室，西爲校長室。餘外來賓，則招待在官長食堂官長集會室，俱在當中第一排樓上，可容納三四百人，將治好茶點。

(二) 禮堂

禮堂須容納五六百人，棹內無此大屋，乃選擇兩操場布置。兩操場乃用茅草竹料蓋的廠棚，在學校左側空地，再過去，就是海軍學校舊址了，四圍空洞，只一上蓋，有六七十尺長三十公尺寬。乃於裝有鐘壁頭，懸上黨國旗，下置講台，高尺許，方丈許，矩形之前幾設案，案鋪綠呢，設坐，距案前八步，爲校長綬纓代表位置，距三步，兩側高級文武官

走邊列位置，約四排，其後二步，為學校官長線二列。再後為一二三四隊，或八路縱隊位置之間隔一步，二三隊居中，則間五步。予贊禮，位於台之左側，以四十五度角度，引呼參禮部隊，蓋此贊禮，不能由別人代理，因含有指揮意義也。部隊，來賓及各級官長位置，均事前打好白粉線，而以坐標指示之。

(三)賓客

當時廣東省城各軍高級將領，高等文官，中央黨部委員，以及其他大小官吏，男女來賓，請柬發了五六百份，來了四五百人，武官如滇軍的楊希閔及各師長，桂軍的劉震寰，粵軍的許崇智，湘軍的譚延闓，此外朱培德、范石生、李福林等，文官胡展堂等，女賓廖夫人、陳璧君等，還有外賓數人，蘇俄顧問，自不在話下，為廣東軍事儀式中一個很大較盛況。

(四)行禮

在早晨九點鐘左右，天氣晴朗，江水不波，長洲江面，頗呈恬靜。自廣州來的小汽船，大軍艦，小汽艇，小木艇，來往如穿梭，朝日輝映，象徵這個日子，這種地方為新

中國的學生，新民族的基礎。陸陸續續的來了，一起又一起，校門前的大碼頭，船艇靠得幾無空地。我們樂隊緊接碼頭，顧着兩邊排滿了我們的學生，延長到學校門，不務再排到二門，當中寬寬的留出一條大路，靜待大元帥在否，總理，否，我們學校的總理孫先生陸隨，學校中級官以上的官長，均整列在隊頭，一律戎裝皮背帶，跨刀、打腳絆，却是換了一種氣象，却是與新式的服裝，以親來的老軍官，舊裝束，我們實是自豪，個個精神飽滿，意氣冲天。我懼怕，若有一個真內行，看出阿斗將來變成大業的，我們將受到不少的妨害和危險，好在來的都平常得很，都不大看得起，以為辦一個學校，幾百個學生，有甚麼了不起，並且那一軍都有這麼一個學校，辦校的還不是士官生。因此將這田橫五百壯士忽視了。看看的九點鐘到了，遠遠看見大元帥的坐船向着學校直近。一到那靠岸了，軍樂驟起，悠揚之中，立正！敬禮！砲台的禮砲響了。一條來賓與學校官長，尤其校長黨代表，均前迎接，總理在誠敬熱熱莊嚴盛大歡迎中，從容的上岸，舉帽點頭答禮。總理穿釣山束綢中山裝，手執杖，頭戴拿破崙的帽子，（海狗特），踏草履，一步一步的走進學

校，僕遂隨從了不少的人員和衛士。我記得有一位黃昌毅，他是總理隨行秘書，總理講演稿子，多半由他記錄的，校長引導入校本部，休息於辦公廳，校長黨代表招待着。我一面訓練隊伍，由校外左側，跑步到兩操場，依着白粉綫，將來賓，學生官長排齊後，跑到辦公廳，報告整齊齊全，又等前跑回，靜候總理臨場。跟着總理來了，一聲「立正」！的口令，萬籟肅默。總理走上講台正中，面對學生而立，校長黨代表就了位置，對黨國旗敬禮，對總理行禮，對校長黨代表行禮，對來賓行禮，對學校官長行禮，隊伍左右轉，互相行禮。在這一場行禮之後，總理開始訓詞了。這訓詞別有專載，茲不再錄。總之，總理認為今天有了黃埔，他纔起有人了，復興中華民國，有了靠得住的基礎了。當時總理希望我們，何等重大，是要將他十年的革命責任，全部交給我們，我們今日想想，完成了他的希望幾分呢？對他所希望的有沒有違反呢？他最慮革命失敗，是不經過訓政不能成功的。我們今天軍政尚未終了，我們建國不可超時代的。希望一個名詞，元年革命成功，又何嘗不是共和國，而將要頒布憲法的呢。三民主義的建國，三民主義的成功

，是要國人大多數認爲了三民主義，去實行三民主義，最低限度不反對三民主義，決不是另有一個集團，另有一個主義，我們拉攏來合作，這算做三民主義的成功，我們如果遲疑，不是他三民主義化，而是我們甚麼甚麼主義的侵入，結果長首畏尾，所餘無幾，仍是一個成功的空名，那就對不起總理。我們不能有幾個主義的信仰，也就不希望幾個主義的人來信仰我們，如果說是信仰我的話，這不是真的，是別有用心的，我們須防他的鬼計，同時不要使我們真實同志傷心，如果不能使全國的人三民主義化，那就是我們的無能，我們的失敗，我的恥辱。從開學這一天，就決定下三民主義的新生命，當時總理覺着對這國子以來的同志，是沒有什麼希望他們的，我們能自暴自棄麼？起來！當作自己一個人的責任，將全中國負起來。尤其我們第一期的同學及當時的官長，親聞總理的訓教，親瞻總理的神采，能不刻骨銘心，挑起中國的担子，依着總理開校當日指着的方向前進麼？一場懇誨之後，儀禮告成。總理先退，繼之來賓，都到校本部官長集會所茶點，大家感覺快愉，恭喜，恭喜，真是恭喜，中華民國有了復興之機了。下午陸續退去，恭

送補領，闖起大門來，仍做我們的工作。

二、第一期在校的幾件大事

甲，蘇俄的機械

(一) 航送來了

革命是靠精神的，不錯，不能全無憑藉，徒事是不能打倒精實的，槍炮到不怕少不槍，但是總要有。大元帥在開校前，批發三百支專造七九毛瑟，給黃埔學校，但是當時的兵工廠，並不以我們學校爲重，只知道拍軍閥的馬。廖先生交涉了不少時日，開校時僅能發下三十枝，總免強給衛兵守衛。開校後兩三個月，仍然石沉大海，毫無影響，在一天下午，總理來了電諭，說蘇俄補充我們的槍械船，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官長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彩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掌打拳，說今後革命有傢伙了，不愁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無憂慮，然而不

本教如蒙，雖自下午，到，于是大家忙起來了，收拾儀仗的地方，保管點收的人員，俄國兵輪官兵的招待，總子，櫃子，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夕陽將西了，砲台上的瞭望，報告快到了，我與多數人都跑到校門外，碼頭上迎候。遠遠見白色三種箭的兵船出現了，滿船掛着旗，船尾上懸的一面紅旗，角上有白的，是斧頭鎌刀，旗一這是我們與國的旗幟。砲台禮砲響了，兵船的禮砲，一替一聲的在答了，於禮砲一致一答的聲中，漸漸靠近了學校汽艇，拋了錨。在這時別停未停之際，斜刺裏尾巴上插着一枝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小汽艇飛躍而出，浪花四濺。撲，撲！撲！撲！飛向大船而去。却原來校長校員代表，及顧問先去應訪，遠遠離岸航到來的珍客，自有一番慰勞致謝的詞。我未去無從知道，想起來大概不難。未幾辭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軍官，海軍，上岸來答拜。經過一番來往之後，船主下令靠黃埔碼頭，我們大碼頭上頓時現出活氣，我們碼頭是木料做的，五寸寬的洋松條及洋松條，水深有二十三尺，而橫突入水面倒不小，形如工字，十是可以用靠這船。如是過了夜，天明了，全機動員，學生做了碼頭小工，隊上官長做了工頭。大木箱，小木箱，十箱，一

箱，又二箱，大的大到一丈立方，小的至少總有三五尺。七八個人一箱的，一二十人一箱的，多到四五十人的一箱，不熟練的小工抬得氣在吃力。一串如梭，來往不息。哼！哈！之聲不絕，個個臉不紅，「啊呀我的衣服抬破了一，一脫了牠」，「噢！肩頭皮爛了」，「不要緊，讓我墊上棉花來抬」，「不行了，不行了，息一下」，「那有這些麻煩，趕快的入庫」。大衆鬧鬧哄哄，由輕重緩卸下來，繫上案子直往裏抬，如是抬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告清楚，好像那時軍械保管員是楊志春，我檢查了一箱一箱，叫他們登記了，長槍八千枝，還有小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器好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裏，當時就少了一支，並沒有追出，是管理一方面的疏忽，是與學生無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剃刀，俄國式的步槍，每箱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說道：「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有的抬得飯也不要吃，這一次踴躍的情形，決非第二次第三次所能及的，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惟有革命的朋友，纔有這樣的幫助，然而這時的帝國主義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來個翻臉搶劫。

(二) 大橋

積辛苦了，還有比我們更辛苦的朋友，誰呢？兵船上的二百多蘇俄官兵同志，我們能不給他們接風嗎？

拍完了的晚上，我們大橋三軍，幾百分西餐，從廣州叫來，加上強烈的酒，威可克、白蘭地，頂鬆鬆的，硬質皮酒，排列在官長集合所，並打通了官長食堂，六點鐘罷，蘇俄同志，一羣白軍衣上岸，整列進入校門，我們擺隊相迎，握手歡躍，都進入飯廳，這幾百個席次，除蘇俄船長以下官長，還有蘇俄顧問，廣州的蘇俄同志，中國共產黨員，都定好了官位，我們校中校官以上軍官，一起作陪，校長也黨代表，於是邀了蘇俄高級同志八席，酒過三巡，於是蘇俄士兵同志們高起興來了，唱上一套國際歌，歌聲激越，音節鏗鏘，倒不煩呢，唱了半天，再來喝酒，真是天南地北的同志，居然聚會一堂，這種從精神上到物質上的一種痛快，真說不盡，蒙古頭是全部海軍士兵，我們學生也揮了稿表數十人，和他們同飲，在這高興到頂點時，講演開始了，無非是互相欣賞，欽佩，共同努力的一

套話。不過我們多點感謝的意思，但是美中不足，嗚呼這人情度出一個殺風景的演說。聽呢？中共黨員高語罕，說甚麼呢？他的話，很長，當中甚至有許多對校長無禮的話。而我們，校長呢？坦然自若，這真正幼稚凶莽的共產黨員，後來他們分裂！！反動！！失敗！！雖是從這一個作風裏，領到的成果，不知道人類是感情的！！尤其中國數千年文化，發生到高度情感的民族。那裏可以拿這種幼稚理論來，生吞活嚼！其不自討苦吃也幾希，嘴巴上說得好久，酒也醉了，興也闌了，我們也不得逃背定例。！無不散的筵席！！就大家起身。送他！回他的回籠，回他的回籠。

乙、三千兵與黃埔

啊！！橫財不是福與八千多步槍，說稱萬敵！廣州約軍獨到，舉財都紅了！均停止的，向黃埔硬要請不上的，就想效法梁山泊，來箇劫奪生辰綱。於是我們的情報，接二連三就來了，其中最惹我們注意的，就是陳捷槍！預備了三千步槍，裝上三千軍備系，要奪黃埔的范石生。這可了不得，范石生是個甚麼人呀！聽我道來，是雲南人，

他與楊希閔們雖是一路。他還是個外掛一枝，在黃埔軍械部中，他似乎陰謀最多，在廣州幾樹一幟。他也不想，黃埔是個甚麼地方，現在黃埔是甚麼人，是不是他想像中的幾百人，一個學堂而已。那些聰明看到一點的軍閥，就在旁撮捕他，叫他幹，如搶到之後，可以分肥，吃了虧，也可減少了分膩的一個。事情大概在這裏實行了。我們能辦怎麼？我們最初聽到這個消息，頭髮已經氣得立正了，這真正豈有此理，不把一個利害給他看看，他還不知道甚麼叫做黨軍！十黨的軍官學校！革命黨呢，防禦計劃的命令，終於落在我們的身上了，全部的計劃，是周詳得很，差不多有一本，如前所說，都丟在蔡運傳芳抄家之役了，今日回憶起來，可以將當時的防禦方針，指導要領，陣地配備，大概的說一說，以見當時我們的革命意志衝天，目無敵寇的一般。我們方針是，不許敵人一兵登陸，將其全部擊沉於江中，指導要領，是分要塞與野戰陣地，按照方針誘其入於我之有效界內，不使其免脫，陣地配備，以黃埔島為主陣地，自蝴蝶岡至新洲對岸，為主正面，以魚珠炮台為助陣地，警戒自魚珠迄新洲島之四週。除主正面外，間設工事，設瞭望哨於升旗山頂，山在島之中

夫，四週設四個警戒哨，全通電話于升旗山，升旗山爲總指揮部。平時只靠電通電話于校值星室，以聽取職員，率領學生數名，任瞭望之責。本校之有野戰通信電話設備，自此始，要塞方面，定出射擊計劃，各長頸要塞司令部參加，炮均去衣包彈，與魚珠呼應，與陸軍聯絡，企圖擊沉其所謂三十餘艘小輪於江中，魚珠炮台並用以掩護隊若干人。主正面工事，多半爲互能側射交叉之散兵壕，及機關槍掩體，利用建築物，樹木山岡，頗爲隱蔽，真疑水點都漏不進來。工事全部，都由我們這田橫五百人，一齊動手。不到一二日土工完成了，警戒網完成了，步炮連繫完成了，戰意勃勃，大家都只恨你這逆寇不來送死，都躍躍的要現一現好身手，大家新登了枱，個個摩拳擦掌，倒生出一種心理，只怕敵人不來，大家就要掃興，不能試新。我在艦妥當之後，心緒放下，相信其相信，范啟泉等來，管叫他活的蘇，死的去，陸上來，水裏去，絕不使有一點血染了我們這革命聖地。所有警戒部隊，在砲部隊，預備部隊，及糧米柴炭，相當準備好之後，到了晚間，我同敬之說，我們去看看工事，彼曰可，連同出校門，向左一帶看去，到了新洲對岸，我們正在山崗觀兵

將胸脯上行走，忽然掉！從海濱方而來，不久又歸沉寂。終於在這種鬥爭之下，范石生淹沒了，息斃了，精神上投降了，我們叫白忙一頓，空歡喜一場，加之，總理經不起這個要緊關頭，於是乎在「大家都是革命軍，爲先生革命的」甘語之下，這個份子，那個五百，還有兩千三千的，我們又白忙一場，空歡喜一頓，叫人家都分了去了，我們全體實生，真是突突噠噠的，一到手不過三千來往，只有要求，披裝，下次有請來，我們是不再分的爲願望，亦如小孩子爲食，爲父母送了人家禮，吃不到好多。一樣的難過和祈求。

丙、嗚呼！慈母

我們的慈母，嗚呼！我們的慈母，你竟實志以沒了，爲死者所快，爲讀者所痛了，這痛真入骨髓，三軍齊下淚。未足以喻其悲，廖先生「黨代表且嗚呼好同志，真慈母則你真金盾不神，有目不瞑矣，真是痛恨終天，黨的損失，國家的損失，你們這些假忠假義自私自利的人，如何對得起黨，對得起總理，所以後來揭批國家大計也可，爲虎作倀也可，

真正是個妖逆，我們看一看蔣先生的反省錄內邊，有總理的好封信，其中說，與共產黨合流，新生本黨，不是屢堂所能做的事，只有仲凱介石可以負擔。總理認識人，何等的入微透呀，誠所謂知子莫若父也。本黨到了十二年，老衰已到極點，若要起死回生，非增加新血輪不可。總理是個大智的人，大忠的人，豈能圖黨不死不活，自生自滅，以不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他認清了，有黃埔的勇氣和革新的人，只仲凱先生，介石先生，所以就將這更生本黨的大使命，付托於他們二位了，到蘇俄報聘的，是蔣先生，在廣東接洽蘇俄同志中共同志的，是廖先生，廖先生千難萬苦的，辦黃埔學校，樹立起來，一方任黨的工人都長，所有全國，尤其是廣州二十萬的工人，無不歸心，真是朝氣勃勃，如火如荼，其初反對的，一變而為嫉恨的了，恨之極點，思有以死之，當美其名，曰「吾不忍視仲凱將本黨斷送在共產黨手裏，他變節了，他賣黨了。」嗚呼，反對的諸君，也太不為黨打算了，竟肯下這種毒手。事在午前九點鐘左右，廖先生到黨部辦公，在將跨入大門的時候，凶手二三人，都拿着駭槍，預先躲藏好了，等到廖先生剛下車，於是砰！砰！！

碎山迴殊而起，頓時塵霧代表強臥於血泊之中，彈雨中着要害，已返魂無術，抱恨終天。因手隨即逃了，不曾得一人。經過幾天，我們來這悼，禮堂設在第二層房子的中間，打通了第一層樓下房子，面積真不大，然而參列這悼的，例有二三千人，天氣熱得不得了，我們都是我裝，帶刀，厚厚曬的軍服，除第一期全體學生，全體官長外，還有第二期的入伍生一千多人，還有士兵幾百人，擠在這一個小地方，熱度與這悼的熱度並增，都在百度以上，這悼時，立正是有半點鐘以上，動也不能動，於是我的汗水從頭上淋到眉毛，眉毛流到眼睛，和眼淚一起再往下流到嘴邊，不覺措，只好聽他流到嘴裏，再嚥到肚裏，味道却是鹹鹹的，悲痛真是切切的，全場默在這悲雲慘霧的當中，現出一種莊嚴呀，偉大呀，誠所謂賓式憑之。來格來響，禮儀之隆重，祭文之哀切，表現出整個的良心。校長呢？已自眼睛不同往昔。失聲的不少，尤以幾個共產黨學生，其悲其泣，如喪考妣，這一場的哀悼，就將我們的慈母結束在不明不白的裏邊了。嗚呼，周公恐懼，曾參殺人。誰能表白慈母的苦心呀，誰要爲仇人鎗殺了，我請於下節，說出一個莫大的證明。

丁、孫文主義學會

開校三四個月，其一萬千里的進步，固足驚人驚嘆，而黨部本身，受着這種激刺，也朝氣勃勃，學生運動啦，工人運動啦，婦女運動啦，農人運動啦，海員運動啦，都一時風發雲湧，不可一世，尤以學生運動，以中山大學爲大本營，同時道高一尺，廣高一丈，共產運動，也深入各個階層，他們把持了中央黨部一部，緊接着開輿論機關，說他們的理論到家方，無不如火如荼，但是十足的買空賣空，年輕認識不清，意志不定的人，多加入了他們的秘密組織，在他們各組織中，發生其黨團作用，弄得魚目混珠，簡直似乎爲他作媒。有心人，怒然惡之，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產黨就可以偷天換日，替代國民黨了。在上層階級的同志，因爲 總理定的策略，不能不給匪子與中共同志，其內心實在憂慮得很，但是下層同志，看見中共同志，都這麼拍胸脯馬屁，於是從卑劣的心理，求利的趨向，來加入呀，夾好威呀，趨趨呀，因爲中共的人，也時時顯點小神通給他們看，和向高貴同志保薦啦，講人情啦，倒是一說一個准，這種傾向，可真不得了，我總的，向前反對共產

主義的，現在都是馬克斯信條了，如我教授部內，上尉無線電務員的經驗，就是最好的一種榜樣，連我自己也奇怪起來，深深的研究一下資本論，當時思想不安定的，後來環境逼我的，我的副主任葉劍英等，開始發生了動搖。在這個大難情形之下，如何是好呢？如何使黨免於危險呢？絞腦筋，悲心志，怎麼有遠見的，趨以信徒，倒還不少，大家在繼續，最後我們想到了，就是以研究孫文主義為目的，來組織一個學會。既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又是研究我們孫文主義，難道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會不加入嗎？如此我們就可以與他畫上一道鴻溝，爾為爾，我為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斷不會發他哥空買票，偷天換日的了，我們有了這基礎，才說得上，合乎環境以求自存，並不妨礙到黨的策略，中國共產黨，雖不入會，但是無法可以攻擊，於是，由賀衷寒潘佑強等，去向黨代表，說明我們這個企圖，要正式准許我們成立。黨代表一聽之下，不然手舞足蹈起來，連着嘴說：「我正焦慮了許久，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居然被你們想着了，好！好！就選擇子進行罷，我為你們後盾。」（吳心應先生曾笑着聽話，大家聽到廖先生意見後，俱喜之不盡，就按

手續成立，徵求會員。武的囑咐，以黃埔軍校為目標，文的呢，以中山大學為目標。尤其對廣州香港的工人，遠而至於上海北平的青年，均徵求他們入會。我呢，躲在學潮裏，做他們的後台。共產黨更加臭了，說也奇怪，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孫文主義的正統思想，到底還是正統思想。大多數，否！幾乎全數，一聽見是研究孫文主義，無不歡喜鼓舞的來參加。於中官生，大多數却入了，中山大學的學生，更不消說，澎湃到上海，更覺高潮，都在青島裏進行，這個時期，可說為與共產黨暗鬥時期，他要拉一個人，要費很多的氣力，我們宣傳起來，諒不費吹灰之力。是凡經過我們運動的組織，共產黨再沒法子去剪弄，漸漸使我們至痛骨，他們又想出種種陰謀，要分化我們，小同志只有革命的热情，他是沒法想，他於是從上層同僚入手，以利誘之，以勢眩之，其實他們有甚麼，不還厚臉皮着去買空賣而已，居然被他們找到一位反對共產黨如殺父之仇的先生來，做他們權裁的領袖，這位先生，真會變，一向痛哭流涕，將國民黨掛在肩膀上，如天將傾，憂愁的人，很奇怪的，論調迅速的變了，「革命的向左走，不革命的向右滾」，這是上層原故呀，這位也無足深

奇，就是中共全體同志，向他屈膝說：「像先生纔是我們的領袖，總能領導國共合作。」先生聽了很爲得意，正中下懷，還有些躊躇，又說：「不要緊，事上遇政商部同志，政治上有鮑羅廷同志，都是完全可以負責的，只要你下決心。」先生聽到這裏，胆子大了，來了一百個首肯，我們當時，那裏會知道。他聽了廖黨代表之後，來效我們的黨代表了，權極右的一頭，會跳到極左的一頭，從極腐朽的一頭，會跳到極新鮮的一頭，這是甚麼原因呀？我很負責而忠實的回答，無他，要做獨一的領袖而已，如欲達到這個目的，就不擇任何手段，要他喊你老子可以，要他愛他的老子，也可以。這是某一位先生呢，我不說出來，讀者諸君，一定會知道是哪一個，一千個人不會有一個猜不着。現在且做了壞好，實行其賣國勾當，這賣國的心眼，這是國投降共產黨，一樣的心理，若皮氣不改，常常過一遍陰一個勁的灌。我並不是打死狗，老實說，在蔣匪賊光中，正不值得打，所謂盒將他當鬼，就意還有鬼，算得一命事嗎？不過蔣先生的寬大，推一總理之心，則有之耳，豈於其個人，有所愛惜，然而我們在底下的，就大受其累了。蔣先生學佛，成立不久，

導師死了，他仍繼續進行，沒有幾個月，東征了，討揚劉了，第二次東征了，正當十四年的冬天，蔣先生命我留守後方，坐鎮黃埔，其時改任學校教育長了，我們這位黨代表呢，却坐在廣州，籌謀他的鬼主意，在蔣先生出發的第四天上，忽然來了一個沉重的電報，罵我們爲甚麼不聽黨代表的話！咳！這真奇怪了，四天之中，我傷風未曾離床，黨代表有來過，我食肉時會有不聽話的蔬來呢！身在廣州，魂也沒離過無線電話呢！我思之又想，想之又思，終於被我猜着了幾分，不禁嘆道。蔣先生，你真是君子呀，人家攻擊你的話不對是實不對嗎？君子呀！君子，結果呢，有可欺以其方，我既猜着了幾分之幾，不氣而笑，忽然報道：黨代表過來視疾，阿呀！這真不得了，如何救當，只有在枕邊託着。他二字不顯，我半語不發，不過是些你好呀，我好呀，風呀，月呀，鬧了半天，既不見我成激，又不見我投降，我真承認我是毛扇上的一塊板，又臭又硬，或不能掉，利不能斷，任你割斷三寸不爛之舌，我死！老僧入定，他也照照爲仁的走了，想我不能遠送，死罪死罪，爲是經過了二兩個月，東征勝利，學會呢，經過年多的努力，賊足驚人，共產黨未

他既與我，亦不能與我們抗衡。我們於實力既充之後，要加他一個致命的打擊，甚麼呢？就是罷市，學堂要正式成立，來個大遊行，是他們的致命傷，何以呢？我們打列的人起碼有三十萬上衝，而且多類是工人，若如此一來，共產黨的西洋槍完全被拆穿，他完完全全足的地位，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共產黨大夫的驚嚇，善思如何阻止我們遊行呢，想來想去，想利用槍聲的走狗，我們的黨代表，打電到汕頭，不知講了甚麼，蔣先生命令來了。我們聽了七八位幹事，秘密商量一下，我說：「我們的領袖高瞻遠矚，恐怕這時，不宜放開火，我們只有硬碰硬的辦法，我們看他老人家的心，但是對於這走狗，不能讓他繼續得意，假使與美國領事笑，大家說：『無不惟先生之命』，於是大家去找黨代表，質問他黨文主講又是好說不得的麼？孫文主講同志，宣傳孫文主義遊行，是犯禁的麼？他幾乎要哭下來，左一個黃如先生，右一個黃如先生，我說這是衆意，一個人又豈能左右的。他又說：你總要看看，校長電報份上。我說：這要砸我的頭，砸了我的頭，能阻止遊行，那纔好呀，不然我這顆頭，是沒有代價的了。還有我之外，其他許多許多的頭呢？於是他就急急

得要下一，日期就是後天的事，現在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他代表共產黨讓步了，提出遊行只可極少數的人，開會可以幾十萬都參加，我想這夠受了，不要急壞他，將來少個買賣黨，索性說遊行不遊了，三千兩千人，人家以為孫文主義學會，會這樣狗屁，我們就僅僅開成立大甘誌，也不過這麼許多人，一以副黨代表之心苦，一以告慰校長，他聽了大喜，此事就這麼自欺欺人的完了。共黨一向指我們上層同志，而打倒我們下層同志，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的驚動，上層同志，還覺共黨同志可親，於是創出一種傳說出來，說我們忠實同志，離開國共。於是我們上層同志，受了麻醉，反來討厭我們不安分，這種感想，並不久罷，大概一兩個月之後，就明白了，事實來證明了，他受到壓迫了，我們孫文主義學會，也為黨為國，立了不世之功，不然，黨老早沒有辦法了。專過一月，凱旋了，與黨代表密接的朋友，無不興高采烈底，一鼻孔出氣，一天召集全體軍官，在第二師司令部宴會，想來總有點所以罷。官長有五六百人，第二師外，還有學校全體。第一師長，是王懋功，他是江蘇徐州人，從前同我在南京一軍小學同學，一個很老實的人，居然變成很聰明的

政字樣子，未幾費了一天，因緣際會到當我們重要師（第二師全師武器豐富）的師長，就這個，就可以表示他的才幹，在這下午將宴會之前，他宣傳了，他說，今日宴會，是要殺王就茂知的，王茂知今天挨殺了。我聽了之後，不覺大笑，我說：我如果死在蔣先生之手，我是一百二十個願意的，何以難？不是死在外人手裏，死在敵人手裏，死在革命的領袖手裏，何等光榮，死在家人父子手裏，何等親切，毫不爲意。而宴會開始了，將我坐在首席上，我心裏倒有點……咳，倒有點像呀！藥沒有吃過一兩個，蔣先生訓話開始了。宴畢喊我去，命令我解散學會。我從公到私，只有應承的份際。但是這時學可好興旺呀，會址新租了德國領事館的地方，在長堤珠江邊的一個小洲，洲上風景之美麗，建築之高等，真不愧爲一個大團體的總機關部，於是找到負責的同志賀嘉寒，問他說明照覓奔環境看，不備不暫時退讓，而將招牌收起，同志們一片孤忠，哭哭啼啼的，將招牌掛進去了，活動停止了，然而一個團體，既然產生，不是一時可以將牠消滅的。幸有這種原則，已解散的孫文主義學會，纔能不久爲黨解除了心難，就是在次年，（十五年）的二月罷，壓迫到了

蔣先生的肩頭了，一天晚上，六點鐘電話零零我拿起聽筒——「你那裏，」——「茂如嗎？」——「是！」——「就來」。——「是！」——「我疑心蔣先生必有要事，如此清長，自己打電話找我，怕是請稍不出，幾分鐘之後，我出現於蔣先生之會客室。頭一句話，就是「我要請上梅去了。」真是一個大炸雷，丈二的和尚，壓不著頭腦……這一段我可以名之爲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件，從此時起，遲遲足有一個多月，纏綿綿，當中詳細情形人與蔣先生二人知之，而蔣先生對學生談話，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變真性，等我死後，看我的日記，於此可以判斷這次事件性質之重大，決不是宣傳爲中山經事件者比，中山給三弟，烟蓀也，弄真歷史也，而其收功之細極。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若沒有學會的函，黨老早沒有辦法了，學會確立了這點功，也不枉這些費盡心機志的同志，今雖剩爲歷史上的二個名詞，也足以自豪，告無罪於總理，然而來日太難，更望更有較進步的機構，爲革命同志們努力罷！」

附錄

十周年紀念日校長訓詞

——中國革命有成功無失敗

總理手創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以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開學，歲月易逝，忽忽五十
年於茲。此十年者，爲中國國民革命進展之時期，亦爲中國國事變動最劇之時期。當此十
週紀念典禮之日，凡我軍校諸師師生以及本黨同志與全國國民之關心革命事業者，近檢於
今日之現狀，回溯十載以來之事實，總理諄諄之提命，隱在吾人之目前；先烈憂憂之犧牲
，深滋吾人之心坎，爲哀思，爲感慕，爲崇敬，爲警惕，爲興奮，爲奮發，當有百成粉黛之慨！
中正爲始終與共之一人，老死萬端千端，長言而不能盡，謹將本校革命之使命，
蓋中國存亡之所繫，亦與國民革命之榮枯休戚相終始者也。當此內憂外患，交乘迭至，國

家形勢，倍極嚴重之今日。予乃不得不以最簡單急切之一語，提示於全校師生全體同志之前。此語維何？即檢閱十年以來之往事，敢確然斷言：「中國革命事業始終在成功之途途上前進而決非退步，更非失敗」！凡關心國事前途者，決不可有斯祭之自毀與自棄，以喪失其自恃力是已。

夫以國勢危急之今日，失土則疆土未復，民生則憂懼憔悴，而余乃謂十年以來之革命爲進展而非退步，爲成功而非失敗，乍見者或將以余言爲虛夸；然使就世界全部之歷史與各國革命之途程以縱觀革命之形勢，更以中國十年來之近事相衡，則必認余言爲真確。蓋國民革命之目的，對外爲解除帝國主義所加於我之桎梏與凌侮，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對內爲剷除一國族民之軍閥與一切摧殘國本之惡劣勢力，而求民生之安全發展。總理於本校開學之日所反復詔示者亦曰：「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中國方可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民族方得永遠生存於人類。」而最後又簡言之曰：「革命事業爲挽救危亡，爲救國救民。」然則革命事業，實言之，蓋「救亡事業」是已。「自強」與「興復

「運動是已。本此最主要之一義，則有應知者三事：其一，中國之革命運動，既無論不應突破外國侵略之藩籬，則當革命將近成功之時，必不致受外來最嚴重之頓挫，證之世界歷史，此蓋理有固然。其二，中國之革命，既爲自強與復興之運動，則革命成就之遲速利鈍，自不能不受本國歷史之背景與所處時代環境之支配，此爲天然之定理。故欲定中國革命之成敗，應求之於革命以後與革命以前差異之情形，而觀察其內外進展之情形。其三，應知中國革命既爲求脫各國所加於我之桎梏，則國際環境之顛逆，自尤爲影響革命成功遲速之主因，必本此三義以尋求革命成功或失敗，始得接近於真實。

國民革命對內之目標爲剷除殘民之軍閥，掃蕩阻礙復興之封建勢力與殘酷無恥之漢奸與匪類，以確立和平統一之基礎。對於剷除軍閥，自十三年之奠定兩粵，十五年至十七年之完成北伐，我國民革命軍之將士，蓋不知拋擲幾許頭顱與熱血，我軍校同學尤前仆後繼，靡役勿從，積數年英勇之犧牲，卒以剷除革命進行之障礙，掃蕩軍閥之工作，迄於十七年之夏，悉歸既定之步驟而達於完成。徒以中國多年蘊積之封建勢力，植根深厚，至一

有間隙，即迭發而為新異國之變亂，數載以來，將士之犧牲，國力之凋殘，言之可為痛惜！然各種不同形式之變亂，迄於去年之聯軍出發，可謂集封建殘餘之大成，而最後本黨迅速之肅滅。故自十三年以迄於二十三年之十年間，關於掃蕩一切軍閥掃除革命障礙，安定宇內人心與秩序，所謂「國民革命第一期之工作」已可完全告一段落。而自今以後之革命事業，乃入于更艱鉅之又一階段。換言之，即「第二期國民革命」，由於本城十周紀念之今日開始是也。

其在另一方面，反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對華侵略之急進，以造成空前之困難，茲可證明其為中國革命成功之途進行之反障。蓋在從前北京政府時代，國家無自強之心，國民未能表現復興之力量，彼外人之視我，正如古語所謂「寄之外府」，實則時取得則時求奪耳。故其手段為緩進，其態度為姑以待之。及我革命勢力繼續發展，始引起野心日顯者之驚懼失措，以為坐此不測之變，恐無及，又適逢國際形勢互相戒備未能發正義之舉，遂以造成東北四省之淪陷。吾人誠不願不認此為革命進程中嚴厲之阻礙，但願不得阻非革命

遺囑之現象。近吾黨自十三年以來，領導全國民衆，力爭國家平等，實無時不與外力相苦鬥，十年來對外接觸之事實，如沙基痛史，如濟南慘案，如共產黨汪及沙在贛在粵先後之變亂，乃至如九一八以來繼之以一二八淞滬抗戰與二十二年長城各役，我全國民衆，蓋始終處於與外力搏戰之境遇，亦無時不表現我民族意識之日益堅強。革命勢力之猛進，終於驚破帝國主義者消滅中華民族之迷夢，在此十年之中，自我國民革命軍進展以來，關於我國權之收歸與國際地位之改善，例如威爾遜衛漢漢萍鎮江等處租界之交還，關稅之自主，商約之修正，郵權之統一，及各種賠款善意之退還，乃至民國二十年英國亦有五年內自動取消其領事權之承諾，皆有實例可舉，而自十三年以前所不能輕易得之者。夫此區區之往還，固不足償吾革命犧牲之代價於萬一，而於吾革命全部之任務論之，蓋亦微乎其微。然當時本黨同志如孫傳文總理大公無私之心爲心，則國內事變不致發生，統一基礎自必日趨鞏固，如此吾人敢言不唯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將於本報十周年紀念日，由吾黨革命奮鬥而實現，即九一八事變與東北之失陷，亦無由引起也。夫唯吾全國國民能在革命領導下對外奮鬥

之努力，始引起各國之注意，而改其視聽，亦確有此種種事實，而國內情勢不能與革命之要求相應，遂使野心者日本軍閥決然爲此嚴重之逆襲。是以吾人須知東北失陷，乃革命向成功方向進展中之反應，而決不可視爲革命之失敗。自有東北事變，吾之國難，誠自此而變遷；革命前途，亦因此而愈增其艱難；然若因此而喪失其革命之自信，卽爲忽視因果之錯誤。且吾人苟悉，研究東北之歷史與地位，更可認識東北事變有其特殊之性質，而非可視爲國民革命成敗之徵象。蓋百年來之東北，本爲帝國主義者角逐之場，其根蒂蒂固，久已構成一層複雜糾紛之關係，打破此種關係，斷非如十七年之統一東北，一舉而得之者的簡單便易。東北問題，早成歷史上國際之問題，中正青年上革命策略一書於「總理，嘗言「東北問題，非東北之單純問題，當留待東亞問題全部之解決」，意卽指此。故我國人今日須應惕勵一發，以求革命主義之完成，斷不可因東北事變而懷疑于革命之前途也。

若就國家之歷史與環境，以驗我國革命之成敗與遲速。則余以爲吾人對於中國革命之前途，尤絕對無悲觀失望之理由。夫中國爲數千年之古國，過去之歷史如此其悠久，而

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又如此之深固；區域如此其廣大，而交通又如此之幼稚，人民如此其衆多，而知識又如此之不齊一；社會與經濟之錯雜凌亂，竟爲近代任何革命國家所未有。凡此事實俱足爲稽延革命成功之障礙。而尤有一重要之點，厥爲所處時代與國際環境之特殊。夫我國自總理倡導革命以來，先後蓋五十年，而其蓄積實力以從事於徹底之掃蕩者，蓋猶在民國十三年創築黃埔之後，以視法美自發動以底於完成或七八十年或百年者，短期雖以困難期以遂成。卽以與德意復興或俄土革命相比擬，內外環境之懸殊，亦不能相擬而並論，蓋德意三國壤地之狹小，非如我國擁有一千餘萬里遼闊之區域也。以土耳其而言，其退處於安哥拉而圖復興，始則有強固之外援以戰勝希臘，繼而運用外交之呼應，以抵制列強，非如我國革命，方將突破列強緊密之層圍；而當革命進行之間，又無一異誠可恃利害相結之與國者可比也。更以蘇俄爲例，彼國革命開始時之條件，有一部份與我國相類似，然其區域雖遼闊而交通工具如鐵道電報等，當視我爲完備也；其民族雖複雜，而其數目之衆，不如我國之甚也；其帝俄時代之軍隊，雖素質不良，而武革命後內部一統，組織

得建國，又非如我國過去軍隊之廢物也；吾人民之知識程度較之現代國家爲落後，而非如我國承數百年民族式徵之後，多致人民萎靡散漫，固結意識與組織力自信力漸減殆盡者此也；其革命之障，雖備受列強之壓迫而歐俄本土亦非我國之有租界與百年來不平等條約之背景，乃至堂奧洞開藩離盡廢者可比也。抑自對外關係言之，蘇俄革命之發動，早於民國十三年者六年。其時歐美日本雖相率以重兵進犯俄境，然歐戰甫告結束，丁壯消亡，參戰國家，咸盡於戰禍之酷烈，敵目的只在限制蘇俄之活動，斷非有更進一步侵略之企圖也。黃埔軍校開學之日，總理親臨致訓，有「蘇俄革命在六年之前」之語，吾人回憶當時，荷北京政府證明國際之形勢，與革命之策略，則中國獨立運動，正宜於歐戰時期，及歐戰結束各國痛悔戰禍之時，猛進而謀解除國際之羈縛。乃計不出此，惟以對內壓迫革命勢力爲得計，任令良機坐逸，至於今日距歐戰結束已十五六年，各國一方面渾忘戰時之痛苦，一方面顧於形勢之牽迫，表面似欲避免戰爭，暗中無不各自戒備；遂使我國形勢，日趨於孤危，而野心者日厲之恣肆愈甚。夫就國際形勢觀之，謂我國革命事業比後將益趨艱鉅

最重，吾人不可不以堅強之決心爲十百倍於前之努力，自是不磨之確論。然革命爲創造時勢之事，而非爲時勢之創造，況於幾十年來反動時勢之中，吾人之惡戰苦鬥，已達預定之目標，豈可因時勢之拂逆而自餒其氣！苟忽於我革命進行中歷史與環境之特殊，昧於革命形勢之形勢，而遂以中國革命爲絕望，此又絕大之錯誤，余故不能已於言者也。

夫吾人總理所創制之三民主義的革命，將以成仁取義之決心，致國家於獨立平等以達世界大同之最終目的。吾主義之偉大而平實，目的之崇高而博遠，在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求之古昔，唯周代之以發揚我民族精神而奮其鷹揚之武德以驅除殘暴，改革政教者，蓋無比擬於萬一，然周代革命自古公亶父遷於岐山之陽，歷王季，文王，武王之三代奮鬥，以迄漢德商紂於牧野，其間歷七十六年。以彼時社會組織之簡單，革命事業自發動以至完成，猶歷歷如此之久，則我國武革命，經總理之躬領領導者四十年，總理逝世迄今未幾百年，方之周代革命時間上僅及其三之二。於此而所言成敗遲速，無乃昧於革命之至理。夫革命雖創始於艱難者植根必深，其綿延也必久，文王受百里之地而勃興，周代滅萬一姓

一舉而天下，而其國運尙綿延至八百載之久。吾總理昔日以黃埔彈丸之地，而積不及十方里，而創爲再造革命之根據地，艱苦身毅，視古人何啻千倍，跡其畢生奮鬥之精誠，則基於「天下爲公」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及其完，必將更新世運而與天地同其悠久。念他日成功之偉大，則吾黨同志與完全國民衆，此日之負荷應爲如何艱鉅，其不察有絲毫之滯爽勇疑，抑又必然可知者矣。

夫中國今日外患之深刻與國力之薄弱，以言危迫亦云至矣！自今以往，或且遭受更嚴重之挫折，經歷更艱辛之境遇，亦爲情勢所必至，雖余以爲一時環境之險不足憂，暫時之得失更不能搖撼根本之大計，唯革命救國之堅強的自信，則斷不可有斯須之動搖。國家之能否復興，全在吾黨同志與全國國民能否在復興中國之三民主義的中心信念下爲繼續不斷之努力。故於本校十週紀念之日，就革命整個之形勢爲講明其成敗遲速之理，吾人誠以近兩年來之中國史與最近十年之革命史相對照，此十年之革命不僅有不斷之進步，以卒視昔，實可云有一日千里之觀，由既往以測將來，更可確信中國革命，再經吾人十年之奮鬥與

犧牲，至民國三十三年本報升遷年紀念之日，第二類之革命必能完成而無可疑也。抑就上所論，凡以圖明革命爲成功而非失敗，初非謂其往革命經過絕無過錯之可言。人孰無過，況在我國以如此悠久歷史與如此廣大民衆爲背景之革命？但革命過去之錯誤在乎組織與政策而不在本黨之本身，更不在革命之主義，此則吾人所必須確認者。所謂組織之錯誤在於種種錯綜；政策之錯誤，則在本末倒置，因果相演，遂以形成今日革命散漫零亂是非混淆之現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人臨此紀念大典，上追總理，與廖黨代表之遺志，近念先烈與殘廢將士之慘史。更不能不切已體察。虛心自反，革命運今，尙不能達到完成之域者，豈得怨天尤人，徒歸罪於歷史背景之惡劣與時代環境之險阻！夫亦人棄不之戚所致。且天地父母之誕育吾人，而賦以革命之天職者，正使吾人改造惡劣之背景，與衝破險阻之環境，以創造繼續不斷之新宇宙與新生命。革命者之任務，豈僅以適應環境，順從環境爲已足乎？豈可自棄其創造時代使命，而限於爲時代所支配乎？是以吾人必須坦白直承革命已往之過錯，澈底檢查自身之有無怠忽，急起直追，勇於改正！自今以往，更當一秉

應素門之遺規，與大公無私精神，痛念本校三千閩粵喋血沙場之犧牲與革命將士傷亡相繼之英魂，不辭一切之痛苦艱辛，以負荷任何艱鉅，解救國家之危亡，完成革命之大業。吾人之生也，爲殉命而生！吾人之死也，亦爲革命而死！革命成功之「要訣」，爲「選擇最能勝方面之一點，而奮勇向前，打破其一切惡劣險阻之環境」，此爲中正所授受於本校先賢各期師生與先烈者，望吾全校同志，全國同胞，共在本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向國民革命之途勇邁進！不畏犧牲，不避艱鉅，洗毅堅忍，奮勉自強，一竭全國之力，濟之以忠貞，不齊則以死繼之！國運未有不轉危而爲安，國民革命未有不經最後之成功者也。

（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第一期同學錄序

乙丑春三月，師拔潮梅逆軍根據地之興寧，越二日，聞總理孫先生之喪，余乃收束軍事，經潮汕回黃埔本校，稍將爲陣亡將士，卜地安葬於八卦岡，且謀撫卹其遺族，冀安死者之魂於九泉，而了三越月來一日不能忘懷惟一傷心之慘事，思有以自慰於萬一也。駐校未半月，諸同志迫余回潮就職，起節之前一日，政治部同志，示余以本校第一期同學錄，并屬書之序，開卷見總理與全校同志之寫真，萬語交集，未序先泣，旣序更苦矣。處國變至今，未及一年，在我之前者爲總理，在我之後者有諸生，與各將士，昔日同生共死，患難者，至今幾不及什之七，至親如先妣，至愛如二子，每遭國難，奉電命，皆能棄置骨肉之恩於勿顧，而獨於本校同志之間，須臾分離，此心遂覺怛怛不自安，故開學以來，不思一日離，而乃出征兩月，上自總理，下至諸生及各將士，如蔡先學刁步雲胡仕勳余海濱章瑛葉或龍林冠亞樊崧華江世隣王家修陳述劉忱袁榮鈞宗漢等陣亡者四十餘人，

傷者如蔣營長鼎文、鄧連長俊等十餘人尚在危瀕中，生死未可卜，其餘如劉營長超、履、陸、陳、志、達、趙子俊、鄧文儀、諸子，折股斷臂，洞胸穿腸，傷勢更劇，幾至殘廢終身，見之者有對泣而已。其中死事尤慘者爲楊厚卿、章琢、刁步雲、余海濱、陳述、胡仕勳、五同志，檢其遺骸，其彈類之中、腦部與胸部者，有五彈以至十一彈者，縱使中正日不忍觀，其他傷者如沈營長應時，劉營長堯宸，丘生飛龍，宋生文彬，張生際春，項生傳遠，陳生琪，江生壽，王生治中，蔡生元良，張生人玉，劉生明，夏馬生胸武，蕭生贊育，王生夢，楊生步飛，劉生雲龍，馬生佩漢，關生麟徵，彭生寶經，侯生鏡如，張生宴賓，吳生斌，唐生星，馬生春申，唐生同輝，甘生麗初，劉生幹等數十人，嗚呼！可謂慘矣！可謂義而烈矣！而士兵之陣亡，及因傷殘廢者共計六百餘人，以第一期隨余出征五百之子弟與教導團三千同志之軍，死傷幾達三分之一，首念及此，能不痛心！嗚呼！吾校同志前仆後繼，每於肉搏登城、碧血淋漓之時，毫無悻悻狀，且浩然捐生，樂如遺鄉，其果何爲而使然也！無他，毛總理主義之所感，而諸生精誠之所出也。今先於死者，毛總理長逝，後乎死者諸生，亦多淪亡，而惟留不先不

後，不死不活之中正，貽笑於世，天下之至難堪悲感辭割而不能忍者孰過於此，吾人以其得活爲羞，而其痛苦甚於身死。余謂今日長上之死，與我學生將士之死，其難言之隱痛，實過於余身之死，深察反躬，惟愧此身之不速死殆，以隨總理與吾諸生遠遊超脫苦海，以免此身之沉哀，今日若戰事告終既經逾月，回紇，且將兩來復，而驚魂惶擾不安，如戰場，每於夢中哭笑啼號，家人常爲之震驚不置，及余醒後，恍惚幾不自知所以然，但覺對我已死之同志，悽慘悲傷，黯然消魂而已。嗚呼！情感之於人，其深而且切之不能忘者，果如斯乎？余今又將離我親愛之本校，而赴潮汕之任，余閱此同學錄，實抱無窮之隱痛，猶我獨生，何以對此死傷。吾師與吾徒，今爾後消極日晷以終天年乎！且將置黨事國事於不顧，爾已死與未死之師生，途人，果爾則對總理對主義爲叛徒，對諸生對將士爲敵類，爾上欺下，忘情負義，且將爲禽獸之不若，豈復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自對對人乎！古人云：「不爲蠻貊便爲禽獸」，余更續數語曰：「不爲信誓，便爲叛逆」，更進一言曰：「不爲聞志，便爲寇讎」，蓋天下事不是則非，理固然也。吾今將告全校未亡之諸生將士曰：如吾輩不

爲種種變態，打破此帝國主義，及其傀儡之軍閥，實行我總理三民主義，以繼承先烈革命家之志，則任同學之情感言，不啻爲敗類，在同志之公義言，無異爲叛逆爲寇讎，且其情詞愈駁矣。主義人行黨員之恥，本校師生同志之死，乃爲實行主義而死，爲雪恥復仇而死，爲要求我民族之獨立，民權之平等，民生之自由而死，爲正隨人道而死，爲繼續先烈之生命而死，若爲本校未亡之同志視已死同志之死如秦越，而不引以爲恥爲仇，不能以實行主義爲己任，則我已死之同志之死，可謂非死於敵手，而實爲吾輩未亡者不負責不盡職之無謂志漸陷落也。蓋不負責，不盡職者之禍害同志，實甚於作壁上觀者之中立派，蓋與無謂最者之寇讎也。吾願本校未亡諸同志共喻此意，共負繼起之責，奮勇向前，不死不止，不感不已，勉爲吾校已死同志之同志，各竭盡其同學同志同胞之職，毋墮我本校樂死是義，殺身成仁之風尚，毋忘我總理犧牲一切完成革命之明教，期達我教育親愛博誠意志一貫之方針，務成爾欲立人欲達達人求學之本意，則是錄之編，正爲我校同學生死終始一貫一貫精神團結之寫真。使我輩世同舉與同志，藉悉今日本校精神之所在，且將從而興

題，願續我本校不斷的革命之專業，其無幾乎！吾同志其勉旃！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廿三日蔣中正序於黃埔軍校

黃埔建軍史話

一九九

中國革命必可成功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嘉倫將軍於河婆對教導團全體官兵演說——

各位同志：

今天要求校長准我五分鐘的時間談話，對於教導第一團表示一番敬意！

俄國同志親眼看見教導第一團，勇敢戰鬥，在俄國紅軍中，極好的部隊才能見着如此成績！我可代表俄國的同志及人民致一番敬意。

昨天棉湖一戰的成績，不獨在中國所少見，即世界上亦是少有的，由此可以告訴我們同志，中國革命可以成功；一定可佔勝利，因為教導第一團能如此奮鬥！

諸位昨天盡的職務很大，不獨防了自己的危險，而且驅逐了敵人，不獨敵人不能破我，並且我們出擊可以攻破敵人；昨天的事實，可以證明諸位能盡極大的職務，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價值，可稱為世界上頂好的軍隊，這次的勝利，不能不說是官長的指揮適當，

一旦選擇好的軍隊，這樣好的官長，將來革命可以成功，在中國歷史上，革命史上，要算第一。
一旦革命成功就在目前。我可代表俄國同志，致一番慶祝的敬意！

這次的勝利要使全中國人民知道，并且要俄全國同志都能勿忘中國革命軍的勇敢。

——完——

黃埔訓練大事記

十三年

大元帥派 蔣公爲海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籌備委員七人，王柏

一月二十四日

齡、鄧演達、沈應時、杜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

嗣指定黃埔舊有廣東陸軍學校與海軍學校爲校舍。

設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於粵垣南堤。

二月六日

開校務籌備會議，各臨時主任秘書等俱到席，至五月八日止，凡開會三十二次。

二月十日

分配各省區招收學生名額，擬定共三百二十四名，并審托返籍之大會代表，介紹革命青年來校應試。

二月二十一日

蔣公具稟 總理，並呈中央執行委員，辭籌辦軍校職，適促歸甬。

二月二十三日

總理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

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函復奉 總理批，蔣公勿辭。

二月二十九日

總理電復國粵復職。

三月二日

蔣公覆上 總理書稱陳一已委曲，與對黨主張，并決日內赴粵國粵。

三月二十一日

蔣公奉派為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

三月二十四日

放試下級幹部。

三月二十七日

招試新生。

四月二十一日

蔣公回廣州謁見 總理。

四月二十六日

蔣公增入校視事，修訂軍校章程。

五月三日

總理特任 蔣公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五月五日

第一期新生進校，編為第一、二、三隊。

五月七日

復次生進校，編為第四隊。

五月八日

校長對第一期學生首次訓話。

黃埔建軍史話

105

五月九日

總理特派廖仲愷爲駐陸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

五月十日

呈請任命李濟深爲軍校教練部主任，王柏林爲教授主任，戴傳賢爲政治主任，何應欽爲總教官。

五月十二日

呈請任命，林振雄爲管理部主任，周俊彥爲軍需部主任，俞飛鵬爲副主任，宋榮昌爲軍醫主任，張松年爲政治副主任，鄧演達爲教練副主任兼總隊長。張家瑞及梁廣謙爲中文秘書。錢大鈞、胡樹森、陳繼承、顧祝同、文素松、沈應時、陸福廷、嚴重、王俊、劉峙、爲教官。

五月十三日

設政治科，總理特任胡漢民、邵元冲、爲政治部教官，分授黨史、三民主義、及政治經濟。

五月二十二日

財政委員會議決本校經費，開辦費、由財政廳撥一八六、六〇〇元，經常費、由財政廳撥五、〇〇〇元，由公安局撥一五、〇〇〇元，由市政廳撥五、〇〇〇元，由籌備局撥五、〇〇〇元。

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期預備教育期滿。

六月十三日 開教育行政會議。

六月十五日 呈請任命 呂夢雲、茅廷楨、金錦莊、李偉章、爲第一、二、三、四隊

隊長。

六月十六日 舉行開學典禮，學生計四百九十九人，上午八時 總理偕夫人宋慶齡女

士蒞止，胡漢民、林森、張繼、伍朝樞、程潛、許崇智、譚延闓、楊希

閔、劉震寰、孫科、吳鏡城齊集。十一時請黨旗校旗就位，次請 總理

主席，奏國樂，唱校歌，國民革命歌，胡漢民宣讀 總理訓詞，校長施

壽勉詞。下午三時閱兵，總教官何應欽指揮之，五時完畢。

手訂官長功過條例。

六月二十日 呈請免呂夢雲職 并削其黨籍。

六月二十四日 呈請任命胡公冕爲管理部衛兵長。

六月二十九日

開黨員大會。

七月一日

成立革命軍事研究會，凡軍校畢業生皆得爲會員，說中央會於校本部，地方會於各處，每月開會一次，會制分八類，研究事項十三目。

七月二日

呈請任命徐堅、吳順季方、黃爲材爲特別官佐。

七月三日

組織特別區黨部，凡五分部。

七月六日

開區黨部成立大會。

七月七日

總理軍校二十四史圖庫備置各一部。

七月九日

呈請調任區隊長黃錫坤爲軍校第一隊隊長。

七月十一日

奉派爲軍事委員會委員。

七月十五日

奉派爲各軍軍事訓練委員會委員長。

七月二十九日

第二夾取取下級幹部。

校長呈請任命李其芳爲軍警部主任。

八月一日

特別區黨部選舉小組組長。

八月二日

各教職員學生暨特別區黨部各組組長臨時會議。

八月四日

開會選舉機關團體和黨友將軍及毛宜吳秉禮二生，總理選舉法祭，大會選舉何國文。

各隊官長任白雲山一帶勸導修軍陣地。

八月八日

各隊官長任白雲山一帶勸導修軍陣地。

八月九日

各隊官長任白雲山一帶勸導修軍陣地。

八月十四日

各隊官長任白雲山一帶勸導修軍陣地。

第五、六、七隊合編為第二總隊。

八月十七日

第一期學生甄別試驗，及格者四國七名，退學者十九人，留校察看者三十五人。

十五人

八月十八日

呈請任命張元祐為中校教官。

八月二十日

呈請任命朱榮為少校教官。

黃埔建軍專誌

八月二十一日

陳煒爲中校教官。

八月二十八日

呈請任命李舜爲上校教官，王俊榮工兵隊隊長，陳復升任第五隊隊長。

八月三十一日

總理查校視察。

九月一日

工兵隊成立。

九月三日

派總教官何應欽籌備教導團，組織及訓練，採用蘇俄新制。

鄧鄧總隊長演達，代理教練團主任，嚴教官重，兼第一連隊長。

呈請任命林鼎祺經斌爲少校教官。

九月七日

第二三隊學生赴廣州市第一公園參與國恥紀念大會。

九月九日

呈請任命陳哲華李卓元爲少校教官。

九月十日

第四隊學生在野外研習排戰鬥練教。

九月十一日

添編第六隊第一區隊。

九月十六日

具呈中央執行委員會請准辭軍校校長職務。

九月十九日

招收教導團學兵，計取七十三名，內六十八名由湘軍總司令部選送，多會充軍官者，復於招收學生中挑錄二十七名。

九月二十日

呈請任命王俊爲工兵隊隊長兼第二總隊隊長，第六隊副隊長邵子榮代第六隊隊長。

九月二十四

呈請任命陳隱冀爲少校教官。

九月二十五

呈請任命王文翰爲中校教官。

九月二十六

呈請任命鄒錫爲少校教官。

十月三日

總理手諭俄械應在黃埔起卸。

十月七日

呈請任命沈應時爲教導團第一營營長。

十月九日

俄船運械抵境，即時起卸，艦長詣校來謁。

十月九日

奉總理諭曉械運詔；

又奉密電葉捕島率學生及槍彈來詔北伐。

復。總理決死守埔島不棄根據地，藉從遠處商榷以減少各方觀望躊躇之野心。

十月十一日

大元帥特派段長爲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

大元帥手令收束靖波艦粵方北伐。

蕭逸連機械家組織革命軍。

開歡迎機關兵大會。

十月十二日

呈請任命何應欽爲教育訓練團長，陳繼承爲教育訓練第一營營長。廣東省督

衛軍武學室歸併軍校，其學生一百六十名另編二隊。

十月十三日

派何應欽官應欽代理軍校教練部主任。

晚七時軍校特別區黨部開臨時黨員大會。

十月十四日

大元帥令警衛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禁煙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

陸軍講武學校、海軍講武學校學生，統歸警衛軍指揮。

十月十六日

商之亂平。

十月十八日

呈請任命楊志榮為軍中總長。

派王耀功、戴任、龍運廷赴滬募款北兵，並令顧廷招江淮士著，額定五千名。

大元帥令各軍分任廣州各街防守，是夜逆團出動，校長督隊迎擊，佔領西關。

領西關。

十月十九日

第一期學生分發見習。

十月二十日

呈請任命胡謙為總教官。

派顧景宜鳳岡代理繁理部主任。

招李鳳軍於上海，年約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高等小學程度，六個月畢業。

亦充軍士。

十月三十一日

呈請任命王若敏為軍務部代理主任。

七月二十四

呈請任命陳教官隱憂兼砲兵隊隊長，領總值兵隊。

十月二十八

呈請任命謝大榮爲少校教官。招攷教導團學兵隊。

十月二十九

呈請任命李卓元兼工兵隊隊長。

十一月三日

總理應邀北上發校辭別，全體官生檢閱，並講述北方政變經過及北上之

目的。

十一月六日

成立輻重隊呈請調任簡作楨爲隊長。

十一月七日

特別區黨部召集第二總隊全體新生組織第五隊及砲工輻重各隊區分部。

十一月九日

第一期畢業生分發，校長重申諾誠。

十一月十一日

總理命新軍改稱黨軍，任校長爲軍事秘書。

十一月十三日

總理啓程北上，船經黃埔，校長率全體官生士兵整列校門外，恭迎

總理並抄周視一過，贊勵備至，並由校長導觀第一期學生演習戰術實

施，良久乃曰：「嗟乎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如此，必能繼續

我之生命實行本黨主義，今我可以死矣。」言訖不勝慟歎，即晚離境，全體官生整列歡送。

十一月十四日

呈請辭任三俊爲教導團第三營營長。

十一月十八日

呈請任命王登雲爲教導團第一團團黨代表。

十一月十九日

陸軍講武學校併合軍校，其學生一百五十八名編爲第六隊。

十一月二十日

教導團全團成立，建制爲三三制，又有特務機關槍械庫等連，偵探通信

衛生等隊。

呈請任命何應欽爲該團團長，所辦總教官及代理教導部主任兼職，派錢教官大鈞爲總隊長重分別代理之。

派胡樹森兼第二總隊長，黃在璣爲輜重隊代理隊長。

十一月廿二日

砲兵隊成立。

十一月廿五日

呈請辭任命徐爲秘書。

十二月十七日

國樂樂團籌備長陳少敏啟事。

成立安校於廣州北較場，總編憲兵隊，視察主任黃國章訂驗隊服續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工兵隊學生遷往省分校。

陸軍理學兵隊遷駐長沙上莊。

十一月三十日

第一總隊學生舉薦考試結果，及格者四百五十六人，大軍特委嚴見習。

十二月一日

續廣教的訓練班，訓練各見習官及黨代表，陸軍傳習班畢業或宣傳人才。

十二月二日

校長手諭曾文正嘉首領，及通運精神教育第六日完結。

十二月四日

政治部移省城分校，設分部於本校，分部留黃英漢李之補王國山李漢藩。

十二月五日

唐秉幹辭職。

一月六日

制定革命軍連座法。

一月十日

頒布連座法章旨。

一月十一日

本機關軍法處。

一月十四日

校長手制革命軍暫行綱領草案。

一月十六日

校長手定革命軍團軍官佐進級及任免條例、陸軍官佐新制表。

一月十七日

校長手定革命軍編制草案。

學生隊第五、六、七、隊改稱步兵第一、二、三隊。

一月十八日

政治部組織血花劇社。

一月二十三日

第一期入伍生入校，計四百二十名。

一月二十四日

開會選擇救國團團費贈閱者，補實官生兵夫，曉血花劇社演劇。

一月二十五日

青年軍人社成立，為勉勵廷等發起，軍人陸英庭等加入之。

一月二十六日

陳炯明使入虎門，東江戰事又起。

一月二十九日

準備團員。

一月三十日

部署出發事宜，全體學生參戰，加入右翼。

二月三十一日

彙合學生隊兩教導團官兵及入伍生隊，在大操場行誓師禮。

二月一日

下勳員令。

二月二日

校長令飭各部隊進發編配校部東征隊。

二月四日

校軍與粵軍攻東莞克之。

二月五日

成立入伍生總隊部。

二月七日

校長由東莞到石龍，揭省長漢民，廖黨代表仲愷，許總司令榮智，俄嘉倫將軍均來會。

二月九日

校長擬定東江作戰計劃方案。

二月十日

校長途至塘頭廈。

二月十二日

校長率校部行進，夜駐南滿床鋪。

二月十三日

校長決定作戰計劃，召各團長與俄史顧問，會議進攻程序。

二月十四日

連圍淡水城，翌晨攻克。

二月十六日

部署各部隊防務並馳電告捷，開陣亡將士追悼大會。

二月十八日 決定進攻平山計劃。

二月二十日 下令總攻平山乘勝追敵。

二月二十三日 在白芒花開軍事會議，決定劫海陸豐直搗潮梅，奪取潮汕根據地。

二月二十四日 率校部各隊，由白芒花出發抵白雲市。

二月二十五日 令本軍努力前進，直搗賊巢共殲厥凶。

二月二十六日 率校部由平政圩進駐林屋，燈下擬作戰令書之。

二月二十七日 校部由林屋出發進駐田心。

二月二十八日 由田心進駐海豐。

三月一日 軍校第一期入伍生入伍期滿，改編為學生隊。

三月二日 由海豐進抵新田。

三月三日 率校部進至田心宿營。

三月四日 由黃埔出發經河婆至井尾宿營。

三月五日

由井尾率部進發，經棉湖入黃事城。

三月六日

率校部與楊國城、駐節縣議會。

三月九日

派員赴湖油籌設黃浦校本部辦事處。

三月十三日

進攻河南縣下佃附近，是爲棉湖之役。

三月十四日

馳電 韓運告捷。

三月十五日

令兩團兼中河梁，向五華與寧尾敵。

三月十六日

率校部由河梁進發抵羅甘壩宿營。

三月十七日

率軍出發佔領安流渡。

三月十八日

計獲五華城取之。

三月二十日

攻克興寧。

三月二十一日

入興寧城駐節縣公署，並購電告捷。

三月二十二日

望祭 總理。

三月二十三日

面授張昭昇機定，向梅縣進發。

三月二十五日

調整理軍隊各稱。

三月二十八日

撰成戰鬥秘訣印發。

三月三十日

在興寧開進修，大元帥及陣亡將士大會，校長主持並演說。

四月三日

校軍在興寧阻雨，未敢入梅，校長離汕返省。

四月五日

軍械開進修，總理大會，校長主持無時雨不止。

四月七日

校長調勉第三期入伍生繼續，總理生命。

四月十一日

校部行營轉梅縣。

四月十二日

李各部連隊全體官生及學美校，總理遺像舉行週年紀念。

四月十三日

巡察北較嶺分校。

四月十四日

中央任命廖仲愷為黨軍黨代表。

四月十六日

廖黨代表到梅，請任命廖仲愷見官，到粵省，鎮守使學校長，連續廖黨代表，第一等。

爲飛機工廠黨代表。趙自遠爲飛機修理廠黨代表。黃夏寒爲軍械廠兵備一營黨代表。

四月十七日 呈請任命劉素粹爲黨軍第一團參謀長。

入伍生第一二兩營入伍訓練。

四月二十一日 教導第三團成立，呈請任命錢大鈞兼第三團團長。

四月二十三日 軍校第一期同學錄成，校長爲之序。

四月二十五日 校長自填海汕離嶺南，後補辦職。

五月一日 滬分校講話，勉學生改革思想，服從官長，練習勞苦。

五月五日 軍軍校官生發例稿，徵集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罪惡之懸賞懸次付印。

五月六日 派袁謀陳煥爲潮汕校本部行營代理主任。

五月十三日 廣仲凱朱培德及嘉倫到汕，開會研究籌備策略，并推校長爲總指揮。

五月十五日 由汕直趨潮，安設潮汕分校，訓學生以人生勞動爲主。

五月十六日

呈請任命劉炎吳繼堯爲少校教官。

五月十八日

呈請任命王俊爲黨軍第一旅參謀長，劉峙爲第一團中校團附，詹中官爲第二團第一營營長，倪弼代理第一團第二營營長，劉堯宸爲第二團中校團附，趙敬統爲第二團偵探隊長，林國光爲軍校少校教官。

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左右對峙，爭訐漸烈，校長甚憂之。

五月二十日

起校本部各處組織法稿，發第一期學生畢業證書。

五月二十一日

校長由梅縣抵瀾安。

五月二十三日

停辦瀾州分校，學生兩隊開回黃埔。

五月二十五日

呈經任命陳焯爲軍校參謀處處長，邵力子爲秘書處處長，竺芝珊爲軍需處處長，楊志春爲軍械處處長，郭琦元爲代理軍醫處處長，周恩來爲軍法處處長。

五月二十七日

由汕頭登艦如海豐。

六月二日

校長抵平山，並調度軍事。

六月五日

校長由淡水出發。

六月十日

令各軍總攻省城，叛敵用飛機向靖校投彈八顆，落於校後山未炸。

六月十一日

軍校衛士隊甲車隊學生攻石牌車站，入伍生隊三營渡河向東山進發。

六月十二日

各路軍合擊齊進，克復省城，中央任命，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

六月十四日

降軍復叛於北校場平之。

六月十六日

呈請任命何應欽爲第一師師長，劉堯宸爲第四團團長，俞飛鵬爲審計處

處長，王文翰兼代管理處處長。

六月二十三日

沙基慘案，死一團三營營長曹石泉等官生二十三人，傷者無數。

六月二十五日

官生開會討論應付沙基慘案。

六月二十五日

軍校第一期學生補行畢業式。

六月二十七日

呈請任命何應欽爲軍校總教官，嚴重爲軍事教育處處長，郭琦元爲後方

病院院長，調任陳瀛爲中校教官。

七月一日

舉行第三期學生開學式。

七月九日

派王柏齡代理軍校教育長。

七月二十日

呈請任命邵力子爲軍校秘書長。

七月二十二日

甄別第三期學生。

八月三日

入伍生第三營期滿入校。

八月四日

第二期同學錄告成，校長爲之

八月二十日

慶黨代表遇害。

八月三十一日

舉行第二期學生畢業試驗。

八月二十六日

軍事委員會議決編組國民革命軍。

八月三十一日

呈請任命何應欽爲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八月三十一日

開追悼慶黨代表大會。

黃埔建軍史話

九月一日

官生祭廖黨代表靈柩并會送出葬。

軍校及上海漢口開封各黨部同時招收入伍生。

有人探刺 校長於赴省船中未成。

九月六日

舉行第二期學生畢業式。

九月十日

軍校改定第三期學生隊號，並編配各隊隊長。

九月十一日

特別區黨部改稱特別黨部，並修改組織系統表。

九月十三日

軍校籌備校史編纂會，任命邵力子兼主席，袁同崧為總編纂，毛思誠等

為編纂員，王柏齡等為審查員。

九月十六日

整理軍校軍械庫。

九月十九日

密令學生第二大隊第四五團等解決反革命各軍。

呈請任命周恩來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

九月二十日

第二大隊等繳叛軍械。

九月二十二日 王俊爲軍校入伍生隊第一團團長。

九月二十三日 胡漢民使俄。

九月二十八日 校長受命任東征總指揮。

九月二十九日 東征區分爲三縱隊，以何應欽李濟深程潛分任縱隊長。

十月一日 查第一師督師。

十月四日 派張治中代理入伍生第一團團長。

十月五日 呈請任命邵力子爲軍校政治部主任。

十月六日 出發東征抵石龍。

十月十日 攻城隊進薄惠州城。

十月十三日 總攻惠州。

十月十四日 克復惠州。

十月二十四日 選拔軍校學生赴莫斯科留學，孫文大學榜取十五名，續收二十四名。

十月二十九日

軍校下級幹部訓練班訓練期滿，畢業學員二十三人。

十一月三日

第一縱隊入汕頭。

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何應欽爲潮汕善後督辦。

十一月二日

第三縱隊收復梅縣。

十一月八日

軍校第四次補考第四期入伍生。

十一月九日

始作 總理紀念週。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期學生轉行軍，始調回增城訓練。

十一月十二日

編軍人精神教育標語，恢復潮州分校。

孫文主義學會設分會於潮州。

十一月十四日

軍校第五次補考第四期入伍生。

十一月十七日

校長作第三期同學錄序。

十一月廿五日

軍校第六次補考第四期入伍生。

十一月三十日 軍校第二期學生見習期滿。

十二月五日 開東征軍陣亡將士追悼會，第三期同學錄費成爲之序。

十二月六日 血花劇社演「遊我自由」，答謝潮州各界，開幕時，校長說明敵旨。

十二月八日 召集政治部員與黨代表討論本黨團結辦法，提出辦法二項：（一）校內

共產黨活動公開（二）國民黨員如加入共產黨，須向特別黨部請准。

十二月九日 呈請升任何應欽爲第一軍軍長兼潮州分校校長。

十二月十八日 潮州分校開學，學員與學生編爲三隊共八百餘人，二十三日開課。

十二月二十日 呈請調任錢大鈞爲第一師副師長，兼參謀長，王俊爲該師第一團團長，

金佛莊爲第二團團長，王祿尊爲第三團團長，陸瑞榮爲第二師副師長，

王壽南爲該師參謀長，沈應階爲第三師副師長，顏祝開爲該師參謀長，

劉峙爲教導師副師長兼參謀長，葉劍英爲該師第二團團長。

校長等六人當選軍校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十二月廿二日

孫文主義學會舉行成立典禮。

十二月卅一日

校長返抵黃埔，開會歡迎，校長講述東征經過。

——完——

448631

100
156

59

~~448037~~

448037

